

范義田著

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范義田著

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初版

(91456號)

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 一册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貳元捌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

\*\*\*\*\*  
版 權 所 有  
翻 印 必 究  
\*\*\*\*\*

著 者

范 義 田

發 行 人

王 雲 五  
重慶白象街

印 刷 所

商務印書館  
印 刷 書 廠

發 行 所

商務印書館  
各 地

范義田著

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# 目錄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第一節 本書之概括要點

一 中國民族：大系之與西南夷

二 雲南民族以高原族系為主

三 雲南民族與荆楚巴蜀秦隴之族

四 各族之圖騰神號

### 第二節 歷史研究之意義

一 雲南古代史之中心

二 研究歷史之態度

### 第三節 漢唐以來各民族之地理分佈及其族系

一 羅族（巽、黑夷）……………一四

二 氏族（僂，明家）……………一四

三 苗族（僂，沙）……………一五

四 擺夷（金齒，文濮）……………一八

氏僂族與擺夷族名稱之分別及其關係……………苗僂與擺夷同為濮，越兩族之

混合

第四節 唐以前各族之流徙雜居……………二二

一 隨畜移徙……………二二

二 戰爭影響……………二二

## 第二章 西南夷之名類……………二六

第一節 族類名稱與生活之關係……………二六

一 華夷諸族名稱根據於地理生活……………二六

二 夷戎蠻狄羣苗越諸名稱之解說……………二八

第二節 西南夷：羌、濮、越三系之名類……………二六

一 氏（羶），羌——草原養羊之族……………二六

- 二 清(濼)，蘭，苴(葷)加，蕩(渠)，瀘(盧)——澤地草中之族……………三八
- 三 荆，楚，枳，棘(楚)，搖搖——江湖之西山林之族……………四〇
- 四 巴，蜀——澤地浦蛇養蠶之族……………四四
- 五 氐(氐)，和——澤地與高原接連之山地族……………四五

### 第三章 雲南兩大族『蠻』與『獠』之發展及其與夏族之關係……………四八

第一節 西北高原及巴蜀濼地之族系……………四八

- 一 白氏(東羌)，烏氏(倮) 巴氏(羅，濮)諸種與彝，夷之淵源……………四八
- 二 夏族分佈及與巴濮(楚，邈，羅，搖)之關係……………五八

第二節 『蠻』『獠』兩大族之發展關係……………六五

- 一 蠻在古時之都落及其開化先後……………六五
- 二 晉唐時代東巖烏蠻與西巖白蠻兩部……………六八
- 三 烏蠻與白蠻兩系之發展變遷……………七〇
- 四 黑與白所表示之族性……………七四

### 第四章 『叟』『昆明』『明家』『滇』『詔』諸種之淵源及其名……………七四



稱之解說

第一節 夏族（顓頊——禹）與氐羌之關係

一 古代華戎種族之混合

二 夏周秦與氐羌之種族關係

三 氐羌之流徙同化及其對南中之影響

第二節 西南夷之「史」其種與夏族之淵源

一 「史」（氐史）與顓頊族系之「老童」

二 「史」之族及其分佈

三 「史」與西南夷之巫風 遺民及「賈」丹把

第三節 西南夷之「昆」其種與「族」之淵源

一 「昆」 昆甲——與顓頊族系之「昆吾氏」

二 「昆吾」（鯀魚）與昆明之神龍圖騰

第四節 明家——滇——詔——名稱之來源

一 「明家」為氐族之種稱

二 「滇」為氐羌高原部之種稱

七八

七八

七八

八〇

八四

八七

八八

九〇

九三

九八

九八

一〇〇

一〇三

一〇三

一〇五

三 「詔」爲氏人稱帝王之名詞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第五章 明家族之源流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第一節 滇西「撈昆明」之民族之混合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一 「撈」爲巴蜀民族之圖騰鳥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二 川滇西部「撈」(曳)之種落……………一一二

三 南中「昆明」之種落……………一一六

第二節 明家先民——漢時之僮(濮) 僮僮，與斯兒部，亦甲軍，助郡軍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一 僮(濮)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二 僮僮——金沙江南北通商大道之商業人民……………一一八

三 斯兒部，赤甲軍，助郡軍——越巂郡之邊防武力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第三節 唐初之松外，洱河諸部及蒙氏與明家之建國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一 松外，青蛉，勃弄 河東，洱河諸部，白蠻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二 南詔王族——長興明家入滇今祖之與南詔建國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第四節 系出隴西白氏之大理「白王」及其民「白子」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一 大理國王段氏系出隴西白氏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- 二 白氏南遷而為明家大族之又一例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三 明家人向洱海西面之發展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- 四 元明至清初之僰人(白人)土司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- 五 明家同族之分佈地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
### 第六章 白語白文及白國傳說歷史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
- 第一節 白語白文及明家族之文學傳統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
- 一 白語(僰語)及白文(僰文)之特殊作風……………一四四
  - 二 南詔及大理之詩風……………一五〇
  - 三 明家人之文學傳統氣質(古代巫風及歌舞)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  - 四 唐詩人李白與明家族之關係……………一五六
- 第二節 白(僰)國傳說之歷史背景及氏族南遷道教佛道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- 一 白國傳說所反應之明家與蒙氏之歷史關係……………一五九
  - 二 氏族南來及其道教佛教之兩系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
### 第七章 南詔與明家之關係及對緬泰之開發……………一六六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節 | 南詔蒙氏與明家之同族關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| 一六六 |
| 一   | 唐書之白蠻六詔與烏蠻二詔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| 一六六 |
| 二   | 南詔與明家之社會風習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| 一六七 |
| 第二節 | 南詔之同族——「濮」及其與緬泰諸族之關係……………    | 一七〇 |
| 一   | 『黑螻濮』在瀾滄江以西之分佈勢力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一七〇 |
| 二   | 南詔親兵巴氏族——望苴子——之分佈……………       | 一七五 |
| 第三節 | 南詔之文化程度及其對緬泰之拓殖……………         | 一七六 |
| 一   | 南詔蒙氏之文化程度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| 一七六 |
| 二   | 永昌之據點及緬泰之拓殖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| 一七九 |
| 第四節 | 南詔之授田法——晉時漢、氏南遷所保留之均田制度…………… | 一八二 |
| 一   | 南詔授田制與「成漢國」之推行均田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一八二 |
| 二   | 南詔之授田法與兵制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| 一八五 |
| 第五節 | 哀牢王之「龍種」傳說與蒙段之關係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一八七 |
| 一   | 哀牢九龍與西北族之圖騰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| 一八八 |
| 二   | 哀牢（仡佬）與蒙段之世系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| 一九〇 |

# 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

## 第一章 緒論

### 第一節 本書之概括要點

#### 一 中國民族三大系之與西南夷

一、本書乃從歷史方面，以分析研究西南夷——尤其是雲南古代土著各族之大系。西南夷之族，實具有中國民族之三大系，三大系者：（1）高原系，指分佈於自秦隴高原，青康高原，以至雲貴高原之族而言。（2）溢地系，指分佈於漢中，四川及湖湘間溢地之族而言。（3）海洋系，指分佈於雲南南部連於印度支那半島及粵閩之族而言。

以上三系之人種，可略述如次：

（1）高原系古稱西戎，又稱西羌，有氐種羌種之分。我國古代漢族之軸心——華夏族，即與氐羌有密切之血統關係，或為同一民族之分割發展，或為互通婚姻之近親氏族。如姬姓之

氏族：黃帝——西周，夏之氏族：顓頊——禹，皆與氏種爲近親氏族，而與羌種亦世世通婚者也。

(2) 滄地系古稱百濮，有庸、蜀、微、盧、巴、苴、夔、楚、羅、庸諸種。其人種原爲西北高原系向東南滄地之分佈，而與粵桂間之一部份海洋系相混合者也。漢中及川楚滄地，以氏種爲主，而以分佈於嘉陵江流域及漢水出水以西之巴氏，最爲大族。西北之氏羌種，亦自青海及西康草原向東南遷徙。分沿漢水及金沙江流域而下，分佈川、楚、湘、黔、滇之間，而荆、楚、羅、夔、庸、楚諸族。滄地系與夏氏族顓頊——禹之關係甚深，世通婚姻。顓頊則娶於蜀山氏，禹則娶於塗山氏，一啓棘賓商，（楚詞天問：啓、夏啓；棘、施族。）則夏啓與棘（楚）諸種，業安施國喜姓女曰妹喜，皆巴蜀及施棘之族。（棘加入爲楚）而荆楚羅夔並同姓，奉顓頊爲祖者也。此外，左洞庭而右彭蠡之三苗，宅南交，之交趾，並雖有海洋系之夷及南越族，與上述滄地二族混合，構成爲古代所謂之百濮焉。

(3) 海洋系古稱百越，爲東夷族向西南沿海之發展，或混。印度支那半島之族馬來人種之血。其生活特徵爲：文字以避水害。此族自閩粵沿海向西南進展，以迄泰緬之間，而爲古代之閩越、甌越、楊越、駱越、越裳諸種。印度支那半島之北，與滇黔桂兩境之閩，則與苗、羅、楚諸種之稱百濮者相混合，如滇桂南部之儂人，交趾，與滇緬越之交之擺夷，皆越與濮之混種也。

二、雲南地理爲我國西部高原之一部，北連青康高原，並有橫斷山脈諸河流；伊洛瓦底江，怒江，澜滄江，雅龍江，金沙江等南北縱貫，爲之連絡。故雲南之族，亦如其地勢之構成，與西北高原族同爲一系之發展也。

雲南北部，連於四川盆地，與中原相交通，故民族成分及文化進度，要與巴蜀之關係尤爲密切。

雲南東部，則與貴州構成高原，以金沙江、元水諸流域，與湖湘盆地相溝通，故荆楚之族，亦西向開拓而至雲南，戰國時楚莊躡率衆入滇爲滇王，分侯支黨；而大巖碑以其先爲楚令尹子文之後，其著者也。

雲南南部，皆臨於印度支那半島，有橫斷山脈峽谷諸川流及紅河爲之溝通，在晉唐時代，且成爲中原與印緬交通之陸路綫。故緬越諸族，亦與雲南之高原族有混血；如東漢時哀牢國所屬，並包含緬、泰諸種，與漢族雜居混合而稱爲閩越濮；唐宋之交，暹羅族之一部，北徙而分佈於紅河流域之南；而南詔及大理國，並曾徙其人以實內地也。

### 二 雲南之族以高原族系爲主

三、雲南之族，以屬於高原系（隴、青、康）及瀾滄系（巴蜀）者爲主：

（1）高原系者，甘肅、青海、西康之「高原」，「山地」，「草原」之族也。

A、高原之族稱爲「滇」，滇與顛同字，依說文之義，顛即天，高之謂也。據左傳及

漢書：西戎氏羌族之分佈於隴西及青海西康者，或東徙入中原者，皆有滇之稱號，如晉有顯幹，隴有滇昌。雲南古稱爲滇，亦卽一系也。

B、山地之族稱爲『和』，和與阿、峨及盤，桓等字，同爲一音之轉（漢時和與桓爲一聲），皆指山形而言。尙書禹貢謂：『岷嶓既藝，沱潛既道，蔡蒙旅平，和夷旅績』，和卽岷山以西之山地族也。鄭玄釋『和』之義爲山道盤桓之。桓，蠻書謂南中謂一山之陔陀爲和。羅羅亦稱和泥，其住居之地多種白和，此卽山地之族『和夷』也。

C、草原之族稱爲『蒙』，蒙爲草覆蔽之貌。其族卽上引禹貢之『蔡蒙』也（蔡亦爲草）。西康有蒙樂山，滇之東有烏蒙山（在祿勳），南詔姓蒙氏。雲南古代各部族多稱爲蒙，轉而爲邛，爲茫，爲明也。

(2) 溢地系者：漢中、巴蜀、鄂西之族，舉要言之，則賡、施、羅之類也。

A、漢中及嘉陵江，漢水上游之部謂之『賡』，其民謂賦爲賡，三代秦漢以還，常徵發從事戰爭，輕其租賦，因其民之語彙而稱之曰賡叟，卽尙書牧誓所載從武王伐紂之庸蜀也。

B、四川及鄂西之部謂之『施』，又稱曰『夔』，與賡爲同族。夏時有施國，喜、川、東古巴國之君名廩君者，原居施州（今湖北恩施縣）。其族以農業候鳥，爲氏族團體，故薦又爲巴蜀之族之稱號。薦卽子規鳥；其音又轉爲渝、榆、斯、徙、師、喜等等；巴之渝，蜀



大理一帶，屬唐，同師（永昌一帶），皆巴蜀之族也。

C、滇漢及川鄂之間皆有「羅」，羅卽前所述之「和夷」。古代曾沿金沙江而下，與楚國爲鄰，建國於鄂西，而與巴國之施族有融合。當莊蹻率楚衆入滇之時，又晉時北方人民南遷，湖湘之族大量西徙之時，鄂西一帶之羅，又復西向散佈於滇黔之境。其在康滇高原者，沿橫斷山脈諸河流，與氏種延佈達於緬甸暹羅之北境。古代貴州之羅甸，雲南之東爨，暹羅之羅斛國，並其種也。

D、綜上賚，施，羅三種，古代並分佈於四川盆地四周，統稱爲「氏」，氏字之義，從譚文爲斷崖之崩落，乃四川「梯形溢地地質構造」之地理形式。凡分佈於溢地四周與高原連接地帶之層級面者，皆謂之氏，古爲捕魚之族，而其種則高原族於上古代離其原生地，向溢地延展以捕魚爲生者也。巴蜀之族以氏種爲主，謂之巴氏；巴蜀之北秦隴之間者爲白氏；羌種而與氏種相雜者爲烏氏。羅族系近羌種，故爲烏氏。羅又作倮，氏又作氏作支，史記貨殖列傳之「烏氏倮」，卽其族也。南北朝時雲南有烏蠻，白蠻之分，卽源於此。

四、雲南之族以高原系爲主，本書亦以探究高原系氏羌之融合變遷發展爲主。在雲南歷史上，原以爨、僂兩族最爲主要，除兩族已有融合及同化於漢而外，爨以烏氏爲主，僂以白氏爲主。爨僂合組之國家，有南詔及大理。

東漢時哀牢國，其王族稱曰九隆，其圖騰遺跡爲龍之崇拜，與昆明之族相同。而唐時南詔

國，其王族曰蒙氏，亦崇拜龍，立國之祖曰蒙舍龍，王又稱曰曾龍；隆、龍、蒙，乃一音之轉，即禹貢「蔡蒙」之族也。而龍之崇拜，則為我國古代西北澤地及草原人民之氏族圖騰。其後衍進為種族之共同信仰，氏與羌皆同之也。

宋時大理國，稱為楚國，又稱白國，有古遠之傳說歷史。楚即司馬相如所稱之「西楚之長」，而以白氏及巴氏之族為主，與羅族已有混合。晉時又有秦隴間之白氐南下，自四川入滇西，分立為「詔」，「詔」即白氐尊稱帝王之語。而大理國王段氏，其先亦為白氐；滇西之明家一族，亦稱白子，即以白氐為主也。

### 三 雲南之族與荆楚、巴蜀、秦隴之族

五、古之部落曰滇，曰勞浸，曰句町，曰姑緡者，其源出於荆楚。與楚同姓。滇、浸、句町、緡、與荆為一音之轉，荆又為羌之轉也。南北朝之爨王，亦楚國之後；羅族烏蠻崇奉鬼師，號曰烏鬼，又曰鬼主，鬼主者，亦即夔之遺也。

六、部族之名曰楚，曰施，曰濮，曰巴，曰苴，曰叟，曰青衣者，其源出於巴蜀，同時亦即雲南最早之士著，乃巴蜀之氏種與羅種之混合也。漢時稱巴蜀之人曰叟，故又有叟，越叟，蘇叟，味縣（曲靖）夷叟之稱。

七、凡部族之名曰白，曰月，曰明，曰白馬，曰白子，白民，白衣者，其源出於秦隴之白氐，與四川北部之蠻民及直民為同族而通稱為氐種者也。

#### 四 各族之詞考釋

八、種族之詞考釋：凡曰邛，曰隴，曰儂，曰猛，曰隆，曰蒙，即一音之轉，其源出於西北澤之氏羌族也。

九、另一動物之氏族圖考：鯢魚，爲魚目之明。凡曰昆明，明，民，茫者，亦一音之轉，其族乃古代潯湖之鱣魚族，明氏種是也；明家族目之。而氏茫已有融合，故其所奉之圖騰，龍與魚亦互相轉化，而稱一龍之族與稱一明之族亦互音轉而混爲一也。

十、蒙之器既又以草而爲名，其他如莫靡，苜蘭，苞蒲（濮原作蒲），皆以草名族也。

十一、楚之字原作棘，與蒙爲類，爲有刺之木；與夏：荆，楚，搖，枳之族，皆以刺木爲族稱也。

十二、滇黔在古代爲森林區域，各族崇拜竹木之神，而以竹木爲族稱，如夜郎爲竹王，哀牢與南詔之祖爲沈木，化之酋，味縣有木百夷，蒙舍爲陽瓜州，邛部（西昌）有瓜夷，大理爲葉榆，姚州爲栢棟（木名，見說文），是也。

十三、南詔之族名曰舍蘭，素蘭，苗蘭，靡蘭，繡蘭，尾蘭，裸濮之類者，乃海濱熱帶之身之族，系出越者也。

十四、上述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三各音考釋，皆起源於氏羌圖騰；此外則又以地形爲稱號，總合中國西南之民族分佈，以雲南之族爲其中構成之一部份，綜觀其全貌；由此而依據各

族分佈之地理形勢 以分析其名稱，系統，則次序井然，有條不紊矣。自濫地以達高原頂部，其種類名稱之層次如下：第一、最底一層，分佈於濫地四周者，則稱曰「氏」。第二、次上一層，分佈於斜坡台地者，則稱曰「和」。第三、再上一層，分佈於草原地帶者，則稱曰「蒙」。第四、最上一層 分佈於高原之頂者，則稱曰「濩」。——以上各層均帶之族名。地名，其見於地理上者，北起秦隴，南迄雲貴，皆有同一系列之綫索也。而各族之遷徙交雜，互見錯出，自不待言。

此外，濫地東南之外圍，分佈於江湖間之草木叢及枳橘林中者，則稱曰荆、楚，枳，棘。再南一外圍，分佈於山海之間，上下於崎嶇瀾長之地者，則稱曰交趾或交脛。最外分佈於熱帶之海濱及島嶼者，則稱曰黑齒，雕題，裸形。

## 第二節 歷史研究之意義

### 一 雲南古代史之中心

雲南古代之歷史 卽 雲南古代各宗族之混合，變遷，發展及其漢化過程之歷史。雲南古代史之特殊性，卽在其應以民族史爲中心部份也。

雲南自秦以來卽爲中國之一部，其政治、文化、不能離中國而孤立；自漢國時起至唐宋，秦漢時通商置吏以來，一切政治之設施，戰之征伐，皆不能離開我國歷代政治之關係。

實際即爲中國歷史之一環。雖唐之南詔，宋之大理，儼然獨立，與唐宋相終始；然其民族，制度，文化，信仰等，則實與中國爲一軌；其國家之形式，不過暫時離立於中國政治統治之外，而由母體分出之一個體而已。故雲南之政治史，乃中國政治史之一部份，其事蹟，已分別附見於歷代之正史中。然每事就二十四史中歷代對雲南之政治及戰爭事件，羅列排比而觀之，實不足以表現雲南民族之發展狀況也。

雲南地方之特殊性，在其人民族類之複雜及各族固有之生活風俗之社會形態；而雲南歷史之有其特殊性，即亦在此。其歷史之研究，自以各土著人民之種族系屬及其活動爲中心。蓋在雲南過去之歷史時期中，其活動於一區域之人民，種族之派系爲何？演變發展之情形爲何？實爲首應加以研究分析之問題。故雲南民族史，應視爲雲南古代史之中心部份，彰彰明矣。

欲研究分析雲南之族，自應同時注重於各族現實社會之調查，作人類學及土俗學之研究，以觀其融合變遷之跡。遺跡。然其主要大族，在歷史上特出之活動及其重大影響，以及各族之相互關係與演進等事，在我們古人之記載中，實不乏寶貴之材料。如漢人司馬遷之《西南夷傳》，唐人常璩之《南蠻志》，宋人朱彥之之《蠻語》，皆爲身歷其地或耳目所及之積年累月之記載。其在當時之確實程度，要屬今之《部外傳》所難及者。考其《南蠻志》之記載，亦屬不詳。其詳載，或根據時人之實地記錄（如後漢書西南夷傳之取材於風俗通及華陽國志，新舊唐書之南詔取材於蠻

書）：或由每一朝代及若干朝代政治與戰爭之實際經驗所積累；故其可證程度，大都可當一信史之稱而不愧。雖對於朝廷之功績或有誇大，對於邊地之生活或有曲解，正當時事實之反應則十九正確。斯因對於西域之探險考古，輒驚歎於漢唐史書之詳確。但葱嶺崑崙之間，陝北沙漠之境，未經詳加因實地印證之前，即與人之治史者，當亦不免疑漢唐史家之或生於誇大也。故吾人如就歷代朝野史書之所載，以分析雲南各族之種類及其混合，變遷，發展之跡，其價值自不下於對現實各族社會之正確調查與研究也。

## 二 研究應取之途徑

雲南之政治史即中國政治史之一頁，而雲南之民族史，亦同樣為中國民族史之一環。研究雲南民族，如不從中國民族之歷史上之整體活動，而使之孤立為一區域，以與蘇緬隔離，自不能得其條貫矣。雲南東連黔桂山地，西北接青康高原，為高原地帶；而此高原，又介在中國大陸與印度支那半島之間。故研究雲南民族，而不知同時注目於中國大陸民族及印度支那半島民族之活動情形，即亦不能得其跡象。中華民族，分為高原系、溫帶系與海洋系。雲南處於三系交會之運而風於高原系、溫帶地之族，亦即為高原族向西南之發展。故雲南民族實以高原系為主。因之北國西部高原民族之種類及其融合；變遷，發展，與雲南民族尤有不可分割之關係。是雲南民族之重要部骨。又中國西部高原民族發展史之一頁也。蘇東坡詩曰：『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』，欲得一山之全貌，須同時從山之內外部及其周圍觀之，研究

雲南民族亦然。過去言雲南民族者，大都就雲南而言雲南，殊爲失之！吾人如能就歷史方面，對古代西部高原族之生活狀況及其與南洋族之關係，加以綜合聯貫之觀察分析，從而探尋雲南民族之條理線索，則對於各族現實社會之分別調查，實有互相補足之重大作用也。

惟過去諸書之記載，對長江上游而南至滇南之人民，其族稱非籠統泛濫，即紛歧重沓；於各族之分析，語言頗不一致，遠不如對北方大漠南北各族之原有族貫，此亦事實所使然：蓋金沙江兩岸及其南部，地勢險阻，森林擁塞，不易身歷，一也；水交山錯，種落散居，不易分類，二也；未有蠻族敵國，勢不相下，不求知彼（南詔已中國化例外），三也。其籠統之稱，如曰百蠻者，率指洞庭湖以南；曰百濮者，率指大巴山以西南；曰百越者，率指東南至西南之沿海一帶。其繁名細號，則不勝列舉。凡過橫大版圖，開拓土地，接觸新的族類時，又往往以古已有之一之稱號呼之。例如「濮」之一名，始見尚書牧誓，庸蜀羌豳彭濮，言其隨武王伐紂。而濮者，川鄂間巴氏之族也。按諸當時周國之地理及其政治勢力所及之範圍，則庸濮諸族，自當屬於秦隴川鄂一帶之種落。再以周秦漢三代之歷史考之，巴氏屢助兵攻戰，事證班班。而氏亦稱濮。則濮應指氏。再以種落之資言之，巴氏爲巴漢間嘉陵江流域之大族，則所謂左縞巴中，百濮所充（左思蜀都賦）者，亦指氏莫屬。然近人或以縞縞濱海文身之族，在晉唐時代，亦有文縞，尾縞，縞縞之稱，即引爲周晉隨武王伐紂之濮，殊不知彼乃海濱文身之縞。此則大巴山以東之縞也。孔安國古傳曰：濮在江漢之間，劉良蜀都賦注曰：

巴中七姓有濮，卽左傳蹇人所率之百濮，皆是也。又如上引牧誓之「髦」，明人楊慎釋爲卽漢時西南夷之徙，曰斯曰檢，諸字同一聲音，卽一種夷而隨呼異名。其說對於種落之分佈地理，固極相合。然僅就字音解釋，何如再參諸種落之生活狀況，而以「髦」者，卽漢書地理志：蜀徼外之「旄牛夷」乎？髦亦作髦，詩小雅角弓：「如蠻如髦」，疏曰：「牧誓：『庸蜀羌髳』，髳髦音義同一字又作髦。後漢書西南夷傳譯：「犛牛種，越犛元」是也。

吾人於古籍分類之每多紛繁混淆，既不能起當時之種人或獲其遺殖，而詳究其血緣。明瞭其與現在各族之關係；其當首先注意其歷史地理諸因素。其生活狀態及變遷發展之迹，而得名之或以音同，或以義稱，自亦引爲旁證。其相關之線索。如此而窺見各族之來源去跡，則對於雲南民族之種類及歷史，自可得其條貫矣。

### 第二節 漢唐以來各大族之大體分佈及其族系

漢之西南夷，包括今雲南及貴州、西康之境。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傳，以身履其境之觀察，按經濟生活狀況，分西南夷爲三部份，實古代最卓越之種族分類。歷史也。

西南夷傳曰：

西南夷君長以什數，夜郎最大。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，滇最大。自滇以北，君長以什數，邛都最大。此皆椎髻耕田，有邑聚。



「其外，西自同師以東，北至牒榆，名爲焉昆明。皆編髮，隨畜遷徙。毋常處，毋君長。地方可數千里。」

自焉與東北，君長以百數，徙、寧都最大。自寧都東北，君長以百數，丹驪最大。其俗或土著，或移徙。在蜀之西。

第一部份，今自貴州之境（夜郎），西至滇中，北達西康之西昌（邛都），爲農耕民族，有定居之村落，有部落之組織。

第二部份，今自永昌（同師）至大理（牒榆）一帶，東北接四康，爲遊牧民族，各族零散，無部落之組織。

第三部份，屬於今之自康大渡河以西一帶，自越嶲（焉）北至漢源（雅都）茂縣（丹驪）之地，北連甘肅之武都自馬氏。西南接至滇西瀾滄江濱雲龍之境（漢時爲焉唐縣），與第二部份 焉昆明、相連屬。其族農耕與畜牧之民雜居，在東部濫地邊緣者營農耕，在西部西康草原者營畜牧。

事實上，各族犬牙錯雜，固不至如是一整齊劃分；惟各族間之語言分化，發展變遷，每以經濟生活爲更根本之條件，有大體一致之經濟生活，而血統、語言、宗教習俗等，乃因以互相影響而形成新的團體組織。如史記所言：自焉爲東北言氏類，而外，未言其他種人也。茲就西南夷之四大族：羅族、氏族、濮族、濮族，以言其在秦漢以來之大體分佈情形及其族

系，有如下述：

一 羅族（爨、黑夷）

羅族分佈於雲南各部，自遠緬越之西，其分佈於金沙江流域者，並沿江直達於鄂湘瀘地。殷周時之鬼方，戰國時楚之蠻，黔中郡，漢時之夜郎國，南北朝以來之烏蠻部（或稱烏蒙），皆有羅羅之種。凡曰巫，曰蠻，曰夜，曰烏，蓋亦以其膚色言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，引證唐書，謂：其人深目長身，黑面白牙，自明清以來謂之黑夷者是也。其所以稱爲羅族者，以言漢唐，爨如世爲羅羅部族，大首領，因以言領之姓，代表羅族，而其部屬支分，亦多從爨姓也。羅與氏兩族已有融合之部分，亦混稱曰羅，曰爨（氏，支）曰濮。

二 氏族（爨、蜀家）

氏族，一曰巴氏，一曰白氏，一曰蕩（施），一曰爨，又稱蒲，又作濮。其部族大姓爲楊姓蒲姓。主要分佈地，漢中鄂西四川，河南延慶，及於貴州，雲南，緬越，多與羅族雜居。其族爲秦漢以前漢化最早而數最大之族，知，曉，濮，漢姓。漢時巴蜀土著，半出氏種，其時西南夷中漢姓之氏族，又自晉唐時滇池區域之白蠻，其重要成分，亦爲氏人。雲南與蜀相接，故與氏人之關係甚大。自隴西白氏，亦有一部分南遷。今洱海區域之明末，卽氏遺裔也。氏種之西有羌種，吳氏居於龍江流域以西，自西延於雲南西北部。如漢代於晉都（今西漢源縣）置南都尉，一居旄牛，治徼外羌，武侯平南中，移青羌勁卒萬餘家於蜀皆

是。而氏羌雜居，互有混合，名號亦氏羌互稱也。

氏羅兩族 爲雲南民族之兩主要大系，以下各章，卽以之爲研討之中心，故僅略揭其端倪於此。

### 三 苗族（傜，沙）

苗族之區域，介在長江腹部及海濱地帶之間，連於川鄂潞地。今主要分佈於湘黔之境；在雲南，地皆有之，而以東北及東南爲多。其遺種名稱甚多，然以巴濮之族爲主，而兼有東夷族與百越族之混血。就今日所稱苗族之遺種而言，其包涵之成份，可窺其歷史之來源而別之爲三系：（古稱三苗，當卽指下言之三系而言。）

（1）高原族分佈於海濱之東夷系。其稱號曰「苗」。其族原自黃河下流南向長江腹部遷移。西與湘湖間巴濮族之一苗一苗相接，古所謂三苗之地，左洞庭而右彭蠡者也。黃帝與苗族酋長蚩尤，戰於涿鹿，其在今之寧哈爾。爲東夷分佈之區。蚩尤 卽東夷之名號：與東北古代之沃沮、挹婁、扶餘、東夷部族、及箕子名號，吳王夫差盜伍胥之尸以賜夷子皮，越 芑蓋名號 也夷子 等東夷之稱號，皆爲蚩尤之傳。當西周之初，周公東征三年，平設族之民及徐淮之夷。詩經紀年部屬。周公東征 其種族傳說，以高辛氏帝嚳之女配槃弧犬。槃弧爲弓，槃弧犬卽魯獵獲獸之犬，蓋指西北之犬戎也（犬戎姓姜，爲白氏族混合之傳說也。槃弧爲弓，槃弧犬卽魯獵獲獸之犬，蓋指西北之犬戎也）

族），而夷字從大從弓，其族發明使用弓矢時，當於古史所記鄒於曲阜之伏羲氏以佃以漁之時期。古稱夏日行獵爲苗，其言「苗」之稱號，表示其爲白獵畜牧之族也。而古史以伏羲氏之男系爲西北族，東夷與西北之族，皆爲高麗族系（東夷亦有高夷之稱），早有氏族之通婚及聯合。當黃帝與周公對東夷作戰時，或有一部南徙江湖之間也。

（2）高原族之濫地系，卽巴濮之屬，其稱號曰「僭」，或曰「僂」（白苗），或曰「僇」。與氏族爲同一種系，而同與夏族有深淵之源，與楚，羅，夔諸族，皆以顯瑣之子祝融爲部族之始祖也。僭字又作僇，與荆、楚，夔皆爲木屬，乃山林之族。其種始見於山海經，大荒西經曰：「西北海之外，有芒山，有桂山，有搖山，其上有入，號曰太子長琴。顯瑣生老童，老童生祝融，祝融生太子長琴，是處搖山，始作樂風」。搖又卽歌謠之謠也（郭璞注），巫風盛行，善於歌謠，與夔，楚，巴濮，同族同風者也。

僭人自稱爲湘黔同原來之士著，奉槃弧犬爲始祖。魏略亦言沅臨及蜀西之白氏，奉槃弧爲祖（見三國志東夷傳魏松之法），而白氏亦卽春秋時之白狄，與姜姓之犬戎爲同族。犬戎亦有苗龍之稱，山海經言：「黃帝生苗龍，苗龍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牝牡，是爲犬戎」（大荒西經）。僭亦稱苗，稱童，苗僭爲一音。童龍爲一音。又稱夔或白苗，亦卽氏之變及白氏。而槃弧犬卽犬戎也。今僭人及白苗一系，其祭禮多與周時相合，有僭姓爲大姓，僭與龍爲一音。白苗之特殊葬俗，以棺置巖穴中而不埋，與華陽國志所記住狼縣濮人塚，

塚穴不閉；太平寰宇記所載會理有仙人葬，遙望在商牖間者相同，皆即粵人塚也。今大關縣豆沙關臨江之巖穴洞，置有古棺，俗稱白人墳者是也。

又僑人稱其先爲春秋時楚國之善射者「養由基」。養，者，巴濮人自稱之詞，亦作陽，原爲羊字，爲西北養羊族之名稱。後漢書南蠻傳言武陵蠻、澧中蠻、濮中蠻之族，自稱曰「族徒」、楊慎言西南夷自稱曰「阿場」，今明家人猶稱我們曰「央」（說另詳第三章），是亦僑人與西北之氏種有族類關係之證也。他如僑人之普遍從漢姓名及風俗語言，亦與明家人極多相通之點。英人台維斯曾就語言方面考查，以明家與僑人爲一系也。

其又有稱爲「青苗」者，則有如氏之穿青衣，與羅族爲一系，而語言亦有互同之處也。

(3) 海洋族之百越系，即交趾之屬，其稱號曰「沙人」，沙人亦即交人也。交趾爲養象之族，而爲巴濮族與百越族之混血種。古巴人亦養象，山海經謂「巴蛇食象，是也。尚書堯典稱：『有鰈在下曰虞舜，弟象傲』者，即巴濮族之魚氏族與交趾族之象氏族，有通婚及混合之關係。『鰈』爲大魚，與夏禹之父「鯀」爲同音，二者同音蓋均之謂魚氏族。舜爲有虞氏，即有魚氏；象爲有鼻氏，正鼻象之特徵，鼻爲氏族標識也。『有鰈在下』者，『鰈』爲大魚，『下』爲低地、蓋舜二十「方壯年，不娶，請爲老而無妻之鰥；氏族平等之社會，亦無上下階級之差別。應將文字上之封建階級成分除去，而透視其時代背景。」古史所傳之舜死苦

梧，象爲黔苗所祀，廣西崎嶇山有禹王碑，即巴濮族南徙所保留之傳統風俗或傳說也。而秦漢之際，交趾之王，爲蜀之王子（見水經注），見交趾之族，爲巴濮與越族之混血，其從來遠矣。今滇桂之交，以濮姓爲大族之遺，即顯然含有越族之血系也。

#### 四 擺夷（金齒）文濮

擺夷族散佈安南邊疆緬甸濱海之地，向北盡蔓，及於雲南南部。東漢時，一部入居永昌一帶，其酋長哀牢王爲氏種之混合種，居文濮族。隋唐宋之間，又一部北移，延及紅河流域之上流一帶，與羅、氏諸種雜居。永昌者，漢宣帝旣平昆明夷（今大理），渡瀾滄江以通之，置不韋，舊唐二縣；其地爲「揚昆明」之屬，經氏兩族雜居之。東漢武時，哀牢王率其部屬內附，明帝永平二年（西元五九年），置爲永昌郡。哀牢王所屬卽雜有擺夷之族，華陽縣志稱其人脰臂刻文，衣有九尾。至於紅河流域一帶，今景東、鎮沅、元江各縣以南之地，南蠻爲銀生節度地，唐季（西元九世紀時）有金齒白蠻（一稱金齒夷夷）來據之（引方輿紀要）。其「脰臂刻文」及「金齒」者，卽擺夷之族也。西擺夷族，在印度支那北部者。久已與濮族融合，故秦語之中，多含中語系之成分也。漢以來對於印度支那半島之東北，連於閩越一帶，稱其族均爲百越；故亦稱永昌徼外之擺夷曰閩濮或閩越濮（見華陽國志），以其爲越族與濮族之混合也。

此外，在歷史之考察上有須注意之一點，則「氏獫狁與擺夷族名稱之分別及其關係」是

也。——氏夔爲大陸民族。其中大部份爲漢族中之氏漢混合種。擺夷爲海洋民族，與閩越交趾，同屬百越，亦爲中國民族之一系；兩族在古代已有混合種之產生。然一被研究雲南民族者，往往囿於元明人之記載，對於兩族名稱之混淆，不能明白其原因。考與漢之稱號，其見諸歷史者，在秦漢以前以至晉唐時代，均以指氏人及氏羅混合種（並見第二三章）。宋以後，元明人之記載，乃以混稱氏夔與擺夷兩族。如原爲氏人稱號之白蠻，白夷，白衣等，亦均以混稱氏人及擺夷，茲要分別言之：（一）夔者，漢時隸南郡之古夔國，西南夷之。西夔之長，皆卽氏種。宋時氏種明家人段氏建大理國，亦卽夔國，段氏號夔王，字又作白國及白王。而擺夷服屬於南詔及大理國，深受南詔、大理風俗文化之影響，與種族上之融合，因其爲夔國人民，故亦呼之爲夔人；且夔與擺，字音相近，混爲一稱，乃勢之自然。故擺夷之亦通稱爲夔，自唐宋時夔人明家建南詔及大理國時代始也。（二）白衣者，以稱氏人之服飾。氏有青氈，有白氈，漢人就其服色稱之，見通典。南詔豐佑時，明家大將段酋遷率兵破交趾，其兵號稱白衣沒命軍。至於擺夷及緬越之族，其以衣服及身體之文飾爲稱號者，曰：金齒，漆齒，茜齒，黑鬚，赤口，繡面，鵬翅，花脚，花角，及僂耳，隆鼻等，文身茜齒等俗，爲海濱熱帶人民由其生活所形成之標誌。其族雖有以白衣之習俗見稱者，又擺夷亦見稱爲白蠻，白夷，亦卽由其見稱爲夔而來。間有白蠻，白夷之上，加金齒以別之者，如金齒夔夷，或一金齒白蠻是。（三）濮者，多爲氏羅之混種，而擺夷及緬越之族，晉唐時亦有文濮，尼

濮閩越濮……諸稱 主要原因，則以其族原爲越濮 族之混合，並曾受濮族酋 之統治（如濮王，哀牢王）。故亦以濮名統之。文濮者，卽文身 鱗面，其脚之類。閩越濮者，明其爲百越 族之一系。而尾濮者，則又卽爲妄誕之傳說，謂其人有尾，欲坐必先掘穴納尾，否則尾折卽 死，故又稱折尾濮云（見通典）。按華陽國志南中志，言哀牢夷俗，衣後垂十尾，後漢書西南 夷傳，亦言其衣後有尾。濮人生尾之卽會，卽原於此。所謂衣後著尾者，蓋言之多數縱幅，僅 縫合上緣 其下令其飄散如流蘇。如南洋土人之著草裙者，乃熱帶人民之服式，與常嚼檳榔而 齒齒赤口之俗，固有關係也。

茲再言「苗傜與擺夷，同爲濮、越兩族之混合關係。」

古代三苗之地，一左洞庭而右彭蠡，適在巴濮族及東越、南越之間。故苗類之中，其近 巴濮之地者爲濮族，屬於氏種與羅種之系，漢時統稱之爲巴郡、南郡蠻，其南爲潯中、潯中 蠻。而其近於東越及南越者，卽雜有越族，古稱象背，養象之族也；黔苗祀舜弟有鼻氏象，今 其殺牛祭祖，以象與牛身，不卽謂之牛，卽謂之象，卽其遺跡。曾言「禹公爲苗」。又言「周 公驅象」，所謂「驅象」。蓋兼指驅象之族而言。苗之漸漸南遷桂越之境，當自是始。苗古 之九黎，則在長江腹部及其以北地帶，今黎人多居沿海，亦與苗南遷也。

左傳言楚師冒始啓百濮，史記言楚悼王相吳起，南平百越。濮越同屬於楚。其混合交流之 程度，自形增進。及秦始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以伐南越，「而越人皆入叢薄中，與禽獸處」



（濮南子人間訓），又「發諸嘗遭亡人，贊培賈人，略取陸梁地，爲桂林、象郡、南海、以適遺戍」（史記秦始皇本記），始皇之先，奉又兼併巴蜀；於是越族漸向西徙，與南徙之濮族混合於桂滇越之山地區域，此當爲最重大之一次。而秦未併巴蜀以前，巴蜀之族，蓋早有向南發展之事，水經注引交州域外記曰：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，土地有雒田，其田從潮水上下，民墾食其田。因名爲雒民；設雒王雒侯，雒銅印青綬。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，服諸雒將，蜀王子因稱安陽王。後南越王尉陀舉衆攻安陽王，不能勝（葉榆河條）。是秦漢之際，趙陀王南越之前，蜀王子已爲交趾王；漢武帝時，唐蒙於番禺得食蜀犍醬，足見蜀越發生關係最早，今安南民間習俗，猶存有四川之風。是又濮越兩族混合之證也。苗族之古文化遺物，以銅鼓爲特徵，而桂越滇秦之間，亦往往發現銅鼓。又苗族之始祖槃瓠，俗呼爲狗王；擺夷亦有狗爲生民之祖之傳說，俗有變狗管。此又苗與擺夷，同爲濮越混合種之故也。苗與擺夷之中，但融有氏種明家一系，故語言風俗，亦頗含近代之點。他如好尚彩色之繡織，音樂之吹奏，戀愛之自由，尤其爲苗與擺夷共同之特點，而爲西南其他各族之所無。

擺夷族蓋自桂越之間漸向西南徙者，其文字雖源於婆羅門，然事物名詞，悉本中國，語言十之六七爲中國語，尤與龍州方言相近。其語稱王曰「昭」。清初華僑鄭甲爲暹羅光復失土，爲暹王，號曰鄭昭。昭又轉爲詔，卽氏種語，昭之始蓋原爲氏種之貴族大姓，如楚屈原爲三閩大夫，三閩謂昭、屈、景三族，屈原爲芈諸人，昭蓋卽芈諸氏人之大姓貴族也。其後則轉爲尋

稱君王之詞，如東晉時北氏苻堅徵詔是也。南詔言明室族所建立，明室家大姓段尹諸氏又出於隴西白氐；南詔封其貴族蒙氏於車里，則號稱召蒙，今擺夷區域之土司尙多姓刀，召與刀，皆卽詔字之轉。是亦足證擺夷族出於越，而有大量之漢融入也。

## 第四節 唐以前各族之流徙雜居

### 一 隨畜移徙

秦漢之際，西南各族有隨畜移徙，且由於山嶺重疊，森林阻深，故部落組織甚小，易於流動。史記西南夷傳所言滇池以西，其人民「無常處，無君長」。又言西南夷有長以百數，足見各族極爲零散錯落；故其遷流徙性甚大，以致各族交互相間，錯雜百出。諺所謂「十里不同風，五里不同俗」是也。例如新唐書南蠻傳載：「戎州有昆明蠻，亦曰昆彌蠻，以西洱河爲境；咸亨三年（高宗——西五六七二年）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，其人辯首左衽，俗與蠻同，逐水草畜牧。」唐之戎州，爲今四川宜賓縣接滇黔交界一帶，距洱海甚遠，其曰昆明蠻以西洱河爲境者，指其族之舊時根據地而言，是羅族在隋唐之際，自洱河東徙之例也。他族之仍保持遊牧生活，或營粗放之農耕者，當可類推。

### 二 戰爭影響

增加各族雜居程度之原因，除其種落自由的遷徙外，以戰爭之關係爲最大。茲分南中之戰

爭及中風之戰爭兩種影響言之：

(1) 由於南中戰爭之影響——蜀漢後主建興三年(西元二二五年)諸葛武侯平南中，移青羌萬餘家於蜀(見前引)，又以南中資叟青羌，北伐中原(見後出師表)，此則指出境者而言。而南中平後，建寧太守李恢，遷永昌濮民數千落於雲南郡及建寧郡界，以實二郡(見恭陽國志南中志)。唐時，玄宗天寶中，南詔閣羅鳳，以兵脅西爨白蠻，徙其部屬於永昌、景東等池；於是東爨烏蠻，徙居西爨故地。德宗貞元十年(西元七九四年)南詔異牟尋破西戎(卽吐蕃)，遷施蠻、順蠻、磨些諸種於柘東。(施蠻卽氏種；施、順、磨些諸種，時分佈今鹽源、永寧、永勝一帶。柘東，今昆明。)貞元十一年，異牟尋開北方賧(今永勝地)，徙洱河、白蠻、羅落、麼些、冬門、尋丁、娥昌七種蠻以實其地。文宗太和六年(西元八三二年)豐佑掠驃國民(緬人)三千徙柘東、南詔建國，以兵定四鄰諸族，分徙各族之眾甚多，詳樊綽蠻書及新唐書南蠻傳中。「略計之如下：徙西爨二十餘萬戶於永昌。破劍川，俘矣羅君，徙永昌。收野共(漾工江)，俘頗之託，徙永昌。破掠吐蕃城，收獲弄棟城(大姚)，遷於永昌。破鐵橋(麗江中間)，獲蒙人(卽漢人)數千戶，悉移於雲南東北諸川。破劍浪，遷長輝蠻部落，與施蠻諸蠻，居養合之。又徙西洱河蠻於雲南東北諸夷以居，又海施蠻王尋羅並宗族置於蒙舍城養之。海順蠻王彌潛宗族，置於雲南白崖養給之。定磨些蠻，移隸昆山西爨故地。破茫蠻，掠弄棟蠻，以實雲南。」

(2) 由於中原戰爭之影響——晉時五胡之亂，引起北方人民向長江流域之大流徙，而東晉時據長江上流之武昌，遂形成重鎮，其勢駁駁駕建業而上，於是由於北方人民在湖南北之大量拓殖，遂推壓湘黔之土著諸族，向西流徙。北方人民之向湖湘拓殖，如設置汝南壽郡於武昌塗口，水經注：塗水出江州，武昌郡，遷汝南儵郡故城南，咸和中，寇難南逼，戶口南渡，因置斯郡治於塗口（江水條）是也。湘黔之族益西徙者，其一，為湘黔蜀之交，僚人（卽苗羅之族）之大量湧入四川境內：蜀中大無僚人，東晉李勢時（李勢，蜀國王李雄之子），諸僚始出巴西、渠川、廣漢、陽安、資中、犍爲、梓潼，佈在山谷，十餘萬落，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，所在皆有是也（見華陽國志蜀志）。其一，為羣蠻向滇西南之遷移：蠻書載：『永昌郡，晉末羣蠻竄居其間，遂與中國絕，南詔異牟尋破羣蠻，虜其人以實內地』，是也。而苗人之雜居雲南各地，及黑夷之集中涼山，當即是時西徙之僚人也。華陽國志及南蠻傳，亦每言及晉末及南北朝時南中羣夷作亂，蓋晉於劉石亂後，對南中已失其統御之力，羣族互相侵吞角逐，亦一時風起雲湧，有如中原矣。由於中原人民歷史上之大流徙，而影響西南各族之大波動，加以境內各族自動的或被迫的移轉交流，遂形成雲南各族之紛紜錯雜，互見疊出之現象。而此介在川鄂濫地及印度支那半島間之雲貴高原，為古代森林擁塞之區者，至是人類較前驟增，蔓衍滋繁，佈滿川谷矣。

自唐以來，境內農業已普遍發展，內部各族，始趨安定。如唐初置姚州都督府，南蠻鄒將

王養寶，昆州刺史驤顯乾（兩人俱南中土著），奏言：『所有課稅，自出姚府管內，更不勞擾蜀川』（見唐書張柬之傳）。又唐左領軍將軍許孝祖討勃弄（祥雲瀾渡等地）上言：『其地人衆殷富，多於蜀川』（見新唐書南蠻傳）。是皆當時農業已相當發達之證也。而松外蠻及南詔，尤爲注重農耕；至於自安寧至曲靖一帶之東爨領域，則有廣大之奴隸農場（見蠻書）。內部各地既成爲農耕生活，交流現象，遂以減少，南詔大理均建立統一之國家形式，卽植基於此；而政治組織之統整，益促進內部人民之定居程度焉。今四境邊緣，羅羅族則大部居北面金沙江兩岸；苗僚則多分佈東北及東南之境；擺夷則散居紅河及瀾滄江下游。而內部則除滇西洱海區域一帶之明家人，較爲整然的分佈外，皆各族錯落雜居。此種大概局勢，卽大體承沿唐宋以來之遺跡，更無嚴重之變動也。

## 第二章 西南夷之名類

### 第一節 族類名稱與生活之關係

華夷諸族名稱根據於地理生活

古代中國民族，以分佈地理之不同，稱居於中部者曰中華，曰中夏，稱居於四週邊緣部份者，曰四裔，曰四夷。因各族之交流，或由中夏而遠徙於四夷，或由四夷而入居於中夏，夏夷之稱，即無一定。夏代稱東夷之君，則有島夷，萊夷，夷羿；殷商代夏，夏族一部或北徙於今晉綏之間，或南徙於長江沿岸，亂殷時則稱之曰鬼方。周代殷後，中原諸國復稱華夏或諸夏，殷後之宋，即亦列於諸夏之列；而夏族之後，在北方者則稱之爲北狄獯鬻，在南方者則稱之爲南蠻荆楚。其間因分佈地理之交連關係及生活狀況之進步程度，中原文化遠較四夷爲發達，於是華夷之稱，乃以文化差別之名詞，而非爲種族之不同，中國而入於夷狄則夷狄之，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而推原其本，初無後世封建時代所造成之畛域優劣之觀念也。

漢時之西南夷，爲南夷與西夷之總稱。夜郎在蜀之南，稱曰南夷。邛、笮、冉駹在蜀之西，稱曰西夷。滇王與昆明相繼稱王，總稱之曰西南夷，言其地在蜀之西南也。西南夷之族

類，漢以前概稱曰百濮，百蠻，南夷，西夷；漢以後既稱南蠻，烏蠻，白蠻，魃夷；近世通稱曰羅，曰苗，曰夷。然因封建時代所造成之畛域觀念，時或留有殘遺，而往往對苗，羅諸稱謂，猶存有不健全之觀念。故關於西南夷之名類，應予以社會學與歷史學之說明。

古代中國民族，因分佈地理之不同，約有六種名稱：一曰「華」，分佈於中部；二曰「夷」，分佈於東方，三曰「戎」，分佈於西方；四曰「蠻」，分佈於南方；五曰「狄」，分佈於北方；五種皆爲中國大陸之族。六曰「越」，分佈於東南至西南沿海一帶；爲上述大陸族向南之遷徙，或融入一部份印度支那之馬來人種。各族之稱號，皆各就其地理經濟之不同，及生活習俗之特徵，卽以其人之語彙以爲其族之名稱，借作標識。若就種族而言，則華夏族之構成，在周以前，主要卽爲西方之夏族，北方之虜蕞族，南方之百濮族，東方之殷湯族所融匯而成。而東夷之族與西戎之族結合於南部者則曰蠻，結合於北部者則曰狄；蠻與南爲一晉之轉，狄與北爲一晉之轉，皆原爲方位之稱。所謂越者，又指南蠻之遠在海濱一帶者也。惟各族之間，因歷史發展之不平衡，且不斷互有和平之交融或武力之衝突，又因有衝突而發生仇恨之心，而有一時勢力上之更迭消長，於是遂有以各族之名稱爲輕視及差別視之代名詞；如漢，華族也，而六朝時稱賤丈夫曰漢子（見老學菴筆記），胡羯，夷狄也，而東晉謝家子弟之尤俊秀者，字以封胡，羯末（見晉書謝萬傳），東晉時，氏族雄傑苻堅，爲羌族首領姚襄所逼，堅罵襄曰：「五胡之名，不如汝羌！」（見晉書前秦載記）苻堅建國，禮樂文化，一本於漢，

其國家規模宏闊，邁越東晉，彼固不以胡名爲賤也。

上述華夷諸名稱之根據於生理生活之狀況，最早之說明，見於禮記王制篇。其言曰：

「凡居民材，必因天地寒煖燥濕，廣谷大川異制，民生其間，各異俗，剛柔輕重遲速異齊，五味異和，器械異制，衣服異宜。……中國、戎、狄、五方之民，皆有性也。……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南方曰蠻，離通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髮文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中國、夷、蠻、狄，皆有安居，和味，宜服，利用，備器。」

鄭玄注曰：「不火食，地氣煖，不爲害。不粒食，地氣寒，少五穀。」

又各族之種類名稱，即隨其族之語彙以呼之。王制又曰：「五方之名，言語不通，嗜欲不同。達其志，通其欲；東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譯。」鄭注曰：「皆俗間之名，依其事類耳。鞮之言知也，今冀部有言狄鞮者。」是寄、象、狄鞮、譯四者，皆就各該族之語彙，以爲通譯者之名稱也。王制下文又曰：「簡不率教者，屏之遠方；西方曰棘，東方曰寄。」鄭注曰：「棘，當作魃，魃之言偈，使之偈寄於夷狄。」然棘之稱號，與寄對舉，亦即承上文寄，象，狄鞮，譯之類而言，棘乃西方之族之語彙。棘加人爲魃，乃後來之事，漢書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曰：「魃於夷中最仁，有人道，故字从人」是也。

## 二 夷戎蠻狄華苗越諸名稱之解說



夷苗諸名稱與華之名稱，同爲生活之標識，略分述如下：

(1) 夷與戎——「夷」字从大从弓（說文），乃發明弓矢之狩獵社會時代之稱謂。由阜之古帝伏羲氏，易經中卽言其剡木爲矢，「以佃以魚」。夷之字，轉爲苗，黃帝與三苗之君蚩尤作戰，而蚩尤能作五兵；其族一部自黃河流域轉徙於長江流域，而爲苗族之一支，苗人奉槃弧犬爲始祖，槃弧卽弓也。東夷有卬羿之族，自唐堯以至夏，皆以善射著名，羿能射日，射封豕長蛇；（與南方祝融之族崇奉日神者及以豕蛇爲氏族名稱者作賊。）前漢書東方鳥夷，王先謙補注曰：鳥夷，被服容止皆象鳥。蓋東夷族官長期營狩獵之生活也。夷之義又爲平，以其族分佈濱海及江淮下游之平地；尙書禹貢稱青州「海濱廣斥」，徐州「東原臧平」是也。夷字古又通人，通仁，有夏族融合其間，夏族之「夏」與「夔」，其字皆象人首，有手，有足，蓋卽殷墟甲骨文所稱之「人方」，夏族之國又有「有仍氏」，仍亦卽人也。而東夷族之文化亦甚高：山海經海內東經謂東海有君子之國，衣冠帶劍。說文稱鳳凰爲仁鳥，出東方君子之國。殷末箕子爲殷三仁之一，以洪範九疇教周武王。周穆王時，徐夷偃王行仁義，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。我國自江蘇以北，沿海勃海一帶，以至朝鮮，皆東夷族，漢時爲夫餘，挹婁，沃沮，高句麗諸國，其生業，風俗，如燕出養蠶，朝會指譚，葬用棺槨，皆證明其文化與中華爲一系；後漢書東夷傳曰：「東夷率皆土著，或冠弁衣錦，器用俎豆，所謂中國失禮，求之四夷。」

「戎」字本作𠄎，从戈从甲（說文），爲銅器時代以銅爲兵器之稱號。戎與夷對待而

稱，或謂方之族用銅器，較東方爲早；或以西方之族武力較勝，故以爲稱。夏族發源於西方，自川陝之間發展至黃河及長江下游，今河南山東之間，夏時有同族之國曰載（孟子：湯始征，自葛載），曰戈、曰過（左傳：夏少康處澆於戈，處戲於過），載與戈，其字皆與戎字爲戈類，而過字之音卽戈字之轉，皆以銅爲戈之族也。夏、周、秦、皆與西戎稱氏羌之族極有關係，其最早融入中原文化系統者概稱華夏，仍居西方者則稱戎。漢書西羌傳言：「戎本無君長，夏后末及商周之際，或從侯伯征伐，有功，天子爵之。春秋時，陸渾戎稱子。戰國時，大荔，義渠稱王。」武王伐紂，率庸蜀羌髳之師。秦漢之時，巴氏從世有功，復其租賦，號稱賁民；庸與賁，亦戎音之轉也。戎之義又訓爲大，古人以大爲高，謂其族居於高原；與夷字又訓爲平者，對待而稱。西方之族因居於高原，其名稱皆有大字之義，如夏、周、秦，其後皆含有「大」之意；季札聽秦樂，曰：「此之謂夏聲，夫能夏則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舊乎？」又有昆夷之族，昆亦訓爲大；有顛之族，顛之義爲高也。（尚書盤庚：「有顛，越不恭」，顛爲西北高原族，越爲東南海濱族。司馬相如上林賦：「文成顛歌」，顛爲隴西之戎，後於第五章另述之。）

夷爲殷之同族，戎爲周之同族。尚書康誥曰：「武王殪戎殷而有天下，」禮記中庸則作「壹戎衣」，鄭玄注，以殷衣爲一字，齊魯之人讀殷爲衣云云。而衣字又卽夷字（今滇西呼擺夷爲擺衣），「武王殪戎殷而有天下」者，卽平定東夷西戎，建爲一統之封建國家也。

(2) 蠻與狄——「蠻」字从虫爲大蛇；南方溽暑，山林沼澤，多產虫蛇，人民與虫相習，且資虫以爲用。如巴、蜀兩族，皆以虫爲名稱；巴爲大蛇，巴國之首長爲巴氏，蜀爲桑虫，蜀國之首長爲蠶叢氏；以後又述之。巴蛇又稱蚺蛇；又稱南蛇；南、蠻、蚺、皆一聲也。氏人之在四川蠻地者曰蚺氏，又有稱爲蚺者，巴氏立國之初，鹽神化爲虫，與昆虫羣飛蔽天，巴氏之君稱廩君者，射殺鹽虫，天乃開明云云（見後漢書南蠻傳），此卽驅逐虫蛇而長養人民之傳說也。古又以蛇之大者爲龍，史記西南夷傳言蜀西之氏類有丹羆，羆通龍，丹卽蚺也。夏族之在長江腹部者，帝嚳時有祝融，居南方爲火正，乃楚國之先；祝融卽山海經之燭龍，視爲晝，瞑爲夜，能燭九陰，是亦以燭龍爲日神也。后羿射日，當指與燭龍之族作戰而言，后羿又嘗封豕長蛇，封豕爲夏后少康之母族，有伯氏之稱號，則長蛇亦氏族稱號也。舜時有畜龍氏，其子孫世世畜龍，在夏時爲豢龍氏，太甲使養二龍，龍一雌死，醢之以食太甲（左傳）。而南方則自古以來卽有畜蛇食蛇之俗也。

「狄」字从犬爲畜類，北方以畜射獵爲生，犬之用途最大。且从犬之字，又概括一切獸類。史記匈奴傳，稱匈奴爲狼種。周之獵狄、獯鬻，字皆从犬。西戎之中，有犬戎一種。獯粥，祝融，皆夏族苗裔，在北方者其名號之字从犬，在南方者其名號之字从虫，從其地理生活而爲別也。北狄又通稱爲胡，胡卽調爲狼項下之垂肉。他如東北族之稱曰貉。曰貂，其特產之獸曰貂，亦從其生活之特徵而以獸類名族。漢時扶餘國（今吉林黑龍江之南），以六畜名官，

有馬加，狗加，牛加等稱（見後漢書東夷傳），此亦如神農氏之以龍紀官，少皞氏之以鳥名官。即今黑龍江與西伯利亞之間，其族猶有鹿部，使犬部之稱也。

史與犬皆包括甚多，而古時虫類實指全部動物，有毛虫（獸）羽虫（禽）鱗虫（魚）介虫（龜）裸虫（人）之稱。同時南蠻名類，所包亦廣，巴蛇之外，又有象人，魚人等。虞舜之族，虞原爲魚字，又從虎爲獸類；左傳又公十年，「魚人逐楚師」，哀公四年，「楚人既克虎夷」；蘇東坡魚蠻子之詩曰：「江淮水爲田，舟楫爲室居，魚蝦以爲糧，不耕自有餘，異哉魚蠻子，本非左衽徒，連袂入江住，竹瓦三尺廬，」是魚人正蠻民一族也。蓋虞氏族之分化，或爲魚，或爲虎，又或爲象，各異其圖騰名稱，而皆在南蠻之中。又如夏氏族：禹爲虫，其父鯀爲魚，其祖父顓頊爲豕，此亦氏族之分化而各異其圖騰也；豕氏族之後爲封豕，爲豕韋；鯀殛於羽山，化爲黃熊，則另參加於南方熊氏族中，祝融之後亦有以熊爲氏者，楚始受封之祖曰熊繹；禹虫之族，則爲夏，爲夔，爲鬼，爲獯粥，其氏族之分化轉徙及進步之遲與速，差別甚大。總之，南蠻北狄之中，古代即多中原之族不斷加入也。

(3) 華與苗——「華」爲草木之花，乃農業發達時代之稱號。先史時代，新疆、青海及西康、四川之間，內海四環，氣候溫和，有黃河，洮河，渭河及弱水，岷江諸沖積地及各沼澤區，故農業發達最早，據山海經所載，有「食穀之國」「可食之國」「周之先后稷，則以穀爲名稱，夏之先顓頊，則以豕爲名稱。而新疆甘肅一帶，又自古即爲產果及瓜之著名地，山海經

而稱其地有嘉果，有園蔬，殷周之時，卽有園圃之經營。華者，卽穀類果類之開花燦爛也。華字古又通瓠。瓠爲瓜類，乃飼豕之主要食料；在農業發生之初，原爲培植家畜之食料，僅於少數之沖積地行之（見莫爾甘古代社會），其後乃發展爲田野農業，漸進爲農業社會。故華族之名稱，最初實卽爲種瓜栽瓠之族，如詩經之中，言幽地農民之生活，則曰「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」（壺同瓠之善種五穀，則曰「瓜瓞嗷嗷」；言幽地農民之生活，則曰「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」（壺同瓠）；言東征之士歸家，則曰「有敦瓜苦，蒸在栗薪，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」。從華字訓詁之進言之，則最早爲瓠，在畜牧時期農業發生之初，其次爲草木之華，乃正式進入農業社會時期；其後中原文化高於四裔，乃始有「日月光華」之文明昌盛之義也。

「苗」爲田中草生（說文），又爲禾之未秀者。最初亦以言畜牧時期之草場及爲飼養家畜而培植之穀類，其後則爲粗放之農耕生活。苗原爲東夷族之稱號，其南遷長江流域者，乃保留其稱號至今。長江流域及海濱之地，草木繁盛，遠超西北，故尙書禹貢稱青州則「萊夷作牧」，稱兗州則「厥草惟繇，厥木惟條」，又稱徐州則「草木漸包」，揚州則「厥草惟夭，厥木惟喬」，而他州則不言草木，惟荊州「厥貢……柁幹栝柏」。青兗、徐、揚、爲東夷分佈之地，則爲三苗之地，皆林藪叢生；而西與北則反是。所謂繇，條，包，天，喬，以言草木生長之狀者，皆爲苗之同音轉。其族長期以待獵畜牧爲生，故夏以萊夷作牧，足見其人之善於畜牧；禹治洪水以利農業，則「三苗不卽工」（虞書）；周時太公封於齊，則開闢草萊，熊繹封於楚，

則「僻處荆山，以啓荑莽」，漢時江湖之民，猶尙以「果墮羸蛤」爲生。是皆言苗之豐饒不及華之發達，故華已開花，苗則未秀。然苗之生產文化，在古代又較四裔之族爲高，故史記五帝紀言：「（舜）徙三苗於三危，以變西戎一也。」

(4) 越——古人以越爲遠，謂其族遠在海濱，陸地之盡處也。其族實東夷與西戎向南方之遷徙混合，亦卽長江下游之閩越，與長江上游之百濮之融匯。禹貢言揚州「島夷卉服」，王制言「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；南方曰蠻，雕題交趾」（見前引），卉服，文身，雕題，交趾，皆越族之特徵也。故越族者，東方之夷，南方之蠻之越在海濱之地者也。其族向西南沿海分佈，漸集中於越秦之境，蓋與南洋之馬來人種又有部份之融合。「越」之稱，予疑爲「月」字之轉，蓋秦濱捕魚之族（不設內海，湖泊，海洋），多崇拜明月，因月光與捕魚之生活關係甚大，故以月神爲氏族圖騰，以魚鱗爲文身之花紋，南蠻之中有魚人（見前），西戎之中有月氏，皆捕魚之族也。月氏卽崇拜明月，古爲四川鹽地吐魚族，山海經稱氏人爲「人面魚」；月氏又稱白氐，以白色塗其額上，稱曰白題（見杜甫詩「胡舞白題斜」，仇兆鰲集注），其族又稱白子，在漢晉之間。今爲明室與僑僮兩支，其詳於以後各章另有申說。而越族之中，亦卽有明室與苗僑之成分。白閩粵以西南有達緬泰之間，古稱爲閩越，甌越，略越，閩越濮者，越卽月也。白之稱出於月，今麻些語呼寧浪之僃人，音如迫，擺夷白稱曰歹，歹亦白字之轉也。

越南古稱「日南」，昔人釋其意謂在日之南，已不合於地球之轉度，前人曾辨其非，水經注引范泰古今善言曰：「日南張貢華，計入洛正旦大會，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耶？重華曰：今郡有雲中金城者，不必皆有其實；日亦俱出於東耳！至於風氣暄暖，日影停當，官民居止，隨情面向，東西南北，迴背無定。」予以爲「日南」之稱，卽謂其族在火正祝融一族之南。祝融族崇拜日神與火，故堯使羲和（祝融）弟兄分居四方運候日影，羲和則宅於南交（堯典）；古書傳說，謂羲和鞭日，主日輪之運行，則以羲和爲日神矣。崇拜日神者亦拜火，以象徵日之光與熱；火又爲狩獵生活所倚賴，祝融居於荆楚，正山林猛獸之地，孟子所謂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驅犀象虎豹而遠之」者也。捕魚族之崇拜明月者，亦有燃火之儀式，然非燔燹烈火，而爲如星月之火把，利用爲夜間捕魚蝦者，如白子之有一火把節」是。古代在山林猛獸之區，有拜日與烈火之族，在其南方之海濱，則爲拜月之月族，斯卽所謂「日南」也。

越又稱「交趾」，山海經亦稱之爲「交脛國」。禮記王制注：鄭氏謂：「交趾，足相踣，浴則同川，臥則儻」。孔氏謂：「蠻貊時，頭嚮外而足嚮內相交，故曰交趾」。郭璞山海經注曰：「脛脚曲戾相交，故謂之交趾」。諸如此類之解釋，皆以指高山居處之民，因生活習慣而形成之生理及行動狀態。北面之「濮」自江湖溢而南下，南面之「越」自滬濱北上，混合於黔桂滇諸山地；故古之交趾，秦漢之桂林，象郡，日南等郡，其人民實雜有苗、羅、越諸種，卽淮南子人間訓載：秦始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，以伐南越，「而越人皆入叢澤中，與禽獸處」。

是也（已引見第一章第四節）。今南方山土之住民，夜臥時，或平躺圍火而臥，頭外向而足內向；或圍火而坐，兩人以背相倚，又互對面坐者四足相交。至於日常生活於崇山峻嶺之高，上下坡崖，兩脛必前後相交。一至平地，兩足互相絆戾，不能挺脛直前。此種情形，山居之苗、僮及僕、僮皆相同。故「夷越」「濮越」，古人常以並稱也。

## 第二節 西南夷——羌、濮、越三系之名類

西南夷之名類甚多，以今而言，貴州之苗，名稱多至十九種，雲南之夷，名稱多至二十餘種，清修雲南通志列至一百四十種。然各族種為沿襲氏族組織之遺制，以家族及宗族為組織之單位，各家族及各宗族皆有其姓氏名號，故種類名稱，至為複雜。而要其本源，實不過羌、濮、越三系而已。除越族之一部自東南沿河北上以外，羌與濮則概自北方南下；由高原而溢地，而山地，而海濱，遞次南遷，自高原以迄海濱，其間或分佈於高原，或分佈於澤地，或分佈於山地，隨地理生活環境之不同，而異其名稱，除越族之稱靡題、交趾、象背，已見上述外，茲別為五類略言之。由其名稱之類示，亦可見其自北而南之分佈遷徙之線跡也。

### 一 氏（羗）羌——草原養羊之族

「氏」字加羊傍為羗，牡羊也。與羌雜居於西北，其大部向東南分佈於盭地四周，則氏之意義又為羗，後又述之。「羌」字从羊从人，西戎羊種也（說文），又牧羊人也（史記秦本紀）。



氏羌居於高原草地，以牧羊爲主，故以羊爲種號。其種自高原沿漢水及岷江，嘉陵江諸流域向東南及南方遷移。漢書西羌傳言：秦厲公兵臨涇首，羌人自積石河曲南徙，或爲廣漢羌，或爲越巂羌。後漢書西南夷傳，言越巂郡有六羊種，大牛種，整牛種等，劉尚擊葉榆，大牛種渠帥封離降附。唐書稱大理爲羊苴咩城，咩爲小羊鳴聲，自亦爲羌種之稱號。周時荆、楚、夔、羅諸國皆姓咩，左傳有荆咩，夔咩之稱，史稱其爲夏族之裔，是夏族與羌族原爲同族之分化發展也（第四章另述之）。楚將莊蹻王滇，並分侯支黨，犍勞浸，靡莫（見華陽國志）。滇與勞浸，靡莫皆同姓，史記西南夷傳稱其爲楚國後裔，是浸當卽荆字，靡當卽咩字，而滇王之名則曰嘗羌。後漢書稱罽國王則曰雍羌。漢時西域之樓蘭國又稱鄯善，字並从羊，水經注亦言其地有羌城；而唐時南詔，稱今昆明爲善闌，當與鄯善同爲羌名也。

白氏居秦隴青海之間，與羌多混合，故亦通稱曰羌，又稱曰陽，陽古通羊也。氏在羌之東，故大部份分徙於川鄂瀘地，爲百濮中之主要一系，而漢水卽稱潒水或漾水、泮水、皆爲羊字之通轉；滇緬之境，明家分佈之水，亦曰漾江（江讀爲工，卽鶴慶及仰光）。陽氏爲氏之大族，與蒲氏並稱，陽又作楊，楊姓自漢以後，世爲氏之渠帥。蒲亦卽濮，其後有苻姓，卽苻堅之族。養羊之族，在氏族社會時代，卽認爲人與羊不可分，自以其族爲羊種，而自稱卽爲羊。爾雅釋詁曰：「陽，予也」，注：「今巴濮之人，自稱曰陽」。後漢書南蠻傳，言南郡蠻等「相呼曰媮徒」，楊慎稱西南夷相呼曰媮徒。今明家語猶稱相稔之朋友爲「央」，有「我們」

之意。古之善歌者曰「陽阿」，亦即指巴濮之族，宋玉辭楚王問，稱楚國中善歌者，有下里巴人之曲，陽阿薤露之曲，（下里亦與巴人爲濮族之種類，後漢書南蠻傳「蠻里張游」，唐李賢注：「里，蠻之別號，今之俚人。」）淮南子傲俗篇曰：「足踏陽阿之舞，」注：「一陽阿，古之名倡。」巴濮之人，自古即以善歌喜舞著稱，今苗僮之人，此風最盛。僮，山海經作搖，言其始作樂風。郭璞注以搖即歌謠之謠。自虞書稱夔典樂，以至於屈原之九歌。漢之渝舞，唐之竹枝詞，莫不與巴濮之人有關，另於第六章述及之。

## 二 蒲、蘭、苴、藁（茄）藁（渠）蘆（盧）——澤地草中之族

自新疆羅布泊一帶，南至青海西康之草原澤地，東南至川楚溢地，皆爲湖沼連續，草類盛生之區。分佈其間之族類，或捕魚，或農耕，或畜牧，類以草名爲族名。尙書禹貢稱梁州之族曰「蔡蒙旅平」，蔡蒙皆爲草，其族。西康草原畜牧之種，川西及滇中之明家。羅羅之部，唐以後多以蒙爲稱號。又春秋時，晉有草中之戎，亦自西北草原東遷者也。蒲、蘭、苴、藁、菜、蘆諸種之名稱，亦卽類是。

蒲、蘭……之類，古人多以爲食用，且諸種亦有互相通稱者，而皆以上述高原澤地及東南溢地爲主要生產地帶。秦隴川鄂之間，山海經西山經內，卽往往言其草如條、葉如麻，其香如蕙，如蘆蕪等等，可食可佩。鄂湘江湖之間，則屈原楚辭，尤好以當地盛產之香草類，以爲比興，蘭、苴、藁之屬，見諸詠歎者，不一而足。後漢書西域傳、稱鄯善國多葷菜檉柳。水經注

言青海吐谷渾中，盡生龍鬚草，地無樵柴（河水條），又言鬱林郡，鬱人貢鬱金香，因以氏郡（溫水條）。而蒲蘭……之類，「蒲」可織席。又爲菖蒲，本草經稱「菖蒲出上洛池澤」，今以產於西康者爲著，又稱蘭蓀。「蘭」則古人多以爲佩，屬於菊科；又以稱菖蒲，古人以爲菹醬，稱昌歎，又謂昌陽可以引年，「菴」或以稱蓀菜，或以稱水草及浮萍。字通菹，卽酢菜；禮記郊特牲：「恆豆之菹，水草之和氣也。」孫希旦集解：「周禮醢人，朝事之豆，有昌本茆菹，皆水草之物也。」（周禮注：「昌本，菖蒲根，切之四寸爲菹。一茆菹卽蓀菜。」）「葭」爲蘆葦之屬；古又通茄，茄與「葉」同以稱荷。「蘆」卽葭葦，水濱最盛之草也。

諸草名之同時卽爲族名者，如（1）漢時之「蒲類國」，在蒲類海之濱；「樓蘭國」，在樓蘭海之濱。（2）巴蜀之族通稱「蒲」，在水則爲「濮」，顓頊生於若水，其母爲蜀山氏女，號曰「昌濮」，顓頊之族從漢中東遷至河南，都於帝邱，則稱「濮陽」，東向分佈至山東，則有「濮水」。其族分佈於蜀西及滇中，則蜀西有布濮水（大渡河），滇中亦有濮水，（卽紅河，水經注之葉榆濮水，混洱河、紅河、鬱水爲一水。）司馬相如稱西南夷有「苞蒲」。（3）巴蜀之族又稱曰「菴」曰「葭」曰「渠」，菴侯國在嘉陵江上游，又稱葭萌，其水則曰沮水，葭萌水；南徙滇中亦稱葭與葭萌，蠻書作茄萌，卽今之明家。嘉陵江又稱渠江，其流在閬中有大澤，以水則爲渠，以所生之荷則爲葉，以所居之族則爲渠叟，渠叟卽賈叟也。（4）西羌之族多稱一蘭，新疆有樓蘭，洮河流域有臬蘭，山有賀蘭，西康有白蘭國，貴州

古夜郎國之旁有苴蘭國，滇西瀾滄江稱蘭津。(5)「蘆」古通盧，即分佈於鄂西長江之濱之羅族；羅與蘆亦互通，水經「(江水)又東過枝江縣南，沮水從北來注之。」注曰：「其地故羅國，蓋羅徙也；羅故居宜城西山，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，今羅縣是矣。」又「(江水)又東過郢縣南。」注曰：「城南對蘆洲，舊吳時，築客舍於洲上，方便雀所止焉，亦謂之羅洲矣。」——諸族以草爲族名，亦即以族名爲草名，如「鬱人所貢，謂之鬱金香」，苴爲酢菜，而蜀中即以酢菜著稱，苴又爲麻子，氏叟皆種麻也。

### 三 荆、楚、枳、棘、檣——江湖以西山林之族

漢水及洞庭湖以西，爲山林地帶，荆山、巴山、巫山、婁山諸山脈盤互之區，有廣大之原始森林，屈原九歌之山鬼曰：「余處幽篁兮不見天，」「竊哀哀兮荒蕪晦」。山海經中山經，稱荆山之脈，木多荆芭，竹多荆芭，(注：芭，蜀竹，有刺。)果多橘柚；洞庭之野有「浮莽之林」，多美木奇獸。左傳載：春秋時，楚辭其先王「辟遠荆山，篳路藍縷，以啓草莽，跋涉山林，以事天子，雖是挑孤棘矢，以其主事。」此荆楚之族，以居於山林而以木爲族稱也。其木類多屬有刺者，或爲灌木，或爲果樹如橘、枳、棗、木瓜之屬。屈原有橘頌；史記貨殖列傳言：「巴蜀江陵千橘，其人與千戶侯等。」水經注稱：江州(今重慶)有官橘、官荔枝田，夏至則熟，二千石常設廚房，命士大夫共嘗樹下食之。又魚腹縣有橘官，魚腹縣之故陵有木瓜樹，有子大如瓠，白黃實，甚芬香；宜都縣北有湖呈淵，淵上橘柚蔽野(俱見水經注江水

條)。

「荆楚」爲刺木，亦指插裏而言，人民資以爲食，史記貨殖列傳所謂「果墮羸蛤，人民無飢饉之患」是也。其地山林叢薄，故在鐵器時代以前，農業遠不如黃河流域之發達，春秋時農田漸闢，而農具尙取給於鄭國。

「枳」在楚之西。戰國策燕策曰：「楚得枳而國亡」，漢於其地置枳縣，在今四川涪陵縣西。通考言：「涪俗四種，曰夏巴蠻夷，夏則中夏之人，巴則廩君之後，蠻則槃弧之種，夷則白虎之裔，」廩君爲巴氏，白虎爲廩氏，皆夔族，槃弧則苗裔也。

「棘」加人爲「樊」。說文東部，以棗與棘爲一類，棗爲羊棗，棘爲小棗叢生者。段注曰：「析言則分棗棘，統言則曰棘；小棗叢生，未成則爲棘而不實，已成則爲棗；棘庌於棗而東尤多，故从並棘會意。」（東卽刺字）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有夔道縣，（縣有蠻夷曰道。地在今四川宜賓縣。）說文曰：「夔，犍爲蠻夷」是也。越巂郡及滇，皆有夔人，又稱苞蒲，濮人。

夔又稱曰「施」，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引地理風俗記曰：「夔於夷中最仁，有仁道，故字施。」又曰：「夔施，夷中最賢者。」是亦卽巴氏廩君之族，後漢書南蠻傳載：南郡、巴郡蠻原有五姓：巴氏、樊氏、潭氏、鄧氏、相氏，五姓共奉巴氏爲長，號曰廩君，廩君自夷水至鹽陽。唐李賢注：「今施州清江縣有鹽水」（施州，今湖北恩施縣），其族號稱施，

故所居曰施州。夏桀之妃妹喜，卽施國喜姓之女。施喜乃一音之轉，又轉爲斯、榆、蕞、徙，皆漢時西南夷之稱號也。蠻書載，滇西施浪詔及石和城，其王皆姓施。有施蠻，分佈鐵橋西北（今永勝地）及野共川（今鶴慶地）以至瀾滄江之西。滇中以施甸爲地名者頗多，安寧、保山，皆有施甸；芒市土司地，唐時爲前施州。施者，明家之大族也（另詳五六七等章）。夔又通稱爲「蕞」，蕞爲子規鳥，巴蜀之民奉爲氏族圖騰，蜀之古帝杜宇，死而魂魄化爲子規；古夔國之地爲歸歸縣，歸歸亦卽子規。漢時有下蕞縣，在今湖南長沙；有越蕞郡，在今西昌越蕞；有蕞唐縣，在今保山；並以蕞族之分佈得名，另於第五章述之。

夔又作「芳」作「芭」。通鑑唐紀：「大中中，王式爲安南都護，至交趾，樹芳木爲柵，可支數十年，」胡三省注：「其字从艸从力，讀與棘同，羊矢棗也。」宋時瀘州戎州（漢時爲郡地）其鄉兵稱「白芳子弟」，諱山川險要，屢助官兵攻戰（見太平寰宇記）。又黎州雅州之徼外（漢越蕞郡地），鄉丁有「白芭兵」，賴以守邊（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）。白芳，白芭。漢時特爲郡。越蕞郡之夔也。夔又讀如白，故稱白芳，白芭，今明家與白苗中，皆有其遺裔。

「搖」爲木類，又爲樹木搖動（見說文），與荆楚夔爲一系，今作搖，其傳說謂「養由基」之裔（說見第一章第三節），養通陽，卽前第一項所述「巴濮之人自稱曰陽」者也。

按古代夏族先自川陝向東分佈至江漢之間，故「夏楚」亦連稱而爲木類。史記五帝紀載，

楚變爲夏禹之祖顓頊之後，山海經謂顓頊之後太子長琴是處搖山。是荆、楚、棘、搖之族，與古代之夏族皆有關係也。又「荆蠻」亦連稱，史記作「荆荼」，荼與塗涂相通，夏禹娶於塗山氏，卽荆蠻之舒族，在鄂西及河南之間，周時二南國之境。水經注曰：「周書曰：南，國名也，南氏有二臣，力均勢敵，競進爭權，君弗能制，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。按韓嬰敘詩云：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。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，巡省南土者也。」南國爲夏之同族，南亦作男，其族自漢中沿漢水流域分佈，卽詩所謂「信彼南山，唯禹甸之」者。呂氏春秋言禹自塗山巡省南土，則塗山氏之國在漢水流域明矣。又史記漢武帝紀，言嵩山之上有夏啓母石，其地亦與漢水爲近。又山海經言：「夏后啓之臣孟涂，是司神於巴，巴人認於孟涂之所，其人有血者，執之是請，生居山上，在丹山西」。郭璞注曰：「丹山在丹陽，屬丹巴山，西卽巫山」。予以爲孟涂，亦卽塗山氏之族也。華陽國志巴志曰：「江州有塗山，南有夏禹廟，涂君祠，廟銘存焉」。酈道元曰：「常璩 庾仲雍，並言禹娶於此，余按羣書，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，不在此也。」予以夏族發源於西康，沿漢水豐水而北逾黃河，一部南至於江，禹所娶之塗山氏，自以在川鄂之間爲是。蓋禹貢江水自漢口至彭蠡之間，水道卽不明晰。又稱大別山以西爲一內方，稱熊耳山以東爲「外方」，其間巴蜀陝鄂之交如楚搖……諸族有氏族婚媾之近親關係，已不待言。而夏族其後曾發展至於吳越，荆舒施諸族亦有部份沿長江而下，故其後壽春亦有塗山氏，會稽亦有施族。如晉時氏族李雄據蜀稱帝，亦稱其先爲東海濱之防風氏郢滿也。

## 四 巴、蜀——溢地捕蛇養蠶之族

「巴」，說文曰：「蟲也，或曰食象蛇。」山海經海內南經曰：「巴蛇食象，三歲而出其骨，」郭璞注曰：「今南方蚺蛇食麋者。」巴國爲廩君巴氏之後，周封同姓姬爲國，稱巴子國，秦滅巴蜀，仍以巴氏爲君長，世尚秦女（華陽國志巴志）。巴族卽百濮中之主要一族，又稱爲蚺，爲巖者，古人以爲氏種，亦卽蚺氏之類也。通典稱「氏有白氏青氏蚺氏，漢人以其服色名之」，蓋蚺氏捕蛇，以蛇皮爲衣甲及刀劍鞘之類也。自巴甲南平於越，古皆有捕食大蛇之俗。汲冢周書王會解曰：「東越海蛤，歐人蟬蛇」，注：「東越，歐人也，比交州，蛇特美爲上珍也。」淮南子精神訓曰：「越人得髯蛇以爲上飾，中國得而棄之，無用。」水經注曰：「（交州）山多大蛇，名曰髯蛇，長十丈，圍七八尺；常在樹上伺鹿獸，鹿獸過，便低頭繞之，有頃鹿死，先濡令濕訖，便吞，頭角骨鑽皮出。山夷始見蛇不動時，便以大竹箴，箴蛇頭至尾，殺而食之，以爲珍異。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：「髯惟大蛇，既洪且長，采色歐犖，其文錦章，食豕吞鹿，腴成養割，賓享嘉宴，是豈是觴。」（葉榆河條）

「蜀」，說文曰：「葵中蟲也。」段注：「葵，爾雅釋文引作桑。詩曰：蝓蝓者蠋，蒸在桑野。毛傳曰：蠋，桑蟲也。」蜀本紀種蜀之古帝曰蠶叢，有理金蠶之塚曰蠶陵（漢置蠶陵縣，今西康松潘縣），黃帝之元妃螺祖，爲西陵氏之女，教民蠶桑；蓋蠶之興，始起於蜀。螺祖之子爲昌意，降居若水，昌意之子顓頊，顓頊之孫禹，俱生於此，卽蠶陵之地。顓頊遷於帝



邱濮陽，其地遂有桑間濮上之稱。禹貢記禹治水於兗州，「桑土既蠶，是降丘宅土」：是養蠶事業，蓋自蜀又傳於東方也。蜀王號蒲旱，又號青衣，而蜀人奉蠶神曰青衣神。巴蜀之濮南遷，與南越族融合，漢時哀牢國，有黑燂濮及閩越濮，其人能織綾錦（見華陽國志）。是養蠶又自蜀而南播於瀾滄江之西也。又唐書言松外蠻及南詔，亦均能養蠶。

巴又爲山名，蜀又爲沼澤。青海藏之地名族名，亦多稱爲巴。蜀古通淖，濁，爲青海西康之沼澤，今廢些語稱康藏人爲「古濁」，猶存古音（第四章中另有敘述）。

#### 五 氏（坻），和——溢地與高原接連之山地族

「氏」爲四川梯形溢地之地理構造，亦作坻，又作氏（下無點）。說文分氏與坻爲兩字，氏者，「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者曰氏，氏崩，聲聞數里，揚雄賦：「響若氏隕。」」坻者，「秦謂陵阪曰坻」。然氏與坻，漢時已相通，如月氏又作月氏。漢書揚雄解嘲「響若坻隕」，文選作「坻隕」；漢書注：應劭曰：「天水有大隴坂曰隴坻，其山堆旁箸作聲，聞數百里，故曰坻隕。」自隴山以至巴山，古代皆在不斷崩落之過程中，四川梯形溢地之構成，卽緣於此；其因地殼陷落爲溢地而壁立四周之巖褶斷層，不斷崩落，故新舊層之地質，皆依次序層層排列，稱曰「梯形溢地」。今岷江以西之斜坡地帶，尙常在崩落中，往往沖毀田廬，村寨爲墟。古代分佈於隴山之下及四川梯形溢地之族，皆稱之爲氏，史記西南夷傳言蜀西皆氏類，後漢書西南夷傳言井駝有六夷七羌九氏，卽以其分佈之地形爲族稱也。

「和」，與溢地接連之高原斜坡地帶曰和。禹貢梁州：「岷嶓既藝，沱潛既道，蔡蒙旅平，和夷底績」。鄭玄注曰：「和，上夷所居之地也，和讀如桓。」上夷，即居住山上之謂，華陽國志謂雲南郡有上方方夷是也。禹貢又曰：「西傾因桓是來」，鄭玄注曰：「西傾，雍州之山也；雍戎二野之間，人有葬於京師者，道當由此州而來。桓是隴坂名，其道盤桓旋曲而上，故名曰桓，是今其下民，謂是坂曲爲桓也。」是和與桓，盤，皆爲一音，分佈於此地帶者，即稱曰和夷。滇中各地之名稱和者甚多，詳見元史地理志中；蠻書謂「夷語謂山爲和」，唐書南蠻書言閣羅鳳居太和城，「夷語謂山之峻陀爲和」，與鄭玄之注，同一意義，亦同爲一族，其族即黑夷，又稱「盤夷」者也。今這些語猶稱山坡爲和，讀音與桓極近，猶存古代西北之音。和夷自青康南下，而水經注所記隴西洮水流域之地名，夷語亦多稱和者：「（河才）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，洮水從東南來注之」條下，注曰：「離水又東北，逕榆城東，榆城溪水注之，水出「素和」細越兩山下，東南流逕細越川，夷俗鄉名也。又曰：洮水出西傾山，東北流，逕吐谷渾中，……又東逕「洪和山」南，城在四山中；洮水又東逕「迷和城」北，羌名也。又曰：洮水逕龍桑城西，……又西北逕「步和亭」東，「步和川」注之。」——予以爲即此亦可知：川滇間之地名族名，其稱曰和，曰龍，曰越，皆淵源於西北也。

由以上分列之類系名稱而考按之，故知百濮之族，由北而南；而西南夷之名類，其見於唐宋元明之歷史記述者，如巴、直、濮、羅、和、麴、越、苗、傜、茄明諸種，其族之來源所

自，亦可得其大概矣。

### 第三章 雲南兩大族：『夔』與『夔』之發展及其與夏族

#### 之關係

#### 第一節 西北高原及巴蜀溢地之族系

一 白氏（東羌），烏氏（僕），巴氏（羅、濮）諸種與夔、夔之淵源

雲南之族，既主要為甘肅、青海、西康高原及漢中，四川溢地之族，向南面之分徙及延佈。為便於敘述計，吾人將分為高原，溢地兩部份說明之。而此兩部份之人種，皆以氏羌為主，且與夏族有血緣之關係，其中有不少部族，皆夏族之苗裔也。

（1）以古字音訓說明族稱之意義——吾人於分析各族種類之時，每須說明其名稱之來源。氏族社會時代，各族之名稱，或取於自然界之動植物，或取於社會之生產方式，或取於地理之形態，要皆一本於其族之生活狀況，而為氏族口騰之制度也。莫爾甘之古代社會，即謂氏族時代，氏族之名稱，皆取諸自然物，無有以人之名稱為標識者；及文字發生，文明進步，始有人之名稱以為識別。而我國古代各族之名稱，即莫不皆然；惟夏族自西方發展至中原，

已當新石器末期及銅器初期，開始有文字之出現，故夏之名稱，亦即以人爲標識。據說文，夏字原作𠂔：上爲人首，有兩手兩足是也。而古史所記，亦自黃帝以下始有個人之名字，如黃帝名軒轅，堯名放勳，舜名重華，禹名文命；至於黃帝以前，皆僅有氏族圖騰之稱號也。

氏族圖騰，既以自然物或人工物或地形爲標識，故其原始意義，輒表現於古代之象形文字中。近人治古代社會史者，即往往取證於甲骨文，金文及爾雅，說文之古字音義；而古代各民族之淵源及發展之迹，資以究明者不少。然文字之音義，自有互相孳乳，及通轉假借以後，遂漸變而漸歧；且各地有方音方言之不同，而別字亦因之滋繁。故專據古文字音義以考古史，即往往有各執一說，莫衷一是之弊。吾人認爲：以古文字之音義爲說明古代社會之補助工具，固有其不可忽視之價值；然最重要者，尤應以人類社會之客觀發展法則，轉以解釋古文字，而相爲印證也。如夏族之「夏」，卽有數義：荀子儒效篇以夏字爲「雅」字；說文以夏字爲「人」形；此外夏又有「下」字之意，又爲「大屋」之意，又有「大」之意；如是，吾人將何以爲斷乎？於此自必悉以社會之客觀發展狀態爲解釋之根據矣。據古代社會之發展：夏之最古當爲雅，雅爲捕魚之族，以捕魚之「水雅」（鵜）爲圖騰（卽山海經所謂在海中捕魚，使四鳥者，第四章另有述及。）及文明進步文字發生，而後夏乃爲「人」之象形。其族分佈於潞地，因與黃河以北之上方氏族（黃帝，陶唐）有聯合之組織，而始有「低下」之意。其族之成員被選爲聯合部族之副酋長——如舜之舉禹，而始有「大屋」之意。（據莫爾甘古代社會：氏族社

會之成員同住於長屋之中，副酋長稱為「長屋之支持者」。及其族類滋繁，分向四方發展，於是始有「大夏」之稱矣。又如夏之近親氏族「虞」，其字從虎頭，從吳，字又通吳，為獸類；而同時又即為魚字，（吳、吾、魚古相通），然則為魚為虎，究以何者為先乎？據先史時代之人類生活，自發明明用火，乃離其原生地分向水邊發展，以捕魚為生，故虞字原為「魚」字。及進至狩獵時期，而虞氏族亦同時向山野分佈，於是虞字又演變為「虎」；即魚氏族日以滋繁，分劃為另一氏族，而稱為虎氏族也。

(2) 氏羌之高原，溢地兩部——關於西南夷連同我國西部各族之名稱解釋，已於前一章詳之。茲將高原及溢地之種類及其部區，分析於下，而以氏羌族中之白氏明家，烏氏黑夷為主要。

氏羌之族，吾人已知其自高原向東南分佈，遍於川鄂溢地，一部蔓延於湘黔桂越之境，與東夷之苗及南海之越混合，而稱曰「百濮」。其南遷之族，則自雲南直達緬泰之境，與緬泰之族混合。春秋時，秦獻公兵臨渭首，河湟間羌人，南出賜支河西數千里。子孫分別，各自為種；或為犛牛種，越犛羌是也。或為白馬種，廣漢羌是也。或為參狼種，武都羌是也（漢書西羌傳）。蜀漢時，定笮縣（今西康鹽源縣）為氏豪所據，張巖奪而有之（太平寰宇記）。此氏羌自西北而南徙川滇之跡也。氏字又作氏，作文，亦即通稱為夔者。與羌族古已混合雜居，故氏羌兩名即亦互稱。如黑夷羅羅族為氏之近於羌者，亦稱曰青羌，或青氏，或烏支，亦稱曰黑

濮，或黑麩。永昌及鎮康以南之麩，元史地理志即謂麩爲黑麩，乃通典所稱之黑麩濮。（東漢時之永昌王卽黑麩，說另詳以後各章。）今西康西昌之黑夷，猶稱支夷也。而明家族之國曰白國，王曰白王，民曰白子者，白卽卽麩，其族卽隴蜀間之白氏與葭萌之稱也（見後）。故本節卽通以氏爲總名，而包括明家（麩）黑夷（麩）兩系。（羌族之主系爲康藏人，因在雲南不佔重要地位，故不述。）

氏與羌旣同爲西部草原之牧羊人種，而以羊爲族稱及姓氏，或以羊之鳴聲。咩。爲族稱及姓氏。然氏種主要乃爲潞地沼澤之捕魚族，（在秦隴者因在西羌東部，亦稱東羌。）故其族尤多以捕魚生活有闕之自然物，爲族之名稱或崇拜之神。如以水草之「蒲」爲族姓，捕魚之水鳥「雅」（鴉），捕魚所言之夜之「明月」及「火把」爲崇拜之神是也。氏之分佈又分南北。在西北部之河西及居延海之潞地，渭水洮水上源之潞地，漢中潞地者，卽稱曰白氏，又曰白氏。又曰北氏者是也。在東南部之四川及鄂西潞地者，卽稱曰巴氏，曰麩，又稱曰施，曰篤者是也。而白氏，巴氏之間，又雜有烏氏與羅——屬於黑夷族者，因其亦分佈於潞地之四周，故亦又稱爲和夷，盤夷之外，古亦以氏或支稱之。

（3）北方高原部份之「月氏」（白氏）與烏氏（保）——月氏在古代已居甘肅新疆之闕，秦漢之際，與其西鄰烏孫之族雜居。烏孫種，據近人意見請屬白種，或以爲秦種，或以爲伊蘭種。予以爲月氏與烏孫亦卽漢時隴西之月氏與烏氏，其一部份，皆含有伊蘭族白種人之

血。「烏孫一卽「烏氏僕」，今黑夷維族之深目，與漢書所記烏孫之深目相同，其人乃夏族及羌族之混有白人之血者。月氏則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記，謂「大月氏人民赤白色」，亦卽有一部份與白種混血。氏人又稱「斯」，與烏孫之一孫一，又同爲猴子之稱，亦卽言其深目也。蓋西北崑崙山一帶，上古代黃白兩種早有混血；我國古代之西戎，有析支，渠叟，昆侖，老白，耆羌，白氏，巴氏，白馬，烏僕，拿馬（今麼些稱羌之一種，意爲黑馬），伊耆，荳蘭等；而中亞細亞及其以西之族，有條支，伊蘭，巴比侖，羅馬，波斯，阿富等，皆有黃白種人之混雜。先史時代，華夏及氏羌族由崑崙山向東分佈。巴比侖及羅馬之族，則由崑崙山向西分佈而含有黃人者也。

山海經謂：「氏人國，人面，魚身」，其族既以魚爲生，故以魚龍爲圖騰而亦稱曰「昆明」（說見第四章），水族魚蝦之類，見明月及火之光則羣集，易於捕獲，故明月與火把，亦爲其崇拜之神。月爲白色，其光則明，故又之「白」爲氏族標識。以「明」爲族稱；其人以白塗額，稱曰「白題」，漢書言灌嬰斬匈奴白題將一人是也。月氏與巴氏亦有混合，而南徙川滇之間，其部族在川北者曰「苻萌」（今四川昭化縣），其水曰明水。在金沙江之間者稱曰明月江（在重慶），或玻璃江。（大月氏又善製琉璃，見漢書。）於山巔懸崖爲滿月形，曰明月崖（見輿地廣記）。在雲南曲靖者，其集會地曰明月社——華陽國志南中志。味縣夷叟有明月社是也。在滇西一帶者，自金沙江抵怒江之西，卽漢唐諸書所稱之、苻萌，



與「施」，與「薦」者也（另詳第四章）。自宋以來，通稱明家及白子。今西康松潘一帶，有稱爲羌人之村落，崇拜道教及端公。門上及後牆嵌白石爲神，祭神以白色爲壇，以白色爲旗。四川人則好以白色帕圍頭而露其頂，卽「白題」之遺風。而唐初六詔以舊曆六月二十四日爲「火把節」，以多脂之松木架樓爲「明樓」。今火把節猶盛行於滇省及川黔近滇舊有明家族分佈之地。而明家人之廟宇，多於牆之中心塗一白色之滿月，卽「明月社」之遺風。劍川縣劍湖濱之魚村，於金華山崖壁上塗一直徑三丈之滿月，東向遙望劍湖，每年必須塗飾一次，謂如此可捕魚。則「明月崖」也。

月氏既以白色爲標識，而居於北方，故其族則或稱月，或稱白，或稱北。族望以略陽北土（今甘肅秦安縣）及武都白馬氏（今甘肅成縣）爲最著。東晉之前秦國苻氏，自漢至南北朝之仇池百頃王楊氏。前者爲略陽之族，後者爲武都之族也。滇西之永勝縣，在唐時南詔稱爲北國，一曰北方賧，一曰成紀，其族卽自略陽遷來，成紀卽略陽也。麗江縣有白馬寨，元史地理志謂「白馬氏之裔居此」，卽武都之裔也。永勝麗江一帶，中甸有白地，麗江北界有白浪滄，維西有白落，其得名自亦出於白氏。四川鹽源縣，漢時爲定筰縣，筰之族亦有白氏。後漢書西南夷傳言「筰都縣有六夷，七羌，九氏」，太平寰宇記言定筰縣爲氏家所據，蜀漢張巖奪之，遂擅鹽鐵之利，而唐初之昌明縣，昆明縣，以「明」爲地名者，卽其地也。白氏之分佈地：甘川之交之嘉陵江上游，其流有三，皆稱白水，宋書曰：「白水自西傾山至陸平界，氏居水上者

爲白水氏」；而其族南徙所分節之雲南之瀾渡縣，南詔時稱爲白崖，紅河上源經其地，曰白崖水；唐書稱其人爲白水蠻。明家族傳說之白蠻，亦都於此。而「瀾渡」之稱，乃「明渡」之轉，通典謂「昆明蠻，一曰昆明蠻，以西洱河爲界」，明瀾互轉，卽此可證。氏又稱焉，焉音規，又音西，音支，（轉爲斯，榆，徙，師，焉爲氏族圖騰鳥，另於第五章詳之。）月氏又曰析支（或條支）；漢時蜀西之一越巂郡。唐時金沙江與洱海間之「越析詔」，皆曰「月氏」之音轉也。

月氏於漢初爲匈奴所破，種衆分散，而以西踰葱嶺。據有屬賓（阿富汗）之族爲最大，漢稱之曰大月氏。其在青海甘肅之間，遺留不能去者，稱之曰小月氏。其餘多散爲別部附落，其數以千人至數千人不等，或曰移支，或曰條支，新疆及中亞細亞皆有之；如大月氏於晉及北朝時稱白題國，西極波斯，其王姓支，爲車師別種（引通志）；而移支，卽漢時車師國之一部，車師亦氏之族稱也（車音居）。漢時中亞有條支，於時於新疆設條支都督，是葱嶺東西皆有條支也。大月氏於東漢初年征服北印度，爲印度共主，佛教之入中國，主要爲月氏僧之介紹，僧卽以其族號爲名稱，如支婁支識之類，其於中國語文之通悉，均較其他西域之族爲便捷。大月氏國又稱白題國，隋時爲潑汗國，今稱阿富汗富即白潑之聲轉也。其未徙之族曰小月氏者，與青海之羌種混合，漢武帝時降附，入居隴西郡縣，與漢融化。其人皆漢姓名。而略陽，武都之氏，亦卽其同族，惟與巴蜀之族爲接近，兩部常南北交流，如宕渠（今四川渠縣）賈氏季雄，其先於漢末會輾轉北徙漢中及略陽也。杜甫秦州雜詩有句曰：「胡舞白題斜」，注

謂白題者以白罕塗額（見仇兆鰲集注），是唐時之略陽，猶有白氏之遺也。（月氏事蹟，參前後漢書西域傳。）

烏氏爲僮姓，僮亦通作羅，爲黑夷族，於次項巴氏之羅（青氏）述之。

(4) 南方濫地部份之「巴氏」（羅，濮）——

(A) 巴氏之分佈 巴氏之分佈，以四川及鄂西爲主，又別爲三個部族：(一) 曰巴，都於巴（今重慶）。秦漢時有廖姓爲部豪，稱白虎復夷。又有羅、朴、督鄂、杜、夕、龔七大姓，稱賚民。又有巴氏，樊氏，暉氏，鄭氏，相氏五大姓，稱巴郡南郡蠻，而巴姓爲其君長。秦惠王併巴中，仍以巴姓長諸部。(二) 曰蜀，都成都。其古帝曰杜宇，稱爲望帝。杜姓爲巴中七大姓之一，巴蜀之民皆祀杜宇爲農神，稱爲杜主君，故蜀與巴同族。秦惠王滅蜀，降蜀王爲侯，漢初猶來朝獻。(三) 曰苴，都葭萌（漢置葭萌縣，今四川昭化縣）。蜀王號曰開明，封其第葭萌於此，因以爲稱。苴侯後與巴通好，蜀王伐之，其族奔巴。——以上所述，考秦漢以前上至周初之歷史也（參見華陽國志巴志蜀志及後漢書南蠻傳）。

(B) 白氏（明家）青氏（羅羅）之混合：通典曰：「氏有青氏，有白氏，有姁氏，漢人以其服色名之」；魏書氏傳曰：「自汧渭抵於巴蜀，種類實繁，或謂之白氏，或謂之青氏。青氏，故氏，卽漢之烏氏，亦卽禹貢之「和夷」（已見第二章第二節），今之黑夷羅羅族也。漢有烏氏縣，後漢改曰烏枝縣，在今甘肅平涼縣西，史記貨殖列傳曰：「烏氏僮，以谷置牛馬，

富比封君』，俛卽烏氏大族之姓，羅字亦作俛也。羅族爲氏之一系，含有羌種之血，膚色較黑，而衣以黑色爲尙，故稱曰烏，曰黑，又曰青羌，曰青衣。蜀王號青衣神，成都府青衣江；古夔國之地亦有青衣江（在今四川南溪縣）；其族並爲青氏，而與白氏有混合，且早趨漢化；漢時於犍都設兩都尉，一居旄牛，主徼外夷，一居青衣，主漢人是也。烏氏與烏孫蓋有關係，前已言之。氏又稱支稱斯，川滇之人稱猴爲黑，爲胡孫，其義同於烏孫。由「越巂郡夷皆鷓視」觀之，則蜀漢時越巂有四部斯兒，卽以黑夷族爲主也（另見第五章第二節）。

巴氏之部族含有白氏，青氏兩種，如巴字卽有黑字之意，而七次族之中，卽有羅族。至蜀王之號開明，苴侯之號段萌，以明爲號，則爲白氏。總之，白，烏兩種，已多融合，故其族分佈滇中者，亦巴，苴，羅並稱，南詔之兵曰『羅苴子』，大理王曰『信苴』，永昌及瀾滄江以西之族，與南詔同種者，曰『樸子』，樸卽蒲字，白氏大族曰蒲，蜀王稱蒲卑，司馬相如文：『略斯榆，舉苞蒲』是也；其族又曰『望苴子』，卽望帝，苴侯之族也（詳第七章）。爨、麴兩族歷史關係之久，於此可見。

「青氏」，漢時曰烏氏又曰俛者，卽尙書禹貢之『和夷』，其族在岷江之西一帶山地。和與桓字同，桓字又與盤字同義，並爲雙聲，而盤桓爲詞；故羅族亦稱和泥，亦稱盤夷也（和夷之說見前章）。

（C）白氏青氏分佈路線及西方之麼些緬甸系：青氏白氏兩種……，上古時蓋分兩道向

南延展：其一爲西道，自青海西康川西一帶，沿岷江以西橫斷山脈諸河流而南下，直達緬甸。而與康藏族及麼些緬甸族有混合。其種類甚多，有夔，有羅，有麼些，僂僂，怒子，卡拉等。今各族風俗言語，多有相通之點，並同樣有上古洪水之傳說及禹王之神蹟（姚州禹同山有禹穴，麗江老君王右禹王船），同樣有各族並爲兄弟之傳說。以身長而言，可別爲兩類：夔與羅兩種則身高；麼些，僂僂，怒子卡拉三種則身短。應劭風俗通言西羌有老白，蒼羌，僂僂諸種；山海經言僂僂國人身短。老白，蒼羌，卽白氐，青羌。僂僂，卽麼些，僂僂。怒子，卡拉之屬，當爲西南最先之土著；高誘淮南子注謂西南之族曰僂僂是也。而麼些，僂僂，怒子三種，又以麼些爲統屬，麼些與緬甸（拉卡）之語又爲一系，今康藏人猶稱麼些爲焦。焦亦黑之義。麼些自稱曰「拿喜」，釋義卽黑人也。麼些之族，據華陽國志及蠻書：分佈會理至麗江一帶，瀾滄江之西亦有之。而唐時麗江之越析詔，原自賓川永勝之間遷來，其族蓋兼有麼些與夔人，以黑變爲主；今永寧一帶之族，有麼些人稱之爲夔者，其身長皆高，此卽秦漢時「越巂蠻僮」之遺矣。然今麗江之族，多身長者，固以高原族爲主也。

其二爲東道：則沿嘉陵江及漢水流域，分佈於川東鄂西及湘湖之境。周時羅族則有羅國，巴族則有巴國，並在長江之濱。巴族原自鄂西遷入川東，其先曰廩君，自武落鍾離山至鹽陽，鹽陽爲唐之施州，施州乃以其族之稱「施」而得名；而自漢水上游以達長江，並多叢林，故其族自北至南，皆又稱棘也（棗棘爲一類，說見前章）。巴施之族，夏時有施國，在鄂西；周

時有巴子國，以嘉陵江流域爲主要分佈之地；隨武王伐紂之庸蜀彭濮，周之二南國，秦漢時之賈民，皆其人也。漢時及蜀漢諸葛亮，以其族爲赤甲軍，助郡軍，蜀漢時多移家於漢中及南中守邊；今滇西南之濮曼，阿卡及攸樂人，猶傳說其爲諸葛孔明所遺者也（另詳第五章）。

(D)「蚺氏」（蠻氏）：亦巴氏之一種，卽史記西南夷傳與「白馬」同稱氏類之「井驪」。蚺與巴皆爲大蛇；驪字通龍，古亦以大蛇爲龍。其解說已見前章第二節西項。蚺氏當爲蠻民，古與巴氏雜居（見華陽國志巴志），蓋南遷桂粵而稱曰客家，其人普遍爲漢姓名，語言亦有中原古代音義之遺，與明家極接近也。

## 二 夏族分佈及與巴濮族（楚，夔，羅，搖）之關係

(1) 夏族向滄地之分佈——夏族自黃河上源之西北高原，向漢中及川鄂滄地發展，與氏人同爲捕魚之族，且互通婚姻。（其族系之關聯，另於第四章詳之。）史記言黃帝元妃嫫祖爲西陵氏，生二子：其一爲青陽，降居江水；其一爲昌意，降居若水（五帝紀）。此夏族之南遷川康之間也。山海經言鯀之曾孫曰豺頭，人面，鳥喙，在海中捕魚，使四鳥（說並詳第四章）。使四鳥者，卽養水雅鸕鷀之類以捕魚，此夏之字原爲「雅」，而爲氏族圖騰也。自西康，四川，漢中，鄂西之大水，曰雅江，曰瀘水，曰夏水，卽以夏族之分佈而得名。巴蜀之族稱蒲，昌意娶於蜀山氏，曰昌僕；其子輩顓頊氏族自陝南鄂西一帶徙於河南，則稱曰濮陽。此百濮之中，有夏之氏族也。

夏族以漢水分佈，漢水名夏水；而夏之族又有稱「南」者，詩經之周南，召南，卽夏族「南人」之樂章。周南在鄂西，召南在漢中，同時亦卽爲庸蜀彭濮之分佈地。

夏族又沿四川涪江，分佈於嘉陵江，長江一帶，而涪江亦名夏水。華陽國志言禹之生地爲涪川石紐鄉，夷人營之，方百里，不敢畜牧。禹娶於塗山氏，在江州，卽巴國之都（蜀志及巴志）。夏啓使孟塗司神於巴，巴人來訟（山海經）。而川鄂之間，濱臨長江之部族，周時有楚，羅，夔之國，並爲同姓，祖顓頊而祀祝融；祝融者，顓頊之子重黎，在高辛氏時居南方爲火正之稱（史記五帝紀）。而祝融卽山海經之燭龍，視爲晝，瞑爲夜，爲西北族之種族神（說另見第四章）。祝融居南方而爲楚羅，夔諸國之先祖，亦卽夏氏族與氏羌族之自西北而南遷長江腹部也。又今苗族中之搖人，其先亦祝融之後，居搖山（已引見第一章），與夔羅之族亦一系也。

（2）夏族與巴蜀之農業灌溉——巴蜀之族與夏族有血緣及文化之關係，農業發達甚早。古史稱黃帝元妃嫫祖發明蠶，嫫祖爲西陵氏，其族嘗在甘川之交。蜀字爲桑虫，其族以蠶爲圖騰，蜀之古帝曰蠶叢氏；蜀蠶桑發明，與蜀之關係最深。巴蜀祠古帝杜宇爲農業神，杜宇之神化爲子雋（子規），其族以雋鳥爲原始農業之氏族圖騰（說另見第五章）。據甲骨文，有「甸及蜀受年」之下詞。——此巴蜀之族農業發達甚早之證也。農業發達既早，則人工灌溉制度，亦相應而進步甚速，故夏族及巴蜀之族，又以「渠」爲族名及水名，地名。渠爲人工灌

溉之水，史記河渠書正義謂：「河者天生之，渠者人鑿之」是也。氏之稱爲渠，又曰沮，曰渝。（渠，渝爲嘉陵江，沮爲漢水之流，並氏人所居。）渠與氏，施，蓐，斯等，當亦一音之轉，兩即以其族之名稱，爲其生產制度之名稱也。譬之「九州」一名：九，古通鬼，鬼爲夏之氏族。水中有地曰洲，爲濫田之夏族分地；禹貢所載種族國家之貢制度，亦即以夏之部族「九州」（鬼州）之名，擴大之而以概括各部族也。農業養豕之族之稱渠如禹貢稱青陽部份之西戎有「析支渠搜」，漢書地理志河套之地有渠搜縣，巴族之地望爲宕渠（今四川渠縣），嘉陵江亦稱渠江是。（析支渠搜爲農耕生活，說見前章）。夏族在唐虞時代之部族聯合組織中，爲治水經驗最豐富之族，故禹及其近親氏族虞舜，均以平洪水爲後先權選舉以「爲司空」，「總師于」（尚書）。夏氏族之治水經驗最爲豐富，而以其分佈濫地，故洪水之患，受害尤烈，尚書謂「下民其咨」是也。因之部族聯合之治水事業，即由夏族負領導及工程之責，禹之祖顓頊氏則有其工之陣而平水害（史記河渠書），父姁亦灌洪水，至禹始底於成功。詩經言：「信彼南山，維禹甸之」，（山爲南山，卽終南山；國爲二南；南又作「有男氏」，力田爲男。）論語言：「禹盡力乎溝洫」，孟子言夏后氏之井田，「五十而貢」渠與甸，溝，洫，皆爲灌溉制度，兼以區劃田畝者（見周禮遂人）。而井田之井，亦卽古代在陝甘及漢中沖積層所施行之灌溉方法，名爲「井渠」者：井渠乃相間作井，井底通渠，使各井之水，互相貫通，史記河渠書曰：「一臨晉民斷穿洛……爲發卒萬餘人，自徵引洛水至商顏山下，岸善



崩，乃鑿井，深者四十餘丈，往往爲井，井下相通行水……十餘里間。井渠之生自此始。」（清末林則徐曾以之施行於新疆。）井田之制，因此得名。井蓋鑿於中央公田之區，以政治力量管理，使耕私田者無享瀆水利之弊。譬如今日車里擺夷所行之授田制，公田必在溝渠之末尾，以防耕於上流者之壅遏也。史記五帝紀言，虞舜浚井，象從上掩之，舜另穿匿空旁出云云，河渠書雖言「井渠之生自此始」，然其法當本於古也。此正井渠也。

（3）夏族與夔族之樂歌——夔國又稱鬼方，其地又名秭歸。夔，鬼，歸古字相通；秭歸，卽巴蜀之氏族圖騰子規鳥。貴州之羅族，唐宋時有羅甸王，亦稱鬼國；川滇及滇黔之間，烏蠻之宗教首領，亦稱鬼主。夔與鬼，卽跳鬼降神之宗教魔術師也。夔字之形，「人首，有角，兩手，一足」（說文），與夔字爲一字之衍，而夏已爲與宗教分離之政治首領，夔則爲專司宗教跳舞之魔術師；故尙書堯典謂「夔典樂」，夔一足「予（夔）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」，今西藏之宗教跳舞，猶有「夔」形，手擊鹿角，曲一足而跳也。殷商之時，在中國西部分佈之夏族，皆稱之曰鬼方；在北者爲匈奴，乃夏桀之子獯鬻之後；匈奴，獯鬻，與顓頊之後昆吾，祝融，楚之先鬻熊，皆一音之轉。山海經言顓頊之子鯀，入羽山化爲黃熊，蓋鯀原爲魚氏族，以其治水違法，被氏族會議所放逐，遠徙西南山中，另參加於熊氏族也。（羅楚夔均姓鯀。莫爾甘古代社會，言氏族組織，有容納異種氏族之事。）晉書匈奴載記，謂殷之鬼方，周之獯鬻，漢之匈奴爲一種，王國維亦主此說，謂竹書紀年之殷高宗伐鬼方，卽指山西之匈奴而

言。匈奴之據地河套一帶亦稱夏，匈奴之一部曰沮渠，晉書沮渠蒙遜載記亦稱沮渠。夏后氏苗裔；卽此亦可見夏族與盭地系之氏族稱沮渠者，有血族關係也。竹書所言「般高宗伐鬼方，次於荆」，自指鄂西之夔而言，以其與荆爲鄰也。竹書又言「周王季伐西落鬼戎」，此鬼戎又在西北，卽文王所事之昆夷也。夔國之地秬歸，卽棘施之族分佈之地，而爲巫風樂歌最發達之區。山海經已言祝融之後太子長琴始作樂風；又巫山之稱，以神巫十人從此升降而得名（說詳第四章言西南夷之巫風一節）；而夔施之族，亦卽以巫女最爲聞名者也。屈原之九歌與招魂，皆言巫女之降神，美容而善歌舞，如曰：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」，「滿堂兮美人，胡獨與予兮目成」；九歌中之山鬼，卽夔也。又大招之助詞「些」，據楚詞補注，卽夔夔間人禁呪語尾也。因一舞之風甚盛，「媵女信兮容與」（九歌），故女子中亦多工於歌舞，善於媚態之翹楚人物，詩邶風：「婉孌之求，得此戚施」，疏以「戚施」爲「面柔」，卽工愁善媚之女也。夏桀之妹喜，爲喜姓施國之女，卽出此族，而好歌舞。殷湯借詞伐桀後，曾肅然自矜曰：「敢有恆舞於宮，酣歌於室，時謂巫風」（尚書伊訓）者也。楚既滅夔，其族當有一部東徙吳越，山陰苧蘿山下，其姓皆施，范大夫於此得西施以與吳王，莊子謂「西子捧心而顰」，亦「戚施」之類矣。此外，屈原賦之「女嬃之嬋媛兮，每申其詈予」，杜甫詩之「羣山萬壑赴荆門，生長明妃自有村」，女嬃與明妃，亦出此族也。而女子之歌舞，與詩人之詞賦，在文學史上已有其不解之緣，詩經之「以雅以南」，雅南皆爲夏族之稱號，亦卽爲夏

族之樂章；自後楚之盛，漢之樂府，李太白之歌行，劉禹錫之竹枝，皆接受此項傳統也（另詳第六章）。

(4) 夏族與楚，羅之世系——羅族之分佈於滇桂南部者，大都稱爲濮，如黑濮，烏濮等。而在滇黔北部者，概稱爲羅，以羅國爲其族望。羅國者，據當川鄂之交，與荆楚爲鄰，後楚滅，自今湖北枝江徙湖南長沙。其族甚多，一部與苗僮混合，爲青苗；一部與楚民融合，莊蹻入滇之衆，卽有其人；東晉時，在湖湘之間者，又大量向川滇遷徙也。羅國與荆楚同姓，楚國姓熊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，熊姓未得國時則姓芊。而羅姓熊，荆姓芊，俱爲與楚同姓之國。所謂同姓者，卽氏族社會時代，由同一氏族之發展爲若干氏族也。南中之羅族，自漢以來，有曇姓世爲酋長大首領，據南朝宋時之曇龍顏碑（碑類曰：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曇使君之碑。）稱其先爲顯頊之後，楚相令尹子文之裔，後南北轉徙，自河東（今山西南部）展轉入雲南（註）。而戰國末年，楚將莊蹻入滇建立滇王國，漢武帝時，滇王降，受王印，史記西南夷傳稱其爲楚國之後；又其時滇東之部落，自夜郎以西，靡莫，勞浸之屬，皆與滇同姓相扶，又滇與西部之昆明，亦相爲依附。是日滇，日濮者，均爲楚之同姓，當卽荆之一系，爲荆字之音轉。又滇國南方之部落固有句町，其西方有姑繒，町與繒，亦與荆爲同音之字，亦當同族也（句町諸部落國俱見漢書西南夷傳）而「羅」爲蠻族最早在江漢之交建立之部落國，又爲其族通有之稱號，唐宋時，黔中爲羅殿王之部；元明以來，在金沙江南

北兩岸一帶者，皆稱羅羅。羅羅，古亦稱盧盧，「盧」卽羅之別稱，其族所居之大水卽稱瀘水，（金沙江爲瀘水，南盤江上游亦稱瀘江。）蜀漢時，越雋太守馬忠率郡夷，皆鴟視（見華陽國志蜀志），鴟視，卽黑夷深目之特徵；而武侯「自越雋渡瀘」，地當金沙江在會理之一段，江名爲瀘，卽以盧族分佈其地而得名也。盧之義訓爲黑，故其族所居之大水，在黔中者又曰烏江曰黔江也。分佈滇黔南部者，除稱黑濮外，亦有羅婺，羅黑之稱。至於部落名稱，則不分東西，不區南北，皆稱爲「蒙」，轉爲「耶」，爲芒，爲明。蒙、亦楚之大姓也。（大姓、卽部族首領。其部屬亦大都從首領之姓，故一個部落之人民，多同爲一姓，今麗江及明家分佈之區，其跡猶顯然存在。）

（註）楚大夫屈原之離騷，述其楚世曰：「帝高陽之苗裔兮」。史記楚世家曰：「楚之先世，出自帝顓頊高陽。」

班固幽通賦，述其先世曰：「系高顓之元胄兮，氏中葉之炳靈。」（註）：高顓，高陽氏顓頊；中葉，謂令尹子文也；「漢書」：班氏之先，與楚同姓，令尹子文之後；子文初生，夢於夢澤中，虎乳之，

楚人謂虎班，其子以爲號，秦滅楚，遷管代之間，因氏焉。」（靈龍頤碑以靈爲班氏之後，其所記世系略爲

「少昊顓頊之玄胄，才子祝融之渺胤，子文銘德於春秋，班固昭蹤於季漢，蟬蛻河東，逍遙中原，班彪刪定漢記，班固述修道訓，爰暨漢末，榮邑於鸞，因氏族焉。」其世系之大體，略同於班固之幽通賦。羅羅族之

首領大族，自不必皆同爲楚世家一系之發展，然其與楚同屬一種，而爲古代夏族之南方一大系，則跡象甚顯。顓頊高陽氏，爲殷以前氏族社會時代接近長江之氏族首領，其後氏族間互有合併或聯盟，擴大而爲種族，故皆以顓頊爲其始祖也。

## 第二節 『蠻』 『獞』 兩大族之發展關係

蠻（羅）獞（氏）在漢時之部落及其開化先後

（一）氏羅混種及其開化——前已言之，百濮之族，有氏與羅之混合種；其系出於氏者又稱白濮或白氏，系出於羅者又稱黑濮或烏氏。此白氏與烏氏，卽構成雲南晉唐之間西爨白蠻與東爨烏蠻之兩大部族。杜預左傳釋例所謂「建寧郡南有濮夷，無君長總統，各以邑落自聚，故稱百濮」者（晉建寧郡，治今昆明，舊以爲在湖北石首者非），卽以其氏族分散，爲參錯之山嶺所間隔。而其散佈益零且廣漫，則一方面益趨於保守，一方面亦易於與鄰族交雜融合焉。據前漢書：滇國之南，當今紅江下流及南盤江上流之間有濮王國，後封爲句町王（紅河及南盤江，古稱濮水），其族卽建寧郡南之濮夷，明時其地之土司皆姓普（見滇繫），普卽濮也。其種落之號稱爲濮或濮或蒲者，紅河流域之南及瀾滄江，怒江，伊洛瓦底江之下游皆有之。此則漢以前滇黔南部開化較早之族，而西南夷中最早之土著也。其所以開化較早者，以我國對於南

越交趾之開通及文化之輸入，尙較雲南爲早；滇黔與南越有鬱江及紅河之水道之便；海濱之通，其族常附屬於南越，卽史記西南夷傳所謂「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、西至同師，一夜郎始倚南越，及南越滅，夜郎始入朝也」故中國文化，最初乃自東南兩廣西北，經海道由南越而入。南中雖自戰國時莊蹻入滇，已有中國文化之輸入；秦滅巴蜀及開置交趾，桂林，象郡之時，南中亦頗通道置吏。然南中與中原政治上之關係，究遠較南越爲生疏。直至漢武帝自巴蜀南通犛道（今賓宜之線），西通越嶲道（今會理之線），於是雲南之西北部之進步，始漸漸突過南方，而有晉南北朝時西攀之高度漢化及其大部族國之出現焉。

其開化先後之跡，亦可由各部落附屬受封及設置郡縣之年代見之：漢武帝元鼎六年（西元前一〇一年），以滇爲益州郡，封滇王爲王；昭帝始元四年（西元前一〇三年），封句町侯亡波爲王；——此皆在雲南之東南部，西漢初年之事也。東漢明帝永平二年（西元後五九年），以哀牢王爲屬國，置永昌郡。章帝建初元年（西元後七六年），封昆明夷酋承爲破虜傍邑侯（地當今大理）；蜀漢建興三年，（西元後二二五年）置雲南郡（郡治在今祥雲）。——此則雲南之西北及西南部，皆東漢以後之事也。由中國政治勢力及其行政建制在南中進展之跡觀之，可知漢武帝開西南夷之前後，南中與南越發生關係較早，而東南部份先受漢代文化也。

（2）氏羅兩族在漢時之部落國——漢時南中之氏羅兩大系，在滇黔建立之部落或國家，

其著稱者：在金沙江與盤江之間，有「夜郎國」在雲南本部，有「滇國」及「靡莫」。「勞浸」，「昆明」諸部落。在紅河下游，有西漢時之「句町國」；在瀾滄江流域，有東漢時之「哀牢國」。茲分別略述之：（一）夜郎——夜郎國最大，包括貴州北境及漢以前之甓侯國（川滇交界一帶），其地當巴蜀與南越間之交通要道，文化之進步，較南中各部爲早。漢武帝時，公孫述據蜀稱帝，而牂牁郡大姓龍博尹蓋諸氏，與郡功曹謝暹，保境爲漢，遣使從番禺奉貢於光武；桓帝時，郡人尹政，從汝南許慎及應奉受學，歸教鄉里，政官至荊州刺史（見後漢書西南夷傳）。其文化進步之早，由此可知。（二）滇國及靡莫，勞浸，昆明諸部落——「滇國」與夜郎同爲大國，故史記西南夷傳言「夜郎王且大」，「使者還，盛言滇大國」，「西南夷君長以百數，唯滇與夜郎受王印」也。滇與東夷之「靡莫」，「勞浸」同相扶，皆爲楚莊王之後。華陽國志南中志有「盜發夜郎莊王墓」之語。蓋夜郎王亦莊王之後也（莊王爲楚莊王之後）。「昆明」在滇之西，以大理一帶爲中心，（漢之昆明池指洱海，說見第五章。）與滇同爲西南夷史地理上最重要之地位；晉時之西爨滇爲本部，書之南詔，宋之大理，以昆明（大理）爲根據，另專節述之。（三）句町國——其地當今建水至通海之間。其王原稱濮王，姓母。見華陽國志南中志。句町滇，浸，並爲一音，亦楚莊王之族。即南中志所謂：莊王，滇，分侯支，是也。唐時其地屬巴甸，元初置萬戶府，以其地屬莫。明時之士司爲普姓；巴、莫、管，皆濮族之稱號也。（四）哀牢國——其國在永昌之南，境域包括

瀾滄江至伊落瓦底江以西一帶。據蠻書載：其族爲樸子，稱望直子。而望直一爲巴蜀之族，與南詔爲同族；南詔之親兵，皆望直子，已見前節。唐書南蠻傳稱南詔蒙氏爲「哀牢之後，烏蠻別種」，所謂烏蠻別種者，卽氏之融合於羅，亦卽通典所稱之「黑獒漢」也。

哀牢國之濮族，包括獒與緬泰諸種而言。通典所載永昌徼外諸濮，黑獒漢之外，又有文面濮，折尾濮，折腰濮，赤口濮，木棉濮等。文面，赤口，爲海濱熱帶民族文身及食檳榔之特徵；木棉濮，以其地無桑蠶，惟織木棉之絮爲布而得名。據蠻書所載，白蠻與南詔並無文身之徵，且皆養柘蠶，而瀾滄江之西及柘南城（今景東縣）之南則無柘蠶。故文面、赤口、木棉諸濮，卽指緬泰之族而言。諸種並服屬於哀牢王，而其地之上著，要以濮族爲最大，部族首領又爲濮人，故於文身諸種，亦統之以濮名。內陸之族——百濮，與海濱文身之民——文濮雜居，生活風習，自亦互受影響；後人或以哀牢卽爲擺夷，因亦以古書所稱之濮或獒悉爲擺夷者，卽源於此。

## 二 晉唐時代東蠻烏蠻與西蠻白蠻兩部

（1）滇池區域之白蠻（西蠻）與烏蠻——南北朝李業（六世紀初），有東蠻烏蠻與西蠻白蠻兩部，分據滇黔之境。烏蠻白蠻之分別，或以爲其性質同於今涼山羅羅中黑夷與白夷（貴族平民及賤民）之關係，此實大誤！烏蠻白蠻，乃梁元帝時，南中豪族蠻瓚稱王，其統治下之東西兩部稱號也。東蠻烏蠻，屬於羅羅本系，其所役屬之奴隸階級：白夷，除本族外，並混雜各



族分子而大概同化於羅羅。西爨白蠻，則主要爲氏羅種同化於漢之部族，其漢化深者，融爲漢人；其尙有生活舊習之特徵遺存者，稱爲白蠻。白蠻之中，巴蜀之氏夷居重要成分，而實際已是漢族組織份子之一系，不過遠居邊裔，稱之者沿舊習不改，亦曰蠻耳。白蠻部族之形成，應溯源於晉以前之夷中大姓，即諸葛武侯因其勢而爲之成立「夷漢部曲」是也（見後）。六朝至唐初，白蠻部族所分佈之領域，已包括自滇中西至洱海一帶。自南詔閣羅鳳分徙安寧至曲靖一帶之白蠻，自是白蠻已失其爲獨立部族之一部號，而僅以稱其種人，且幾於專以稱氏蠻，白蠻之稱號，即由爨與白氏之稱而來也。至烏蠻一系之羅，屬西爨者已融入白蠻外，其東爨遺裔，明清以來，猶有一部相當保守其原有之組織，自晉至元，烏蠻（或烏蒙）之稱號猶存。是白蠻之對烏蠻，乃東西並列之部號，非如烏蠻部族中之黑夷白夷，乃階級統屬之名稱。蓋前者乃橫的並列部份，而後者乃縱的組織形式。東西兩部之共主爨王，爲西爨白蠻部人，尤爲顯然矣。（南蠻傳曰：「爨歸王妻阿妮，烏蠻女也，走父部乞兵相仇，於是諸蠻亂。」可知諸蠻爲白蠻）。清一統志謂：「白蠻，名白羅羅，與黑羅羅同，而爲下姓」；是即以黑夷之被統治階級——白夷，誤爲西爨白蠻之裔也。一統志記白蠻之生活狀況曰：「飲食無論雀鼠蚺蟻蠕動之物，攫而燔之，攢食若鹿，不通文字，結繩刻木爲信，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。其生活文化之落後，與西爨白蠻誠大爲懸絕矣（白蠻文化程度，見下文三項之2）。

（2）洱海區域之明家人與白蠻——巴蜀稱爲施棘之族，在今西康之西昌，會理；鹽邊一

帶，南延至雲南之大姚、姚安、祥雲，西至洱河流域以西。此一集中區域者，在唐初亦爲白蠻部。其遺裔卽今之明家人也；其族之見於蠻書者。卽專以白蠻稱之。漢時稱金沙江兩岸之氏種曰僂（卽僂僂爲郡越嶲郡地），在南曰濮；其以洱海區域爲中心，爲今明家人之先民者，稱其部落爲巂，或爲榆，爲叟，爲斯。蜀漢時，有斯兒部。唐時爲巂州西南昆明徼外之松外諸蠻，及青蛉、勃弄、白水、河、洱河諸部。南詔立國，爲國都區域本部八民，其大姓爲將相；王室蒙氏，爲氏僂之融化於蠻族者。宋時爲大理國王室所自出之部民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稱之曰漢蠻，南詔野史稱之爲白民，及阿白，白兒子，民家等名。其分部區域，自漢以來，多連延於大渡河，金沙江，洱河與澗滄江怒江之間，卽西南夷傳：「西自桐師，北至撲榆，曰巂昆明」者是也（其中包括蠻彝兩種）。其同族之在滇池區域者，則屬上述之西蠻白蠻本部。關於明家人之源流，另於第五章再述之。

### 三 烏蠻與白蠻兩系之發展變遷

(1) 烏蠻之系統——烏蠻之族之姓氏首領爲爨，故爨亦或爲烏蠻之種稱，卽明清以來之爨夷（或黑骨）也。爨姓世爲南中酋長，歷史甚早，其姓已見於漢代。南朝梁元帝時，爨瓊稱王於建寧（今昆明），分統東西兩部。東爨區域，爲今曲靖之東，迤東南至建水一帶之雲南之東南大部（曲靖屬西爨），連貴州境。漢爲牂牁郡地，蜀漢爲興古郡地及句町王地，晉爲建寧郡地。兩爨之共主爨王，爲白蠻部人，而自述其先世出於河東安邑（見通典）。烏蠻之族，

分徙甚遠，不僅限於東蠻一部也。例如：唐太宗貞觀之初，以爨歸王（爨瓊之孫）爲南寧州都督，居石城（在今曲靖北），襲其舊俗而置聘。石晉高祖天福二年（西元九三七年），南詔爲楊于貞所篡，段思平借兵東方諸蠻，起兵石城；大理國段氏時，烏蠻莫彌部據石城，元初置莫彌部萬戶（以上引方輿紀要）；又廣西府（今瀘西）隸歸宗、邱北、彌勒三縣，唐時東蠻烏蠻彌鹿等所居，後師宗、彌勒二部強盛，歷蒙氏段氏皆不能制（引同書）。——是自唐至宋元，曲靖以東及東南與貴州接壤之地，猶有晉南北朝時東蠻烏蠻之遺部也。（今猶苗羅所居）。而元明之際，東川、猛雄、烏撒、烏家諸部，卽今之滇東北與黔西北，皆有唐時烏蠻之裔居之（引同書）。並見明史土司傳，時已多漢姓，用棺葬，較蠻書稱烏蠻不墓者，已進於漢化）。又邛部（今西昌）烏蠻，六姓，其中勿鄧、豐芑、兩林三部，謂之東蠻，唐德宗貞元時，韋皋屢請東蠻攻吐蕃；其部則散處黎澗戎數州之部。宋時常倚爲屏蔽，以隔雲南（引通考）。——是今自西昌以西，自永寧等地沿金沙江而下，東抵滇之東北，川黔滇之交，猶晉唐以後烏蠻之裔也（卽今涼山之部，東晉時，自貴州遷來，已見第一章）。方輿紀要載：『萬歷十五年，邛部土酋嶺民微羽，率族黑骨普雄等酋爲亂。』羅族亦有黑骨之稱，始見於明。烏蠻之羅羅部族，包其階級組織之兩種成分：其一爲黑夷，一稱黑骨頭，一稱黑羅羅；其二爲白夷，一稱白骨頭，一稱白羅羅。而以貴族階級之黑夷爲部名；蓋無白夷之奴隸，卽失其黑夷之所以爲貴族矣。而予既於本章第一節，以漢之烏孫，卽烏氏僕（羅），爲黃種之混有伊蘭種血

統者。其一部份曾西徙中亞，與大月氏鄰，通考四夷部載：白題國之東有「滑國」業農，車師別種。著小袖長袍；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，以金銀飾之。葬以木爲槨，父母死，其子截一耳，葬訖則吉。與滑國爲鄰之部族，風俗皆與滑同。按滑國當卽烏孫之裔，滑字古音骨，骨與烏爲一聲。黑夷之稱黑骨。來源蓋亦古矣。（蠻書稱南詔風俗，頭上刻木爲髻，蒲以爲飾，人死截其兩耳。與滑國同。）伊蘭族中亦有我國黑夷之種，蓋先史代夏族與黑夷族（夏古字爲雅，亦黑之意）一部份曾向西遷徙也。（中亞細亞有大夏，有馮水，爲夏族西徙之跡。）

（2）白蠻之成分及漢化——白蠻包括氏羅兩族，而其普遍從漢姓者以氏（媯）爲主，漢晉之際爲「夷漢部曲」——白蠻與烏蠻之分佈區劃，大略如下：自曲靖二州西南、昆川、曲輓、晉寧、喻獻、安寧、距龍和城（在安寧之西），通謂之西蠻白蠻。白彌鹿升麻二川，南至步頭，謂之東蠻烏蠻（見蠻書，步頭，出蠻書所記水道里程考之，當在蒙自縣南之元江濱）。茲略自曲靖起迤東南至通海畫一斜線，線之東南卽東蠻，線之西北卽西蠻也。西蠻之地，爲漢益州郡治附近各縣，蜀漢爲建寧郡，晉爲晉寧郡，唐爲南寧州。戰國時爲莊蹻之滇國，文化最早。華陽國志南中志謂：漢徙死罪及奸家實之，俗豪奢難御；漢書西南夷傳亦謂：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，有鹽池漁田金銀畜產之富，民俗豪汰。蓋中工人士，千里走集；而夷中大姓，多出其地；朝廷官守，多因其人。後漢章帝時，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，興文學，遷其俗。蜀漢建興三年，武侯平南中，以南中大姓趙伶人襲習及孟獲爲其長，習官至領軍，獲官至御史中丞，

其人皆漢化甚深。而蜀中名將李恢，亦建伶人（魯晉爲其姑夫），初爲譙降都督（在曲靖），後爲益州郡太守，助武侯平南功最大者也。晉時置南夷校尉，舉秀才廉良（見華陽國志大同志），如晉之建寧人董敏，同樂（今陸涼）人爨寶子，宋之同樂人爨龍顏，均舉秀才。是也。

夷中之稱大姓者，卽土著部族之酋長首領，蓋羅人，氐人，漢人皆有之，而諸葛亮因之以成立『夷漢部曲』者也。華陽國志南中志載：武侯既定南中，收其勁卒，以爲飛軍；而分羸弱配大姓集雍、婁、爨、孟、量、毛、李爲部曲，置五部都尉，號五子，故南人言四姓五子。又勸令大姓出金帛，聘策惡夷爲家部曲，於是夷人漸服屬於漢，成『夷漢部曲』。晉時設南夷校尉，統五十八部夷族，都監行事，自四姓子弟仕進，必先經都監。南中志又曰：『南中與夷爲姓曰遠耶，……與夷至厚者曰百世遠耶，恩若骨肉，爲其遁逃數，故南人輕爲禍變。』與夷爲姓，蓋通婚或結義弟兄打乾親家之類。此卽土著諸族與漢同化融合之過程也。曰白蠻者，亦卽言其文化程度之進步。且氏變之族，及血統混合之種，膚色亦較烏蠻爲白也。（今元江縣等地之白兒子，膚色尤白。）『夷漢部曲』之六姓曰爨曰孟曰雍者，近人多言其爲羅族。而毛，李等及其他漢姓，則主要爲氐種或尚有漢人，通典載：『氐人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；俗能織布，善田種；各自有姓，如中國之姓，婚姻備六禮，知書疏，多知中國語；由與中國錯居故也。』白蠻之氏羅諸大姓，皆同樣深受漢化，如蜀漢先主章武三年（西元二二二年）益州渠帥雍闓叛，觀其與永昌呂凱答書，頗有文彩（雍闓往復之書，見三國志呂凱傳，茲不引）。

晉惠帝太安元年（西元三〇二年），南中大姓毛詵、李叡、李猛等遂建寧太守杜俊，猛等遺書晉南夷校尉李毅，援引武侯北征盛業，尤彰彬有詞藻，（書見華陽國志南中志，茲不引。）其文化程度之高，可以概見。而諸文書即或出於漢人幕吏之手，然正足以見其漢化程度之高也。

南詔蒙氏既強，以兵脅西蠻，徙白蠻廿餘萬戶於永昌，使爨酋鎮牟州，（牟定，牟犛，牟牛鳴，後漢有牟牟種。）又使白蠻居江川，徙白蠻於騰衝。又武定府和曲州，雙龍（獠即羅）諸蠻居，蒙氏時，自蠻徙此，段氏改屬烏蠻。又景東，鎮沅，元江，蒙氏徙西蠻白蠻蘇、張、周、段等十姓戍之，唐宋金齒白蠻居其地。又會川西南百五十里，開羅鳳徙白蠻守此，大理時，羅羅據其地。又北勝州，異牟尋開為北方蠻，徙白蠻等七種蠻實其地（俱引見方輿紀要）。以上諸所謂白蠻，——金齒白蠻為擺夷之一，皆漢代之際南中夷漢部曲——之後，有羅種，有氏種，而其漢姓大族，保其語言舊習，不廢者，則大都氏種也。西蠻白蠻既於南詔分徙各地，烏蠻遂入雲南中之白蠻故地。至於迤西洱河與金沙江之間，其名稱白子者，部族甚多，居地甚廣，介羅羅吐蕃擺夷之間，仍保其舊習之習與語言，其大部份，皆即原在洱海區域之氏種遺裔也。（華陽國志稱巴氏其人質直，徙他所而風俗不變。）

#### 四 一黑一白一表示之族性

（I）氏有烏氏白氏，濮有黑濮白濮，兩蠻有烏蠻白蠻，羅羅部族有黑夷白夷。黑白之號，除白氏之於烏氏，兩蠻白蠻之於烏蠻，蓋同。有膚色之分別外，一般皆以表示部族之性質。

其（一），表示種族特異之淺；其（二），表示部族階級之分化。前者適用於各族，後者惟指羅族中黑夷白夷之組織而言。黑與白，表示之區別如下——黑爲深色，白爲淺色；凡一族之核心部份，對於種族原有特質之保持，相當頑固與長久，其外圍與鄰族交接之部份，則因兩族以上相互影響，漸吸收鄰族之生活習慣及血液，而具有之特質漸形淡薄；於是核心部份稱之爲「黑」，外圍部份稱之爲「白」。白爲淺色，而有「淺蠻」之稱，古已有之。通鑑唐紀曰：「黎雅間有『淺蠻』，曰劉王，郝王，楊王，各有部落。」原注：「黎雅西南大山長谷，皆蠻居之，所在深遠，山三王近漢界，故曰淺蠻。」是也。而其與漢人接觸之族，因接收漢人文化，其稱曰「白」，同時亦含有文明之意；有時期以「熟」或「漢」以代「白」；如黑僮亦稱生僮，白僮亦稱熟僮，熟僮僮者，言與漢言也；羅夷有漢羅夷，與水擺夷對稱，言其與漢同化也。至各族之核心組織，因其較爲保守，殘存固有之階級形態及經濟特質，故其統治者常表現爲貴族世系；其外圍部份，日向離心方面散佈，脫離原有之階級關係及經濟形態，與內地一般編戶平民無二，故更無貴族賤族之區別焉。羅族中之黑夷白夷，其階級組織之殘存者也。清初滇中各總通稱之白羅，即脫離原有之階級關係及經濟形態，而進於編戶平民者也。滇繫載：「白羅羅，在雲南，潞江，永昌者，同於苗民；在蒙自定邊者，尚保守；其在曲靖者，爲賤種；在江川，大理，姚安者，皆稱撒部大都易治。」故凡稱白羅者，不盡爲賤族也。羅族中之白夷，即在黑夷部族領袖中，亦直接之接觸，階級之組織形式，固如此也（即此益可

見持西蠻白蠻爲賤族白羅羅甚誤。其在雲南，潞江，永昌之白羅羅，江川，大理，姚安之撒馬都，卽西蠻白蠻部族之系出羅族者也。

又漢時以月氏，烏孫，白氐，烏氏相對而稱，予以爲烏孫卽烏氏之同族，卽今之黑夷。近人多以烏孫爲白種人者，殊覺不妥；蓋旣稱之曰烏，自不致爲白種人，甚且爲黃人中之黑者。其族一部份在新疆之間者，與伊蘭種人有混血，則屬可能。漢書謂烏孫深目，華陽志謂馬忠所牽之越雋夷皆鷗視，唐書言黑夷深目黑面，此羅族有深目之一系也。就目睛區別人種，以眼膜之顏色爲尤要，若僅就烏孫與黑夷之深目而言其系出白種，殊屬牽強矣。

(2) 白蠻之中，同時包括羅氐兩族，其約略區分，大要爲：(一) 氐人從漢姓最早而普遍，戰國時，巴中已有巴、譚、相、和、鄭五姓，秦昭襄王時，有廆姓射白虎爲業，其免除租稅賦之資叟，則有杜龔諸姓。隴西之戎與白氐，古已有漢姓；是其以漢姓爲姓，已始於周以前與夏族雜居之時矣。漢時，夜郎大姓爲龍、傅、尹、董，濮王姓母，永昌大姓爲陳、趙、謝、楊(華陽國志)。唐時見於蠻書之白蠻各部，悉用漢姓，諸漢姓中，漢人與羅人當並有之，然十九皆巴蜀及秦隴間之氐種也。(蠻書對於漢人與白蠻，曾有分別。)羅族之在西南部者，與漢族中隔氐種，且多居山間，從漢姓較爲不普遍，或且爲時甚遲。南北朝至唐，蠻姓最多，南詔以後無聞，始另改他姓焉。其在濮王國之地，建水蒙自一帶，卽以族爲號，大都姓普，明初始改漢姓也(見滇繫)。(二) 兩族各有語言，氐人之語，最古卽與漢語接近，而兩族旣同化於漢，



雲則廢其固有語言，氏則較爲保守，至海海區域之明家人，其語言成分，乃古代秦隴間之漢語與南中土著語之結合也（說並見後兩章）。（三）氏人古時已用棺墓埋葬，而羅人則猶有大部份保存火葬之俗也。

## 第四章 『叟』『昆明』『明家』『滇』『詔』諸種之

### 淵源及其名稱之解說

#### 第一節 夏族（顓頊——禹）與氏羌之關係

##### 一 古代華戎種族之混合

先史時代，華夏族與西戎氏羌，並雜居西方高原森林地帶，其後分向新疆內蒙及西藏四川諸內河沿邊發展，因各氏族之互相婚媾，而有血統之融合。華夏族於北方則向黃河下游發展，於南方則沿長江上游向腹盆地發展，並有西戎氏羌之族混合其間。自三代以還，東周，東漢，東晉之初，氏羌之一部曾迭次東入中原，南徙流徙，其中多已完全融合於漢。而北徙之南徙，對西南夷之影響亦甚大。

華族在西方農業發生甚早，為先進之族。約當新石器末期及銅器初期，即黃帝時代，已有氏族公耕之井田制之產生（見山海經及通考）。其活動之重要區域，北至居延海及河套（一部份沿內蒙渤海），佈東北，為東夷族，西至塔里木河，南至亦康草原及四庫盆地，為內海四

環，川湖其市之高原與諸國接連之地帶。青島爲其中心，號稱『樂游之部』，『都廣之野』，天下之中（見山海經大澤兩子）。自洶澤（羅布泊）以至青海（青海）積石之間，據山海經所記，有『帝之平圃』，『昆侖之墟』，『軒轅之邱』，『帝之下都』，而爲黃帝，顓頊，后稷諸氏族經營田畜之所，『爰有嘉果』，『爰有百穀膏稻，膏黍膏稷』。今甘肅青海之間，迭有地下發掘之新石器及銅器出現，而以青海樂都縣出現之銅器，尤爲而且精，有帶翼之銅鏃；據安特生所考之年代，爲西元前二千九百年，至二千六百年之間，而夏禹之元年爲西元前二千二百〇五年，黃帝約先於夏禹五六百年，樂都縣之銅器，正與黃帝『令蚩尤作五兵』之時期相當。足證我國古史之所載，山海經，淮南子之所言，皆其真實之歷史背景以爲骨幹也。

氏羌之族，其時並爲羈居。山海經海內經曰：『都廣之野有建木』，『氏國在建木西』；又曰：『后稷之葬，山水環之，在氏國西』；又曰：『西有鍾山』，『有西王母之國』。按山海經言后稷葬處在稷澤，在洶澤之西。稷澤當今新疆諾羌縣之合特馬湖一帶，氏國在東，爲漢、前漢燉煌間之大月氏也。鍾山，卽崑崙正脈巴顏喀喇山，漢時西羌之中，有稱鍾種，最強大，在積石山河之西。其地正當鍾山之南。是鍾山西王母者，羌族之母系中心氏族也。其時黃帝之種族，已有這三父系中心之家族而出現；而氏羌之中，後世尚有長期停留於母系中心之氏族；漢時西羌之俗，黨母族，貴婦人，以父名母姓爲稱號，河曲羌有多姐，勒姐，牢姐，累姐之稱，東漢和帝永平中，燒何羌之渠帥爲婦人，名『比銅鉗』，年百餘歲，永

元四年，燒當羌渠帥迷唐，其祖母「卑缺」諱護羌校尉崑尙言和約，尙親送至塞下（見後漢書西羌傳）。此卽西戎黨母族之母系制度之遺跡也。說文曰：「蜀人謂母爲姐」，是姐當亦戎語；漢時多姐，勒姐諸羌之稱號，正西王母之類也。

尙書禹貢曰：「浮於積石，至於龍門西河……織皮，昆侖、析支、渠搜，西戎卽序。」織皮、昆侖、析支、渠搜，可分爲四種，而別爲兩類，漢唐注家，多不得其解。（一）織皮昆侖爲一類：「昆侖」在青海西部，爲高山狩獵畜牧之族，西王母之屬也。山海經言「西王母虎齒、豹尾，居穴中」，「織皮」者，卽言畜獵之族，織皮毛爲衣也。（二）析支渠搜爲一類：「渠搜」在青海東部，爲澤池耕田養豕之族，漢書作渠叟，是卽蜀叟，顛頊之子老童之屬也。山海經言：「司疏之國，有人名韓流，爲黃帝之孫，顛頊之父」，「韓流擢首，謹耳，人面，豕喙，鱗身，渠股，豚止。」渠股豚止，郭璞注曰：「渠，車輞，言胼脚也。止，足也。」「析支」者，卽渠股之謂，析之義爲分裂，支字同股，言耕田之族，足股胼裂也。（渠搜、韓流，有在水中泥中之意，搜當爲漫，如論語稱耕田者有沮溺。）織皮與析支，皆狀其人之生活，亦卽以爲族名焉。

## 二 夏、周、秦與氏羌之種族關係

在氏族羣婚制時代，華戎諸氏族，互通婚姻，因氏族之分割發展，進而構成華戎相雜之胞族及種族。而夏族之祖顛頊高陽氏之族，與戎之關係尤深。史記五帝本紀曰：「黃帝居

軒轅之邱，而娶於西陵氏之女。是爲嫫祖。嫫祖爲黃帝正妃，生二子：其一曰玄囂，是爲青陽，青陽降居江水。其二曰昌意，降居若水；昌意娶蜀山氏女，曰昌僕，生高陽。黃帝崩，葬橋山，孫高陽立，是爲帝顓頊。』又據華陽國志蜀志：顓頊之子鯀，鯀之子禹，禹生於汶山石紐鄉（當今西康松潘縣），娶於塗山氏，在江州（今重慶）。——是顓頊氏族一系，其祖母輩爲西陵氏嫫祖，母爲蜀山氏昌僕，孫婦爲塗山氏；而自父及孫，並生長於若水之間。其與西戎尤其巴蜀氏種之關係，卽此可知（其說已略見前章第二節二項）。

顓頊氏族之子孫，與氏羌關係最深者，有『老童』、『昆吾』及『三面一臂之國』。（一）老童者，世本曰：『顓頊娶祿須氏，生老童。』（二）昆吾者，史記五帝本紀載：『顓頊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，重黎及其弟吳回，俱爲高辛氏火正，命曰祝融。吳回生子六人，長曰昆吾氏。昆吾氏，夏時爲侯伯，桀之時，湯滅之。昆吾之季弟曰季連，姓咩，楚其後也。』（三）三面一臂者，山海經大荒西經曰：『大荒之山，日月所入，有人焉，三面，是顓頊之子。三面一臂，三面之人不死。』——『上述老童』之族，漢時稱爲蜀叟或氏叟，『昆吾』之族稱爲昆明者，皆爲向南發展之支系，而爲西南夷之主要部族，特於下文詳之。『三面一臂不死之人』，卽羌族之主要一系，今之康藏人是也。『三面』爲藏人跳鬼，載三頭之假面具；『一臂』卽西康人之袒右手，山海經亦稱之爲『奇肱國』者。『不死』，謂宗教首領，世世轉生，此佛教未輸入前之原有巫教思想。印藏兩方之原始宗教，古代自互相影響，不必謂輪迴之說特

出於印度也。（氏族圖騰時代，多輪迴轉生之思想，見莫爾甘古代社會。）顛頊之子，其後裔居中原者，則有窮蟬，其後爲舜，有緜，其子爲禹，有女曰女脩，其後爲秦。顛頊氏族之分，及其與氏羌族之混合種族，其後或在華，或在戎，而發展日趨差異。夏族既分向黃河下游及長江腹部發展（其後一部發展至下游吳越），於是顛頊之都帝邱，後爲昆吾氏之國；祝融居南方，後爲荆、楚、羅、夔、搖之國；老童與昆吾之後，其向北發展之支派，則爲北族之耆羌與昆夷；其向南發展之支派，則爲西南夷之叟與昆之部落。

至於古帝之子孫世系，諸史所記，頗多自爲矛盾，或互有不同，此誠不能完全以後世家族世系之眼光繩之。當盛行畜牧而農業亦經產生之黃帝時代，其婚姻形態，已由氏族之族外羣婚制進入對偶婚制，而一夫多妻之父系家族已出現。但各氏族之發展，則頗呈不平衡現象，尙有行母系之羣婚制者。故婚姻之羣婚，對偶婚與一夫多妻制，家族之母系與父系，同時並存互見於各個氏族。如黃帝有元妃及次妃以下，帝嚳亦然，（帝嚳元妃有郇氏，子奔爲周之祖；次妃有娥氏，子契爲殷之祖；陳鋒氏，生子爲堯；姬訾氏，生子爲摯。）顯然爲一夫多妻之父家長之家族制。惟父家長制之初步形成，實亦僅限於酋長之家族。通考曾言黃帝制井田；井田之生產方法，卽氏族社會以內家族制之經濟基礎也。而山海經大荒西經載：「黃帝生苗龍，苗龍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牝牡，是爲犬戎。」白犬有牝牡，郭璞注曰：「言自相配合也。」是犬戎猶行族內羣婚制，而黃帝之氏族亦與之通婚也。黃帝爲種族國家首

鶴，種族又爲各氏族所組合；而各氏族之間，則或已進爲對偶婚及一夫多妻，或仍行其氏族羣婚制，甚或早期之族內等輩婚；其行羣婚制之氏族，與黃帝之氏族通婚者，其次一輩亦同稱爲黃帝之子，再次一輩爲黃帝之孫。如此愈衍愈廣，而黃帝遂成爲種族中共同之始祖。（以男姓一人爲共同始祖，乃父系建立之時期。）故史稱黃帝二十五子，元妃嫫祖有子二人，其後皆有天下者，其子孫羣中，實含有兩種成分：一爲黃帝父家長家族制度下之嫡子與庶子之子孫，一爲包括與黃帝通婚而行羣婚制之氏族之支派也。黃帝以次之諸帝，如顓頊之子孫，其情形亦即類是。

華族與戎族既互相婚媾，而氏族社會從母系爲姓（進至父系後猶如此），故華戎氏族之姓，亦復相同。神農長於姜水，姓姜氏，黃帝嫫祖，虞舜姓姚，而氏羌大姓，亦爲姜氏，姬氏，姚氏。周秦之先，居於隴蜀之戎中，世世與戎爲婚，尤多而統上之融合。茲舉史記秦本紀中申侯之言爲例：秦之先世名非子者，周孝王時受封於秦。非子初居犬丘，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，馬大蕃息。非子爲大駱之庶子，於是孝王欲令爲大駱適嗣。申侯乃言於孝王曰：「昔我先驪山之女，爲戎青軒妻，生中湑，（中，湑非子之先祖。）以親故歸周。保西垂，西垂以故和睦。今我復與大駱妻，生適子成。申、駱重婚，西戎皆服，所以爲王，王其圖之！」是秦之先祖亦稱爲戎，而申侯與驪山犬戎，皆姜姓之族也。自詩經言周之先古公，爰及姜女，「來胥宇」，以後屢世與姜姓通婚。秦與姜戎關係之深，由商鞅變秦俗而觀之，尤爲顯明矣（見史

記商君列傳)。

三 氐羌之流徙同化及其對南中之影響

(一) 周平王東遷，戎亦東入中原，自隴山以東。及乎伊洛，往往有戎，與諸夏盟會，並參與各國之征伐。其種甚多，而以河南山西之間之陰戎爲最大。(陰戎中有允姓戎。卽白氐之族。)晉文公欲修霸業，賂戎狄通道，以匡王室，晉與戎卽往往通婚媾；秦穆公得戎人由余，遂霸西戎，開地千里。晉悼公與魏絳和戎，復修霸業。晉楚強盛，伊洛戎，陸渾戎，陰戎事晉，蠻氏戎從楚。及戰國之世，分別爲秦、楚、趙、韓、魏所合併，置爲郡縣。(如秦滅大荔戎王，置臨晉縣；滅義渠戎王，置隴西，北地，上郡。)餘者復西踰汧隴，反舊爲酋豪。而秦獻公時，河湟之羌，復南出賜支河首之西數千里，分從康滇。——此五百年之間(自平王東遷至周亡，爲西元前七七〇年至二四〇年。)氐羌與漢族最大一度之融合也。

戎在周時，文化有相當進步，在當時已非野蠻民族。周穆王將征犬戎，祭公謀父諫曰：「犬戎樹敦，率舊德而守終惇固。」(見國語周語。)秦穆公得由余，由余曰：「中國有禮樂法度，然在上者日以驕淫，阻法度之威，以督責於下；下罷極，則以仁義怨望於上；上下交爭怨。……夷戎不然，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下懷忠信以事其上，一國之政，猶一身之治。」(見史記秦本紀)晉悼公會諸侯，執戎子駒支，駒支賦詩經「營營青蠅」之詩(見左傳)。其氏族社會之淳樸遺風，及華化程度，卽此可見。



(一) 漢代隴西及青海之戎，統稱西羌。其種如燒當，燒何，先零，沈氏，參狼，湟中胡等。並多白氏種。燒當種，爲秦時西羌渠帥爰劍之後，爰劍初爲秦厲公之奴，黷劬風俗，通謂羌爲牧羊奴是也。其後子孫分支甚多，九種在關中河首以西及蜀漢徽北，中以武都參狼種爲大。餘種多散爲附落。關中河首以西南又八十九種，以號稱鍾種者爲最強，勝兵十餘萬。又有發羌，唐旄等種，所在絕遠。鍾種及發羌，唐旄，卽康族也，在青海賜支河首（卽積石山河曲）之西。故當時青海以東之羌，當先零，沈氏，湟中諸種，又稱東羌。東羌於東漢時，一部東入中原，首達晉豫之間。

漢武帝開河西四郡。湟中月氏降附，湟中胡或月氏，與漢人雜居，常從征伐，又號爲羌徒焉。越尤國及馬援。先後從燒當羌。先零羌於金城之北地，上郡，三輔一帶。東漢桓帝延熹中，皇甫規平羌，燉當渠帥零吾。先零別種，沈氏大豪滇昌，饒恬等降附者二十餘萬口。安帝永初元年，先零別種滇零，自稱天子於北地，招集武都參狼，上郡西河諸種，東兎趙魏，南入益州；顯征之，一部逃入青海之西，降附者二十餘萬落，雜居關中郡縣。靈帝時黃巾之亂，漢中及河東之氏，多歸黃巾軍。東入江東，後併於曹魏。是時氏漢雜居，已混合同化。天水種，杜琦，李季，同信于信，由是乘衆人上邽城，杜琦稱安漢將軍。漢陽，今甘肅甘谷縣。元初，北地先零羌及樅罕河關擊盜，其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，李氏侯爲將軍。其後漢書有之。氏等入，詐益州郡降。其人皆漢姓名，黨徒亦氏

漢相雜也。——此東漢以來一百五十年間（由馬援徙羌至安中之亂，至西元三二五年至一八四年。）氏人又一度與漢之融合也。（以上自首段至此，參看漢書西羌傳及馬援，皇甫規，自穎，董京諸傳。）

（三）西晉惠帝時，李雄稱帝於蜀，雄先世爲宕渠賈氏，後北邊略陽（今甘肅秦安縣），值歲兵荒，與關中流民及隴西氏叟數萬奔入蜀。又其時南郡蠻入河中，（漢高武帝時，徙巴峽之巴氏人於河中，號河中蠻。）並北入河南地帶，分佈於山山谷之間。東晉成帝時，徙起石虎，徙關中民及隴西氏人於今山西河南河北之間，使略陽氏及蒲津蠻其衆，稱爲人希督。其於枋頭，洪之子健，復以入河東及關中；及苻堅稱秦帝，又徙秦隴兵戶十餘萬於關東河北各要鎮。而當是時，王胡雲擾，其中李氏苻氏，以氏人建國，獨尊佛學，崇儒術，前後又化於亂離破壞之中，氏漢之融合，已漸趨於泯然無迹。——此百餘年之間（由李雄稱帝至西元三二五年，爲西元三〇六年至三八四年，苻堅之後，有後涼呂光）氏族之最後融化的漢也（參看漢書或說及前秦載記）。

（四）氏人南徙川康滇之間，一爲秦獻公時，一爲晉時。其對南中之影響，若者有三：其一，漢晉之際，巴氏之崇道，白氏之好佛，爲西北及蜀中之冠，自氏人南徙，而佛道遂逐處行南中，滇西明家族白氏之歷史，亦佛道之宗教傳說也（說詳第六章）。其二，南詔諸國用雲南，推行均田；南詔之田制兵制，卽承其法，爲南詔建立國家之生產力與武力之基礎（詳見

第七章)。其三。苻堅南服巴蜀南中，國勢甚盛，號稱苻詔，而南中之西部，唐初遂有六詔之著稱（以後再述之），——是皆在雲南史上有重大關係者也。

## 第二節 西南夷之『叟』其種與夏族之淵源

雲南民族史上最著稱之種姓，部族或國家，（一）其首須注意者，爲漢時西南夷中西部最大之區域，曰『舊昆明』。其中種姓之分佈，自滇池以西，西至保山，北達大理，東北達於西康之西昌一帶，佔地甚廣，包括滇中區之西部及迤西至西康南部之地。自漢武帝遣天竺之使，爲昆明阻閉其道以遠，歷代對之用兵最多。而哀牢國，南詔國，大理國，皆先後崛起其間。故其種姓之說明，頗關重要。（二）其次，各土著人民中，其爲近入研究最感興趣者，爲滇西之『明家人』。其人已與漢爲一系，而又有其特具之土風，其語言中保存若干古時漢語之成分，而又有其自成一系之方言。自南詔以來，其族頗爲顯赫。自元至元，又繼續建立大理國，其民總管繼續之統治。而其種屬，則秦晉之爲秦族，西入或以之爲苗族，近又有以爲屬於族中之白羅羅之類者，莫衷一是。然已於前篇第二章內，已說明其種姓外，自漢時與中原發生關係而察其源流。（三）又一漢一與一詔二者，前者爲雲南歷史之開元，而後者則與中原發生政治關係之起始。後者爲雲南歷史之發展，爲雲南與中原發生劇烈之接觸，而卒歸一體之關鍵。其種姓之來源及意義，亦不一其說，亦當尋求其地理歷史之關係，以明其種姓之所由，以下各節，即

分別說明上舉各項之淵源也。

一 一 『叟』(氏叟)與顯瑱族系之『老童』

西南夷之爲夏族與氏羌之種族混合，由其種姓之稱『叟』與稱『昆』，亦可以推溯其源流也。史記西南夷傳稱之曰『僬昆明』：『其外(滇之外)西至同師以東，北至牂榆，曰僬昆明』。『僬』爲子規鳥，爲巴蜀氏族之氏族圖騰，另於次章述之。而『叟』與『僬』亦同族也。華陽國志蜀志謂『夷人小種曰叟，大種曰昆』，『南中曰昆明』。顧小種大種云者，僅言其種落之組織分佈狀況耳；若尋其種族之淵源，則『叟』者，卽尙書禹貢之『析支渠搜』，漢書，後漢書，三國志，華陽國志諸書所稱之叟或蜀叟，氏叟，世本及山海經所稱之顯瑱之子『老童』之屬也。『昆』者，卽孟子所稱之『文王事昆夷』。史漢所稱之濮陽昆吾氏古國，山海經所稱之昆吾，與老童亦屬顯瑱氏族之支派也。

叟卽老童之族，老童一稱童，爲上古西方高原壽長身長之華戎族之稱號。老與耆同義；叟與童皆爲老之形容，言人老則身體萎縮，智力亦如兒童時也。釋名釋親屬曰：『叟，老縮也。』及物老，皆縮小於舊也。『童子道術篇曰：『叟見靈察謂之慧，反慧爲童』是也。老童之族，分佈青海，新疆及川康之間，山海經曰：『驪山，神童童居之。』(驪山在青海之濱，積石山之西)老童與僬人有關係，大荒西經曰：『西北海之外，赤水之西，有先民之國，食穀，使四鳥……有芒山，有桂山，有搖山，其上有入，號曰太子長琴……顯

頊生一老童一，老童生祝融，祝融生太子長季，是處搖山，始作樂風。此先民食穀之國，即指黃帝軒轅氏與顓頊之族而言。軒轅乃顓頊氏族之始祖也；而軒轅之國人極爲長壽，山海經海外西經曰：『軒轅之國，在此窮山之際，其不壽者八百歲。』郭璞注曰：『其國在山南也，大荒經曰：在岷山之南。』大荒西經曰：『軒轅之國。江山之南棲爲吉，不壽者乃八百歲。』郭璞曰：『山居爲棲，吉者。言無凶夭也。』

我國上古之民——黃帝之族，年壽甚長。古帝王之年歲，據史所載，伏羲，神農，黃帝，皆約二百歲；顓頊，帝嚳，堯，舜，禹，湯，文王皆百歲。周秦之祖，未主中國之先，其壽皆長；周后稷與夏禹同時，至武王伐商，凡傳十二世，中歷夏商兩代共一千零八十三年，每世平均五十四歲強。秦之先大費爲舜之臣，大費傳六世至費昌爲成湯之御，中經夏代四百三十九年，每世平均七十三歲。然夏商周自主中國，二世以後，年壽即促，其每世之平均年歲，夏代爲三十一歲強，商代爲四十二歲強，周代爲二十六歲強（據史記五帝紀及夏商周秦諸紀所記年代計之）；漢之古實不及，然漢之漢以後又有過，此則後世帝王宮廷腐化生活之故也。我先民因在其時代上有進步之生產，故當初社會，壯健老，甚至耆老人以爲人工食之時代，而華夏族獨有敬老之風。即如伯夷，叔齊，貴爲孤竹君之子。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；周太王去邠遷岐，則『屬其耆老而告之』（見孟子）。敬老之風起源甚早，而人民之年壽甚高者，由其有進步之生產分配方法，食物豐富，營養充分故也。壽長則人口繁殖，人力充沛，經驗積累豐富，

故能創造優秀之文化，領導時鄰諸族，融成一最大之民族。而吾人今日欲維持此民族生命方於不墜，則積極實行時代上最進步之生產及分配方法，自爲首要之圖矣。

## 二 『叟』之族及其分佈

『叟』之名稱源於老童，老童之稱由於長壽，而長壽之族，實兼華夏羌戎之種。軒轅長國，在岷山南，亦即蜀民族之分佈地。漢以後，稱之爲蜀叟，氏叟，越巂叟，建寧郡叟之名稱。遂以巴蜀邊地民族爲中心。夏族與氏種之種族關係，由此亦可見矣。

古代漢族與氏羌之同種關係，又由其身長亦可見之。先民因年壽長，身體強。故老曰：健，如武王伐紂，武王年已六十一，太公年八十餘；周公東征時年亦五十以上。其經營大業，體力雄心，足以相稱。而生理上與壽長體強相關者，則爲身軀長大，威儀可象。史稱堯眉八彩，舜目重瞳，湯身長八尺，文王九尺。漢時稱羅馬爲大秦，卽言其人長大平正，有類中國，故稱大秦。而據晉書載記：氏人李氏苻氏，與羌人姚氏，匈奴劉氏，鮮卑慕容氏，其父子兄弟之身長，自七尺九寸，至八尺四寸，且並有威儀容觀。而氏羌匈奴在先秦代及古代，皆與夏族爲同種族之分化發展者也。今大關縣豆沙關之「魃人」古棺中，其人骨亦均較常人爲長大；與南洋系之馬來種及西南最初土著之僮僂種——麼些，傣僂，怒子等之比較，短小者，有所不同。氏人之稱叟或稱耆（並有羌人之混合），其見於歷史及其地理之分佈略如下述：

叟，一讀上聲，音敷。一讀平聲，音復。字又作叟或叟。禹貢「渠搜」，漢晉作「渠

叟」。其種落因爲氏族小單位組織，無君長總統，故分徙甚爲零散，史記西南夷傳謂「在蜀之西皆氏類」，而蜀之北蜀之南皆言之。其在西南者，古代華戎之族向川康滇黔活動時，卽有其種分佈其間：如漢成帝時，犍爲僰說古聲二十六枚，今四川雲南，並曾有石器之發現，此皆先民活動之跡也。虞書言夔「鑿石拊石」，石卽古聲。叟之種落，最北者及於河套，漢書地理志朔方郡「渠搜縣，故城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故朔方城東。夏爲殷滅，其族一部北徙河套，爲以後之匈奴種，猶稱昆吾或夏也。其種落在青海境內，卽禹貢析支渠搜之地，亦卽山海經老童之所居者。則漢時爲積石山之河曲羌。後漢書西羌傳曰：「羌地濱於賜支，至於河首，緣地下出。賜支者，禹貢所謂析支者也。」析支卽月氏，月氏亦作月支也。又移支，條支，當亦卽析支也。月氏玉爲匈奴呼頓所殺，「餘種分散，西入葱嶺」。其種散在葱嶺之東者，爲移支（在今新疆巴里坤湖之濱），爲湟中小月氏。散在葱嶺之西者，其本部爲大月氏，乃西徙時之大集團，後漢書言其人口有四十萬。大月氏之西，安息之北，則爲條支。（條支在今中亞細亞裏海之東，又新疆亦有條支。）其族分散在葱嶺東西之種落，除大月氏外，其餘皆不過千人至數千人之小種也。老童又稱普童，故又有「普」之名稱，應劭風俗通曰：「西方曰戎，……其類有六：一曰僥夷，二曰戎夷，三曰老白，四曰普羌，五曰鼻息，六曰天剛」。老白，普羌，卽白氏，氏叟，普羌之類。身長之種爲「普」，身短之種爲「僥」。普字又轉爲那，漢時有焉耆國（今新疆焉耆縣）。漢書之山曰牂支山，曰那連山。漢書地理志越巂郡有蘇那縣，

太平寰宇記謂其地有蘇祿夷，因以名縣；而後漢書西南夷傳即稱之爲蘇祿叟。華陽國志南海中志謂南中夷人黠黠能言議服衆者曰「耆老」，又漢時稱巴氏與濮中蠻（苗）之首領爲「耆帥」或「渠帥」，亦皆一種也（耆帥，渠帥，後始以通稱四裔首領）。

漢時叟之名稱，以蜀爲主（「蜀」原爲青海與川康間之一帶澤地），巴蜀之實民稱叟，其兵稱叟兵。後漢書劉焉傳：「焉騰與劉焉之子範謀誅李傕，焉遣叟兵五百助之」（劉焉爲益州刺史）；董卓傳：「卓之校尉北地人李傕，張掖人郭汜，圍長安城，呂布有叟兵內反，引僮衆得入」；唐李賢注曰：「漢世謂蜀爲叟，孔安國注尚書曰：蜀叟也。」在南中者，三國志李恢傳：「武侯平南中，以耕牛戰馬充繼軍資，賦出叟濮。其見於華陽國志者，氏叟之稱特多，其地帶自隴西以達川滇，如「武都陰平郡，有麻田氏叟，多羌戎之民」（此在隴），「越巂叟高定元反」（此在蜀）；甯州刺史王遜，遣「叟兵」助羅尚攻成（成漢）將任回；「味縣夷叟有明月社」（此在滇）皆是也。（末句據李調元校定，曹學佺名勝志所引。）

據以上所引，叟爲氏種或氏羌混合種之稱號明矣。

氏人又稱魃僮，僮亦作童，卽老童之童。其族在三代初期，與華夏族曾爲種族聯合中之氏族單位，如「啓棘夔商」卽夏啓與棘族同爲西方之近親氏族，與商族有聯合之組織也。商周以來，亦爲服屬部份，如殷高宗伐鬼方，鬼方卽夔族之屬，而武王率虜蜀羌擊伐紂是也。自是以後，常世徵討，從事兵役，遂衍其義爲僮僕（僕，巴濮，得馬爲僕）。僮僕者，蜀、黎民之類，



其中一部份，蓋在殷商滅夏之後，曾降爲奴隸。

### 三 「叟」與西南夷之巫風，道教及約賓，拜把

(1) 上古代西北之神仙巫醫——西南夷之崇信巫道，大部份爲我國西方原始巫教之本來面目；與叟種之分佈，有極深之淵源。而巫教神仙思想之發達，與人民之生產及年壽復極有關係。

西方之族所以長壽之原因，除生產發達之外，一爲居處高曠，空氣爽適；卽山海經所言：軒轅之國，山居爲棲，吉無凶夭；詩經公劉篇所謂「既景乃岡，相其陰陽」也。一爲醫藥發明甚早，知養生之術。隴蜀青康一帶，原爲我國產藥地區，古時神仙道士及巫醫之徒之所游處也。至於當時巴山以東，江湖之間，其人年壽乃遠遜於西北方。漢猶然。史記貨殖列傳曰：「九江，江南，豫章，長沙，是南楚也，……江南卑溼，丈夫早夭」；「楚越之地，地曠人稀，飯稻羹魚，或火耕而水耨；果墜，贏蛤，不待賈而足。地勢饒食，無饑饉之患。以故昔虛偷生。江湖間之人所以不壽，一因土地卑溼，二因生活落後，營穡粗放之農業，且兼有採掇經濟之形，拾熟墮之果實，揀水濱之贏蛤，便可充飢，勞動既少，年壽亦促也。故其人與西北之族相遇，便相形見絀，西望雲山，翹首於山嶺之人，乃不勝其神仙之歎羨矣。

上古時，巫醫神仙不分。所謂「神仙」，實卽跳鬼採藥之「老生醫」也。我國古代神話，以崑崙山爲中心源泉；而巫醫神仙，亦多在隴蜀之間。釋名曰：「老而不死曰仙，僊，遷也，

遷於山也，故制字人傍山也。』世本曰：『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』，說文曰：『巫彭初作醫』，說苑曰：『古醫曰黃父』。（諸巫醫皆在巴蜀，後又述之。）其人皆卽宗教之首領或祭司巫祝，且兼有醫藥知識，年老而善於養生者。我國醫藥之發明，亦卽出源於此，帝王世紀謂：『神農嘗草，殆死者數十』，『黃帝使歧伯嘗味草木，典醫療疾，今經方本草之經感出焉』。在我國西部，藥用植物之功效，古時早已著稱，後漢書西南夷傳載：冉駝之地，特多雜藥：犍都縣，上出長年藥，仙人山園所居。李賢注曰：『劉向列仙傳曰：山圖，隴西人，好乘馬，馬蹋折脚。山中道士，教服地黃，當歸、羌活、玄參，服一年，不嗜食，病愈身輕。』又劉向列仙傳曰：『務光，夏時人，服葑菲根。』嵇康養生論曰：『豆令人重，榆令人腹，合歡獨愁，萱草忘憂，薰草害目，豚魚不養。』在偏於肉食之西北民族中，其脫離生產勞動之貴族，必先採用富有清涼性及揮發性刺激性之草木，以爲藥用。山海經紀華山以西及岷山荆山一帶之草，凡言其草多條，業狀如韭，如麻，如葵，其臭如麝蕪，其味如葱等等者，不一而足。凡言其功用，佩之使人不惑，佩人不迷，或食之已疥，已癩，已心痛，可以不勞等等者，亦不一而足。是皆清涼劑及揮發劑之類。在畜牧牛羊及捕魚食魚之生活中，有去腥穢，除油膩之功用，如煮羊之加葱韭，煮魚之加芹菜，以揮發其腥羶之氣耳。楚國自古卽於端午節佩蘭草，食菖蒲，以避蟲毒。今康藏人食乳酪，必須煮各茶葉以助消化，亦此類也。

中（2）巴蜀之巫風——神軸之傳說——以蜀中爲最盛；巫鬼之信仰，以氐羌苗之族爲最深。

山海經大荒南經曰：「雲雨之山，華帝焉取藥，有國曰顓頊，生伯服，食黍。」海內西經曰：昆侖之墟，一東有巫彭，巫抵，巫陽，巫履，巫凡，巫相，夾冥慮之尸，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。」郭璞注曰：「皆神醫也。」（冥慮，居弱水中，龍首，食人，武負殺之。）大荒西經曰：「大荒之中有山，名曰豐沮玉門，日月所入，有靈山：巫咸，巫即，巫盼，巫彭，巫姑，巫禮，巫抵，巫謝，巫羅十巫，從此升降，百藥爰在。」以上諸巫之中，如彭，抵，陽，相，謝，羅，皆卽川鄂間巴濮族之族號及大姓也。「十巫從此升降」者，奉宗教酋長之族，以此十部分佈此一地帶，亦卽「夔」一「羅」之類也。今貴州之白苗，其祭祖殺牲之禮，與禮記祭義所記同時之祭禮，儀節皆相同。（見國師季刊十期，羅榮宗苗族之祖先崇拜。）足證西周與白苗之祭祖，並出一源，而白苗與夔，實卽同族。漢高祖起於漢中，亦深染巫風，及文帝，使梁巫，晉巫，九天巫等，祀天神，日神，雲神諸神，祠之長安宮中，與屈原九歌中夔巫所祀之東皇太一，東君，雲中君相同，亦爲同出一源。又五行之說，原出於西北，與農事，天文及平水土極有關，而顓頊至禹，爲農業生產最進步之族。與西周之氏族並以重農見稱，所謂「禹錫躬耕，有天下」也。農業發達則治水事業以興，中國之稱華夏，稱禹甸，由於禹之平水土。又農業發達，則曆法進步，故顓頊帝有曆宗之稱（晉書律曆志），孔子稱「行夏之時」，高辛時之重黎，帝堯時之羲和，夏時之昆吾氏，皆重曆法，占天象者，不同於顓頊帝之裔。章太炎謂五行專官，謂之五正，祇見於少昊顓頊。唐虞已不專任（駁金氏五官考）。足證顓頊之族，深悉

天文五行之術矣。山海經言：『重黎處西極以察日月星辰之行』，西方爲農業發源之地，故天文學發生甚早，且地高山峻，天然之觀象臺也。秦世居西周，襄公以後，祭白青黃赤四帝；漢高祖起漢中得天下，加祀黑帝而爲五祀。而戰國時蜀之開明帝立宗廟，但以五行色爲主，其廟稱青赤白黑帝。南詔之方面軍，亦以四方之五行色爲旗幟。是五行之奉祀，西南夷與中原，並皆源本於西方也。

自華族向黃河下游發展之始，西方之原有巫教，乃參合於東方海上神仙之說，而秦皇漢武，屢遣方士入海求仙，於是東海之三神山，遂掩蓋西方之崑崙山矣。黃河流域，土厚山秃，農業日進，人與自然益趨親切，故能產生反巫教，排鬼神之現實思想，而形成儒家之學說。自大巴山脈以西南，則深山大澤，叢林豐草，雲連風，自然界仍對人類保持其神祕之面目，故原始巫教之思想，歷久不衰，並有部份昇華結晶而爲老莊道家之學說，一部份則演變而爲張陵之道教。於是西南夷之中，道教與鬼巫，並皆盛行。杜甫在夔州作詩曰：『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鰕魚，夔峽之人，養鷓鴣捕魚，稱爲烏鬼，而同時亦即祀其神。按是黔中及南中烏蠻之族，亦向鬼主，五百家共事一大鬼主，二三百家事一鬼主，每家以牛羊就鬼主家爲祭（見新唐書南蠻傳）。則杜詩之所謂「養烏鬼」者，常亦「事鬼主」一類，夔峽圖經謂「夷事道，蠻事鬼」者也。

(3) 氏叟之奉道及約賽拜把——後漢桓帝時，沛人張陵入蜀中，創道教，是爲東方海下

方士之說，與西方原始巫教之綜合。並雜採佛說，而注以封建之時代意識；正一經曰：「陵學道於蜀中鶴鳴山，時蜀中人鬼不分，衆徒競起，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，始分人鬼，置二十四治。」（引淵鑿類編道部）。此卽就原始巫教作進一步之發展，以適應封建社會之宗教也。漢代之封建政治勢力，擴張至隴右，巴蜀，南中，而道教亦與政治勢力相結合，及隨人民之迁徙，深入西南夷中。張陵之子衡，孫魯，相繼傳其道於巴蜀及漢中，號稱鬼道，一稱五斗米道。張魯據漢中三十年，實叟尤多信奉（見晉書後蜀載記）。黃巾之徒，張修、張角起於漢中，馬相起於蜀中。其起於河西白波谷者，號白波賊；其徒並崇信道教，且多雜氏叟。隴右將士，如董卓之將李傕，深好巫道，常有道人及女巫，歌謳擊鼓下神，祭六丁（見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引獻帝起居注）。蜀漢先主末年，南中渠帥雍闓及孟獲反，假鬼教以號召夷漢之民（見華陽國志南中志）。晉惠帝時，李雄稱帝於成都，尊道士范長生曰天地太師，雄自持圭版將迎，崇奉甚篤；雄並信巫覡，至欲母死不葬（見晉書李雄載記）。——此皆氏人信奉道教之盛也。南詔大理以信佛著稱，然南詔亦奉之神，稱某方某某皇帝，大理國主段思平之母，其神主曰「聖明白姐」，一見大理喜洲三靈宮廟碑。一姐」，說文：「蜀人謂母爲姐。」——並皆道教制度。楊慎言：南中奉于義之爲聖人。按此亦卽出於道教徒之所尊；其之與道士往還甚密，其爲山陰道士寫經換鵝，已爲流俗所盛傳，其子凝之，亦崇信五斗米道（見晉書于義之傳）。仙傳拾遺曰：「道士管雲霞，籠紅鵝雙，遺于義之，請書黃庭經，曰：「此鵝乃仙鵝也。」

後果飛昇去。蓋王羲之貴爲右將軍而書名滿天下，父子俱與道教有關，故道士亦卽藉重之，以尊其道。南中以王羲之爲聖人，正由道教之感行也。

與道教並行者，更有端公，師娘，與原始巫教尤爲接近。今西康理番，茂縣之楊羌人者，並信端公與道教。端公之跳鬼及以燒紅之鐵鍋或鐵犁而踏其上等等法律，與滇西德慶之采覓（一稱師娘）相同，卽同出一系也。

道教既爲封建意識之宗教化，其組織亦爲封建之形式。所奉之神，有階級等級，天上宮闕，一如人世朝廷。如張氏所撰《天帝之師相，陵爲天師，魯爲副師，魯爲一師。魯又自稱師君，對其信徒則有卒伍之部勒，有階級之統屬，互助財物，接濟行客，乃民間會黨組織之起始，當時黃巾隊伍之基本結構也。而信徒之中，以巴中之寶叟爲主要成分，是今之巴族人民，相約以財物互委者曰寶，曰寶會，卽本於此。又會黨中之人，稱曰拜把弟兄，皆領有大爺。把弟兄，卽巴弟兄之字音也。華陽國志南中志曰：『與夷爲姓，追耶，與夷至原者皆百世追耶，追耶，卽大爺也。追字爲皇字之別寫，如鄧字作遵之類。』

### 第三節 西南夷之『昆』（昆明）其種與夏族之淵源

一 昆（昆明）與顯項族系之『昆吾氏』

昆種之分佈，以四川雅安爲其周圍爲中心。羌種之分佈，以青海西部崑崙山南北爲中心；

由種族支系之互有分合，或以老童爲始祖，而稱爲耆爲叟；或以昆吾氏爲始祖，而稱爲昆侖，昆夷，昆明焉。昆吾氏之一系，一部份流佈於黃河下游，爲顯項故都之昆吾氏之國。在西北崑崙山脈一帶者，其後爲氐羌之混合。氐之西部種落，如白馬，青衣，亦稱爲白馬羌，青衣羌，漢南中之昆明部落，其族亦有青羌，即諸葛亮後出師表所言之『賈叟青羌』，華陽國志南中志所言之『武侯移南中青羌萬餘家於蜀』也。是『昆明』之種落，主要爲氐羌一系，即明家與羅族。氐羅兩種，氐爲白馬，羅爲青衣，氐爲月氐，羅爲烏氐，其部族並有昆明之號也。

『昆明』之名稱，即源於『昆吾』。昆吾者即鯤魚也，『鯤』之同族，鯨爲顯項之子，大禹之父。山海經謂白水山有白淵，昆吾師之所浴；有人曰張宏，在海上捕魚；有人曰嚙頭，鯨之曾孫，食海中魚（海內南經），是昆，鯨爲捕魚之族，以鯤魚爲氏族圖騰也。昆、鯨、鯨、鯨、鯨古爲一字，吾字與魚字相通。鯨字有昆與袞兩音，字原作鯨，作鯨，大魚也（見說文）。而鯨之義又同昆，昆之義同明，釋名釋親屬曰：『無妻曰鯨，鯨，昆也。昆，明也，慙悒不寐，曰返鯨鯨然也。故其字從魚，魚暫恆不閉也。』（故虞書『有鯨在下曰虞舜』，鯨即大魚，虞即魚。）說文曰：『昆，恂也。从日从比。』段注：『从日者，明之義也，亦同之義也。从比者，同之義也。』是昆之義即爲明，故又稱『昆明』也。又鯨亦即年老之謂，詩桃夭序『國無鯨民』疏：『正義曰，鯨寡之民，以老爲稱；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，亦同名焉。』是昆與叟又皆爲老也。昆吾與老童兩族間之關係，即此可知。故史記以『舊昆明』爲一詞，而華陽國志以

昆與叟並稱。——由是言之，「昆明」即大魚之目，捕魚氏族之圖騰標幟也。

## 二 昆吾（鯤魚）與昆明之神龍圖騰

（1）鯤魚與龍——昆吾氏之氏族圖騰，與古代西方高原族之對於神龍崇拜，兩者極有關係。而南中昆明之龍也傳說，武侯爲夷人作圖經，畫神龍，亦即同一種族之圖騰崇拜也。

鯤與鯨皆爲大魚，而以爲族號者，昆吾與鯨之族，並以大魚爲氏族圖騰也。山海經大荒南經曰：「有白水山，白水出焉，而生白淵，昆吾師之所浴也。有人名曰張宏，在海上捕魚，海中有張宏之國，食魚，以四鳥，有人焉，鳥喙，有翼，方捕魚於海。有人名曰驩頭，鯨之曾孫，人面，鳥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。」是昆吾，張宏，鯨，驩頭，皆食魚捕魚之族，其族養水雅之類以捕魚，故曰使四鳥；衣飾作鳥形，故曰鳥喙有翼。張宏即張肱，亦即所謂「杖翼而行」者；驩頭之驩當作鶴，捕魚之水鳥也。（驩「鶴」爲鯨之曾孫，夏「雅」爲鯨之子，皆以水鳥爲氏族名稱）（其「活狀況，與「氏」八國，人面，魚身，無足」者同。至於「鯢魚」之爲氏族圖騰，又即所謂「神龍」者也。昆之義爲大，謹字通鯢，其義亦爲大，古以魚之太者爲龍。先史時代之龍，據近人研究，謂即大爬蟲恐龍之類，說文曰：「龍，鱗蟲之長，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」其春夏居山，（登天即登山，說文：天，顛也。）秋冬入淵，乃兩棲類動物，能隨節候之變遷而爲適應者。然原始龍，古人已不見，其所謂龍，所指頗不一，而大都以魚類爲主，如鯢，如鱷，如鼉，皆稱爲龍（章太炎



有龍說)。山海經海外西經謂：「(軒轅國)，龍魚陵居在其北，狀如龜，一曰鱓，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；一曰鼈魚，在天野北，其爲魚也如鱓。」是「龍魚」亦爲兩棲類。郭璞注曰：「爾雅曰：鱓大者謂之鱓，一莊子逍遙游曰：『北溟有魚，其名爲鯢，鯢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。』是龍魚與鯢魚，實卽一類，皆大魚也。昆吾氏之族，居崑崙山脈，而崑崙山亦名鍾山，又名龍山，山神曰爲龍。山海經大荒南經曰：『大荒之中有龍山，日月所入，有三淖水，名曰三淖，昆吾之所食。』畢沅謂一淖、濁、蜀，古爲一字，其地在蜀。又海外北經曰：『鍾山之神，名曰燭陰。視爲晝，瞑爲夜；吹爲冬，呼爲夏；不飲，不食，不息；息爲風。身長千里。其爲物，人面蛇身，赤色，居鍾山下。』郭璞注曰：『燭陰，燭龍也，是燭九陰，因名云。』是亦首冠一爲物，能通晝夜之變，可爲蛇形。在「三淖水」之地。蓋昆命，龍，鍾，皆爲一音，並有蛇身之形。此爲九陰之山也。(昆命，龍，鍾，龍，鍾，皆爲一音，並有蛇身之形。此爲九陰之山也。)(昆命，龍，鍾，龍，鍾，皆爲一音，並有蛇身之形。此爲九陰之山也。)(昆命，龍，鍾，龍，鍾，皆爲一音，並有蛇身之形。此爲九陰之山也。)

(2) 中國各族漢、匈奴、康藏)及西南夷對神龍之崇拜——龍爲澤地捕魚族之氏族神，其後乃推廣爲萬族之神。而氏族及種族首領，卽爲神所憑依，故亦卽爲神龍所化生者。古帝

如神農氏，其母感神龍而生；伏羲氏，河出龍圖獻瑞，其地皆在西北。及漢高祖亦傳其母感龍而生，自是歷代帝王之誕生，往往與神龍結不解之緣矣。華戎之族，既以青海為中心，分佈於南北之高原地帶，而種族神話之傳說，又以昆崙為中心；故龍之種族圖騰，亦同樣盛行於兩蠻北狄中。如北族匈奴，以可汗駐紮之地為龍庭，而西番夷之哀牢，亦以其始祖為九龍氏，發源之地為九龍山。車里宜懋司稱名蒙，為南詔蒙氏之後，其所駐地亦稱為九龍庭也。哀牢之種所以稱九龍，即以其為神龍所生，為龍所靈，長而為哀牢之王。（華陽國志南中志）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略同，於第七章另述之。（蜀漢時，諸葛亮為哀牢作國譜，南中昆明習加之，亮又為南中昆明作圖譜，圖畫龍形，夷人信奉之。（見華陽國志南中志）。此昆明與哀牢，均以神龍為種族之神也。南詔蒙氏，亦以其先為哀牢龍種之後，其祖曰蒙舍龍（一作緇奴維），大理國段氏，亦稱其母感洱河金龍而生段思平。見南詔野史八喜第（二）篇）而哀牢，蒙氏，段氏之神龍，則皆為沈水所化，是又森林之族奉水為神，故以其原有崇水之神龍和合，龍竹有龍竹，樹有龍樹，神龍變化，不可方物，在水為龍魚，在陸為龍馬，在山為龍，龍樹矣。

據前引山海經，龍山有三淖水，昆吾之所食一，淖，濁，蜀，古為淖字。是為淖者，乃包括新疆、青海、西康、四川一帶之澤地而言，今康語呼龍為「盧」，西康人為「古」一（漢字寫其音為「古宗」），猶有西北之古音也。康藏「三面一臂」之人為顯頭之，為三淖水為昆吾氏所食者，「昆吾」與「古」又即一音之轉。今康藏之部族稱為「巴」，如昌巴，

白巴 其水曰「雅」 其與夏族之關係，即此可見。又說文以「昆吾爲亳」，亳即胡盧，又作瓠，瓠古通華。由諸名稱互相通轉觀之，「華」與「胡」（昆吾，匈奴）「盧」「古濁」各族，實有同種之關係也。

#### 第四節 一明家」一滇」「詔」名稱之來源

##### 一 明家 爲氏族之種稱

「昆明」爲滇西「明家人」稱號之來源。而昆明之義，又取諸鯢魚之明目，已詳於上節矣。以鯢魚爲氏族圖騰，因又以魚之明目而轉不閉者，爲氏族之表徵。其後乃進而爲日月光明，天地開明，文化昌明之義。氏人之崇拜明月，尚白色，月氏白氏稱號之月與白，及其所居之明月峽，集會處之明月社之名稱，並與昆明爲一義之推衍，其淵源於原始捕魚之生活（並已見第三章第一節）。巴氏虞君，射殺昆蟲，天乃開明；蜀之先王望帝，其相曰「開明」，始鑿巫峽，民得陸處，望帝乃禪位於開明帝，其後五世並稱開明。開明之弟爲苴侯，稱「萌」，是巴氏以「明」爲部號也。古之部族，其族名，地名，首領名，往往三位一體；如商中六詔中之葉舍詔，其祖爲蒙舍龍；越析詔，其祖爲月泥是也。而氏人分徙之處，仍多保留其部族首領之名號以爲族稱；如六詔中鄧賤詔施望欠，其弟爲望千，「施望」者，施即巴氏施夷，望則蜀王望帝也。詔之親兵爲「望直子」。其祖在永昌騰越以西，「瀾滄江以西之樣子，其種並是望

苴子』（蠻書），『望苴子』者，望帝苴侯之族也。而『明家』者，亦即蜀王開明，苴侯葭萌之族也。葭萌，蠻書作茄萌，其分佈地，北自雅龍江與金沙江之會，西南至怒江下游，正史記所稱『嵩昆明』之區域也。蠻書曰：『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，川中平路有驛，貞元十年，異牟尋破東西兩城，……見管浪，「茄萌」，於浪，傳竟，長禪，麼些，濮子，河人，弄棟等十餘種』（城鎮第六）。又曰：『高黎共山在永昌西，下臨怒江，左右平川，謂之穹賤；湯浪，「茄萌」所居也』（山川江源第二）。氏人巴、蜀、苴、夔（施）之部族，其分佈或流徙，遠及於緬越之地，而古代巴蜀首領之勢力，有時嘗亦直達南中，遠及滇越之交（如水經注謂秦時交趾王系出蜀王是，已見第一章），故南中之族，或稱巴苴，或稱青衣，或稱白子，或稱明家也。而自南詔及大理國以來，明家與白子，遂成爲代表名稱。明字又作民，轉爲蒙，南詔國號大蒙，又號大封民，明與民，以音同而通用。大理國之年號，以稱明者爲最多，亦如蜀帝廢世皆稱開明然；如段思聰三改年號，其一曰明德；思乘五改年號，曰廣明，明應，聖明，明治，明統；乘康年號曰明啓；乘隆曰明通；乘興曰聖明；暉受曰上明；政淳四改年號，其一曰開明（見元人李京雲南志略）。是『明家人』之稱曰明，其源流實悠長矣。而明家之「明」，自應爲明月，昆明之「明」。近人或以明家應作民家，作「民解」，謂明代於雲南設衛所，有駐屯客軍，軍民分治，故稱土著人民爲民家，對軍家而言。此不通之論也！蓋與駐屯客軍「軍家」對峙而稱之「民家」，應包括廣泛之土著人民，不能限於特定之一族也。

## 二 「漢」爲氏羌高原部之種稱

「漢」之名稱。始見史記西南夷傳：「始楚威王時，使將軍莊蹻，將兵循江上，略巴蜀黔中以西。莊蹻者，故楚莊王苗裔也。蹻至滇池，地方三百里；旁平地肥饒數千里；以兵威定屬楚。欲歸報，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，道塞不通，因還，以其衆王滇，從其俗以長之。」莊蹻之王滇，從其俗以長之，是滇之名稱，亦沿襲土著之故號也。

滇字同顛，其名稱之解釋，首見於華陽國志南中志，謂「滇池源廣流狹，有似倒流，故曰漢」。後漢書及太平寰宇記並從其說。此以顛倒之義釋漢也，其說近誣。袁嘉穀氏滇釋，仍以顛字釋漢，而從說文之古義，說文曰：「天，顛也，」諺曰：「一日上一丈，雲前在天上。」袁氏此說，實爲卓見！

漢爲氏羌之語，乃氏羌之種號也。左傳僖二年傳：「入自顛軫」，顛軫之阪，卽以西戎漢種所居之地而得名，（顛軫阪，在今山西平陸縣。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曰：「晉假道於虞，曰：「冀爲不道，入自顛軫：」」嘗考之東漢西羌傳，謂首有冀戎，史記云：「秦武公伐西縣之」。漢天水郡之冀縣也。入顛軫者蓋冀戎，晉自有冀邑。晉之顛軫，亦卽隴西之漢零戎，東遷後仍以故地爲名，亦如天水有冀戎，入晉後亦稱曰冀也。又漢盾，一曰羌盾，釋名釋兵：「盾中降者曰漢盾，本出於蜀，蜀漢所持也；或曰羌盾。言出於羌也。」是蜀西之羌亦稱漢也。司馬相如上林賦：「文成顛歌」，史記索隱：「文穎曰：文成，遼西縣名，其縣人善歌。」

顛，益州滇縣，其人能作西南夷歌，顛卽滇字」。按古人稱名，常連類而及，文穎以文成在遼西，殊爲失之；文成爲隴西地名，滇爲氐羌種號，「文成顛歌」謂隴西文成之顛人歌也。文爲漢之陰平郡，成爲漢之武都郡，後爲文縣成縣。滇爲氐羌之種名，西羌有滇良，滇吾，滇那，滇昌之種。蜀與南中，爲氐羌之族，故並有稱滇之種人，益州之滇，與隴西之滇，其族同也。予嘗以漢時南中之部落國，其曰滇，曰浸，曰町，曰緡者，並與荆爲同族，乃荆字之音轉，而荆字古又作羌（見史記蔡澤范雎列傳「成荆」注），滇盾又曰羌盾。其爲同種明矣。太平御覽四夷部引莊子逸文曰：「羌人死，燔而揚其灰」，莊子楚人。其所謂羌，卽指羅族而言，烏蠻羅族，死用火葬也。

滇之稱號，與「氐」「和」之稱號，皆就所分佈之地理形勢而言也。高原與盆地連接之地帶，既爲梯形之地形構造，於是諸種之分佈於隴山秦嶺及巴山下之溢地者曰氐，氐亦與也，在山麓處也。分佈於高原之斜面者曰和，和者坡也，在山坡處也（說見第二章）。分佈於高原者曰滇，滇者顛也，在山上也。顛字從山爲巔，從水爲滇。與天字音義並同，實卽今之所謂高原耳。葱嶺正東之脈曰天山，隴西之祁連山一稱祁山，皆以狀其高。（祁連山天，猶不字爲筆，見全祖望鮑琦亭集經史問答。）崑崙之山有天池，意卽高原湖泊；西域及黃河上源產天馬，意卽高原馬。故部族之名曰滇，卽高原族之謂也。古滇池產神駒，滇馬亦有名。三國至晉，並遠致滇巴馬以爲軍用。而滇池馬卽有天馬之稱（見水經注），是滇池者，

卽天池也。

隴右以至雲南一帶高原，湖則同有天池（滇池）之名，馬則同有天馬（滇馬）之稱，而部族亦同有滇之名號。漢時燒當種稱滇良，先零種稱滇零（先零、滇零、顛軻卽一音）。其族爲婦人，黨母族，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，子名每遞接父名而下，如滇良之種，其渠帥稱號之系如次：滇良——滇吾——東吾——東號——先零之種。其渠帥滇零之子爲零昌（見後漢書西羌傳）。而南詔蒙氏父子之名，子名遞接父名之末一字，如細奴羅，懸晟，晟羅皮，皮羅閣，……大理國段氏，子亦用父名，如段思平之子思英，孫思聰，思聰之子思英，乘英之子乘廉，乘廉之子乘眞……此母系中心過渡至父系中心，表示父子繼承之遺跡也。而南詔之特殊葬俗，親之葬其兩耳，亦卽氏人之遺風。（氏人葬時置耳，見通志四夷白題國，滑國。）舉行火葬，亦與西戎氏羌之俗相同，列子曰：『秦之西有儀渠之國，其親戚死，聚柴而焚之，煙則煙上，謂之登遐。』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曰：『羌人死，燔而揚其灰，是也。』

雲南之族與贛蜀荆楚之族同種，故亦大致同風。由其地名種種在地理上有系列之異地互見，均足以顯示其種源分佈之印跡。又如雲南最通俗之地理名稱，稱湖則概曰海子，稱湖則概曰湖澤者，太平地記曰：『塞外得水爲海』（見史記正義）；又方言曰：『楚人謂湖爲澤』，此亦雲南與西北及荆楚有種族關係之一端也。（楚詞招魂中『雲氣兮，與澗而相聞』）

顛與天，蓋爲華戎語之融合，形容其高者，同時亦卽形容其大；西方之旅，曰夏，曰戎，





既死，太子宏奔晉，晉處之江州，歷位輔國將軍，桓玄篡位，以苻宏爲梁州刺史。今江西九江附近各縣，猶有說明家語之村落，卽苻宏之遺也。桓玄領江州，荊州刺史，於安帝元興二年（四〇三年）舉兵篡位，『玄左右稱玄爲桓詔』其中自亦有苻宏之徒也。而東晉時之士大夫階級，且有說胡羯語之風，則民間自更爲流行；觀苻詔之稱號，傳諸童謠，而桓胤以『詔者施於詞令』，可知當時『詔』之名詞，隨前秦國土之廣，國勢之盛，已盛行一時矣。南中各部之稱詔，載諸蠻書及唐書，又南詔德化碑曰：『家世漢臣，八王稱乎晉業』；是詔之名稱，似起於晉。唐書及通鑑以蜀漢時卽有六詔各部，武侯臣服之，歷代因之，以分其勢，而後漢書，三國志，華陽國志俱無詔。然就氏種之分佈於川滇之西部而言：史記已稱滇西爲「焉昆明」；漢書西羌傳稱秦獻公初立，河湟間羌人南出賜支河首之西數千里，或爲釐牛種，卽越焉羌，或爲廣漢種，卽白馬羌；太平寰宇記稱蜀漢時，氏豪據定符，張巖奪而有之，遂擅密鐵之利（據三國志張翼傳，巖詔附蘇郿邑及定符，蓋登，卑水三縣旄牛夷等種），則唐書謂蜀漢時早有各詔，實最爲正確。

「詔」之字當爲照或昭，與明字同意。明家族分佈川滇之地，或稱明，或稱昌，光，昭等。昌，光，昭，皆爲明義之轉。如苻侯葭萌之國，漢置爲葭萌縣，南朝宋及北周曰益昌縣，宋改爲昭化縣，昭蓋卽葭萌人之族稱也。漢元帝宮人王嬙，生於秭歸，爲「子雋」（施族）人分佈地，王嬙又號昭君，蓋亦以其族稱爲號也。（「昭君」之稱，亦如今滇西稱「明家婆」之

類耳。」杜少陵昭君詩曰：「羣山萬壑赴荆門，生長明妃自有村，」蘇東坡荆州詩曰：「廢墟猶帶井，古姓聚成村，」蓋秦皇漢高曾徙楚之大姓於關中（史記），而故地尚有遺族古姓，如昭君村也。屈原爲三閭大夫，三閭謂昭，屈，景三族，屈原亦秭歸人，則昭姓曰秭歸大族，卽古施類之人矣。

「詔」雖原爲氏人之族稱及大姓，然其名未大顯於中原。自苻詔之盛，詔始施於詞令；南詔之強，而詔始著於史冊耳。氐羅之族既分佈於緬泰北部，而服屬於南詔，南詔分遣諸族統御之，故蠻書稱茫茫落，茫乃道各部，「茫詔是武若之號」；而車里宣慰司之世系則稱「召蒙」。茫起於南有姓之土司，召與刀皆由昭與詔之衍變也。

## 第五章 明家族之源流

### 第一節 滇西「嵩昆明」之氏羅兩族之混合

明家族者，漢與氏之混合種也。其族包含兩系：其一系屬於巴蜀之巴氏，號曰棘。曰施，曰嵩；其一系屬於秦隴之白氏，號曰月，曰明，曰白。而兩系又南北交流，多已混合。「白」與「明」之稱號，出於「捕魚」之氏族圖騰；魚之明目及明月，其說已見前第三章及第四章矣。「施」與「嵩」之稱號，出於「農業」之氏族圖騰；候鳥名子嵩者，茲於本章釋之。並分別說明「白」兩系在雲南之地理分佈及歷史發展，以詳其源流。

#### 一、「嵩」爲巴蜀氏與族之圖騰鳥

嵩爲巴蜀樛子規鳥之名，此鳥古稱惟產蜀中，故鳥之名稱亦爲巴蜀之族所字者。又曰子鵠，曰杜鵑，曰杜宇，以爲蜀帝杜宇之魂魄所化也。華陽國志蜀志載：「蜀王杜宇稱帝，曰望帝，改名蒲卑，教民力農。後禪位於其相開明帝。升西山隱焉。時適二月，子鵠鳥鳴，故蜀人悲子鵠鳥名也。巴人亦化杜宇之教而力農務。迄今巴蜀民農時，猶祀杜主君。」（略原文）又曰：「世俗爲蜀尊者，謂杜宇之魂，化爲子鵠。此子鵠鳥今云是嵩，或曰嵩周。天下皆有，何必在蜀？」說文：「蜀王望帝亡去爲子鵠鳥。」爾雅亦云：「嵩周，嵩鳥也，出蜀中。」本草

綱目謂田家候之以爲農時。按華陽國志著者常璩，根據其在蜀時所親見，以巴蜀民於農時祀杜主君，正二月子鵠鳥鳴，故感時興思，以此獻蜀傳杜宇化鵠之誣。然常璩與蜀傳之說，正可互爲發明也。鵠鳥出蜀，見於爾雅及說文，足見其傳說之久遠，而爲古代巴蜀之氏族圖騰。在氏族社會時代，卽以其所接近之動植物等自然物反自然現象，爲氏族之名稱，亦卽以之爲氏族之標識。巴蜀之子鵠鳥，乃其族在農業發生時期所崇拜之候鳥，卽以之爲氏族圖騰，爲氏族稱號。故鳥名曰鵠，族名亦曰鵠，奉爲農業神之古帝亦卽死後魂化爲鵠也。（據莫爾廿古代社會：氏族社會，大多認其祖先爲氏族圖騰之物所生，死後又轉化爲圖騰之物。）巴氏族之分佈地：川鄂之間，在夏時有施國，其姓爲喜；巴氏之先廩君亦爲施族。又嘉陵江流域一帶，稱曰渝中，嘉陵江亦稱渝江，巴族亦稱巴渝。漢時長沙有下鵠縣，蜀西之地，則有越鵠郡及徙縣。——施，喜，渝，徙諸稱，皆卽舊之一音也。（昆明鵠有稱子鵠人者，語言曰子鵠語，今已完全漢化，蓋卽明家之一種。）

## 二、蜀西與滇西之「鵠」之種落

史記西南夷傳之「西自同師以東，北至葉榆，曰鵠昆明。」（鵠昆明之族，並有鑿燧兩種）又曰：「自鵠以東北，徙笮都最大。」正義曰：「徙音斯。鵠，地理志曰：徙縣也。」故徙，斯，鵠，皆同音同地。師與榆，亦一音之轉也。又漢時稱巴蜀之民曰叟，叟之源出於古代西戎之老童，而叟與鵠亦一音之轉也。明人楊慎曾解釋徙斯諸地之稱號，其略曰：「收督：庸

蜀羌羣」，髡即叟也。西南夷傳「徙笮」，徙音斯；相如難蜀文：「略斯榆」，謂斯與牁榆；此斯，即西南夷之徙，玉篇作鄭，注：「狄國，夏爲防風氏，周爲髡，漢之寶叟，地在蜀之邊。」楊慎因爲結論曰：「徙也、斯也、鄭也、寶也，一種夷人，古今隨呼而異名。」今按以上各名稱在地理上之分佈，及諸書之連類而及，並其族姓組織之特質，確屬一種無疑，其在漢中巴蜀者以戰功受優遇，特稱寶叟者是也（詳華陽國志巴志）。後漢書南蠻傳載：「閬中有渝水，夾水居者，謂之巴渝蠻。善戰鬪，喜歌舞，亦謂之板楯蠻，有七姓，曰：羅、朴、督、鄂、度、夕、龔，皆爲渠帥。自秦立功，復其租賦，其餘戶歲入寶錢四十，其渠長爲寶侯。」（略原文）通典載：「高帝爲漢王，率巴人以定三秦，復其渠帥不租賦，餘戶歲出寶錢四十，巴人呼賦爲寶，謂之寶人焉。遂代代服從，至後漢以後，郡守常率以征伐。」巴人呼賦爲寶，寶即庸也。庸爲力役之徵，古之兵役皆稱賦，（租賦發展之二階段爲力役，實物，錢幣。）而漢書稱蜀曰叟，故武王伐紂之「庸蜀」，即寶叟也。其人既常服兵役，故免其田租，而有似於職業化之軍人，於是又以其族之亦稱曰「斯」曰「蒲」者，轉而爲「斯」爲「僕」。斯者養馬，僕，御馬，其人常從軍征，綱於戎事，故以其族稱爲職守之名稱也。

楊慎所引玉篇以寶叟爲鄭，夏爲防風氏，或出潛曹（註），叟之解釋，已詳前章。就其種落狀況而言，應以華陽國志「夷人小種爲叟，大種爲昆」之說爲當也（因氏羌之組織，以家族及宗族爲多數小單位，今之苗人羅人尚皆如此。茲再以同書各志證之：如武都郡有麻田「氏

『叟』，多羌戎之民。又魏益州刺史楊阜，移『氏叟』於涪犛及天水略陽。又丞相亮平武都陰平二郡，其『氏叟』楊，漢屬魏；又陰平郡人民剛勇多『氏叟』。又太康八年，『氏叟』齊萬年反，永嘉初，天水『氏叟』楊茂搜，種衆強盛，南連李雄，於時并『氏叟』如一國（以上見漢中志）。是叟之稱號，實爲氏族所專有；其部落分散，多屬小單位組織，各部自爲酋長，互不相下，爲西北之氏，西南之濮。所特有之現象，甚且形成傳統族性，至唐亦不變。（今涼山羅羅部，各家族之地位皆平等，無其同酋長。）晉懷帝永嘉時，則楊茂搜建號略陽，李雄稱帝成都，始互有聯合，故曰『於時并氏叟如一國』也。而李雄建國（號成漢）時，氏與漢二融爲一，其國立文教，設學官，卹百姓，安流民，李雄善雅談，諸子恆好學攻書，有容說。顯其宗族之組織特性，猶存而不改，征戰皆領部曲，其行事無號令，用兵無部伍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，綱紀莫稱（見李雄志）。蓋氏之族性，熱情浪漫，好自由，輕紀律，剛健能戰，而略少政治組織之手腕。故諸史皆言其人喜謳歌，性習應勇，有將帥材，屢助吳攻戰。蓋秦漢時中西西南之出兵，幾有『無叟不成軍』之概矣。上舉氏叟，均指巴蜀之北，在漢中晉蜀晉區言。其在滇蜀之交，越雋以南一帶者，亦同樣稱叟或稱斯。如同書稱：蜀漢車武三年，越雋『叟』大帥高定元（三國志作高定）稱王，遣都督李承之叔將軍焦璜。又蜀安南將軍馬忠，斬『斯』都督帥李承之；又越雋有四部『斯兒』（見蜀志）。——綜合以上之所引述，皆足以證明史記西南夷傳之『自桐師至樸榆』、『自雋徂』、『白馬最大，皆氏類也』，其師樸榆從諸名，均爲氏

族多數之小型種落，雜居羌漢之間，而白馬則其族望也。後漢書西南夷傳曰：「冉駹有六夷七羌九氏，各有部落，其王侯頗知文書，」是亦足以證明眞蜀之西部，氏族實居多數；而蜀西在漢爲越巂郡，在唐爲巂州，其地包括今西康東南大部及滇西之一部，其得名亦即由此。其分佈地帶，按史記所言「西自桐師，北至葉榆，一自舊至徒，再東北冉駹最大，近東北白馬最大，皆氏類」而按之，計自今保山起，東北連川康之交界，北接甘肅之一狹長地帶，皆有其種落。此一帶地理之名稱：曰桐師，曰舊唐（今保山雲龍），曰榆（大理），曰巂州（今西康西昌），曰越巂（今西康越巂），曰徙（今西康天全）。而大理稱榆城，又稱羊苴咩城；喜州又稱史城，苴，喜史，固亦同音之轉也。通典謂：「邛都，其外西曰桐師，以東北至葉榆，名爲舊昆明。地方數千里，無君長，善謳歌，俗與犍牂牁類。一牂牁則有魃儻。是又已蔽明氏族喜謳歌之風習特徵矣；其族善於謳歌之風習與傳統，固爲歷代之歷史家所嗜稱者也。

（註）：「狹國，夏爲防風氏。」

漢書地理志：「狹國，地在蜀之邊。」

防風氏古在長外之邊，當號駹。其風

俗侯於會稽。至風氏後至，禹殺之；春秋時吳伐越，獲其骨，葬於會稽（爲國語）。其風二在正南。其風侯在巴蜀也。華陽國志載氏族傳言曰：「長老言：宕渠，蓋爲杜寶威，始皇時，有長人二，一曰文身，一曰走胡。母敬言：是後數百年，必有其人爲大王者。」及漢之王祖，世出白馬渠，有長者，其爲唐之（巴志）。其郡稱長人防風氏附官於氏叟，世出於此。或李雄建國，自南於古高侯之也。然白氏與蜀漢之混合，其能印之也。稽，加春秋時，西方之白氏，曾與羌漢東從等之同，有顯幹。白狄等稱；其時東方漢之長狄，亦曾其後，

左傳卽有晉人叔孫僖如獲長狄之記載。戰國時，徙至中原之氐羌，分別爲晉楚所併，餘種復返西北故地。由是言之，白氐之中，或亦留長狄之遺也。又川鄂間荊秦之族，亦沿江發，至吳越，說已見第二章三項。

### 三 南中昆明之種落

『昆』對『叟』而言，爲種落之大者。華陽志曰：『南中曰昆明；皆夷種』是也。其主要分佈地，今自西昌以南，會理鹽源永勝一帶，以至東南大姚、姚安、彌渡、祥雲、賓川、鳳儀、大理、蒙化之間。而其地多平川湖沼，故亦適於大種落之繁息也。漢時自滇池之西，至洱海與金沙江間，均有『昆明』之稱號，而以洱海爲中心之東部一帶爲主。(一)如唐初烏蠻族之昆明蠻，以洱河爲界，是大理賓川鳳儀蒙化一帶均爲昆明。(二)漢書西南夷傳『舊昆明』注，顏師古曰：『昆明在雋州西南』其地漢爲定祿縣，唐置昆明縣，當今鹽邊縣地，是雅龍江金沙江會流之地帶，亦稱昆明。(三)通考曰：『姚州，故滇王國，蜀後主置雲南郡，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，西距南詔羊苴咩城三百里』，是大姚、姚安、祥雲一帶，又皆爲昆明。(四)漢武帝時之昆明池，卽洱海，通典曰：『西洱河，一名昆彌川，漢武象其形，鑿池以水戰，非滇池也。』按漢武帝使使求身毒，一道由夜郎至滇，西閉昆明；一道由蜀西出邛，南閉昆明。於是發兵擊之。滇王始已降順，不予誅，並封爲王。是漢武帝鑿池習水戰，乃伐昆明，非以伐滇；昆明在滇之西，邛之南，是昆明池實洱海矣。綜上以觀，滇池西北，洱海東北，越嶲之南一帶，蜀漢之雲南郡地及越嶲郡之南部，均爲昆明，以今之祥雲爲中心，



武侯身由越謫入南中，七禽孟獲，卽在此地帶（三國志李恢傳：「高定恣睢於越嶲，雍闓跋扈於建寧。」雍闓使孟獲誘西夷，亮親征先由越嶲。至滇池而還）；其所組織之一夷漢部曲（見第三章），雲南郡自不能例外，唐之昌明州、邛部、大蒙、茫施等部，皆昆明之域也。而由越嶲至姚州，爲古「姚嶲大道」，兼縮滇洱，爨氏吐蕃諸族，犬牙錯居，自漢武帝平昆明夷，通道滇縣以來，日趨進化。華陽志稱：雲南郡有上方方夷，出花布，有稻田畜牧；又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，居其官者，富及十世（南中志）。後漢書西南夷傳載：「安帝元初中，永昌越嶲諸夷叛，陽竦往討，獲財物四千餘萬，舉劾姦貪比吏九十人。」足徵洱河流域，至瀾滄江流域，及其東南地區，農業日興，道出永昌與緬印之貿易亦發達，其富盛幾爲滇而上，卒爲後來南詔大理建國之根據地。而當秦漢時，其各族中以富見稱者，則「僰僮」是也。

## 第二節 明家先民——漢時之僰（濮）、僰僮與斯兒部、赤甲軍、助郡軍

### 一 僰（濮）

上述以富見稱之僰僮，與越嶲郡有新昆部及赤甲軍、助郡軍、皆卽漢時分佈大渡河、金沙

江與洱河流域間之氏族。楚僅爲其商業人民，斯兒部爲土蕃民兵部曲，赤甲軍助郡軍，爲破屯軍隊；其部族，卽今縣河周圍迤西各縣「明家人」最早之先民也。

楚與濮爲氏族稱號，已見第一二章。司馬相如通西南夷，檄告巴蜀太守曰：「南夷之君，西楚之長」；又難蜀父老文曰：「曠斯榆，舉苞滿」，史記索隱：「服虔曰：夷種也，滿字或作蒲也。」（今文還作苞蒲）蒲與楊（一作陽）爲略陽氏族之兩大族，通考載：「陽氏與符氏同出略陽。略陽地，今天水秦隴城縣。」（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）兩姓世爲酋長，至晉時，楊姓建武興國於略陽（漢沮縣，今陝西略陽縣，武興國氏八風俗，見第四節）。蒲姓建前秦國於長安，旋改姓爲苻，蒲卽濮也，前引華陽國志：「丞相亮平武都陰平二郡，其氏叟楊濮屬魏。」據三國志張嶷傳：是時武都氏王苻健降於蜀，其弟率部降魏。苻氏原姓蒲也。

## 二 楚僮——金沙江南北地商大道之商業人民

史記西南夷傳曰：「取其祥馬。僮童，旄牛。」前漢書西南夷傳曰：「南賈滇楚，滇楚僮，」董與僮爲一字。華陽國志蜀志曰：「滇僚實僮僮僕六百之富，」又曰：「越嶲本有僮人，故秦紀言僮童之富，漢民漸徙斥之。」又南中志曰：「會無縣，路通寧州，渡澗得住狼縣，故濮人邑也，今有濮人家，其穴多有碧珠也。」（會無，今會理也，蓋自雋至姚之交通要衝，區之稱北，均爲僮僮經商集中之地也。其地江會水通，絡釋滇浙，西達緬印，唐貞觀中，嵩州縣置正官，而擊松外諸蠻，嵩州河天竺一區內也。是地，首秦之時，蜀賈人卽已轉輸印緬，張

靈壽乘馬，獨布瑯竹杖，即由此道轉輸南往；蜀買人之涉險遠出，魄力可驚。而抵入地，憤剛銳，或有勇戇抵冒，食貨死利，稱之見後漢書西南夷傳，兼以南中風土素稱，沿途至永昌以西，均有同族，漸自必爲買人中重要成分。嘉歿有珠，富可知也。秦漢時，雲南土著人與隴蜀間之交易情形，可於史記貨殖列傳見之：「及秦文孝繆居雍，隴蜀之貨物而多買，」一「巴寡婦鬻擔丹穴之利數世，秦始皇爲築懷濟臺」；「隴蜀卓氏，即鐵山鼓鑄，運籌靈，傾漢蜀之民，富至僮千人」；「程鄭亦鼓鑄，買椎鑿之民，富埒卓氏」；「西蜀志蜀志李恢傳稱載：『恢討南夷，徒其豪帥於成都，賦出「復橫」，耕牛戰馬，銀犀革，充繼軍資，皆由蠻夷族之富盛，實爲各族之冠矣。唐高宗永徽三年（西元六五二年），趙孝祖平弄棟之西白木蠻（在今瀾渡），因上言：『弄棟之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，西與黃瓜、葉榆、西洱河相接，人衆殷富，多於蜀州。』（黃瓜，當在蒙化，唐時蒙化爲陽瓜州；其族爲烏蠻，越巂烏蠻有木瓜諸部）是自晉至唐，尤臻繁榮，而勃弄之人，蠻書稱之爲白蠻者，亦即僮之同族也。僮乃僕隸之屬，但僮僮之稱，蓋包括奴隸，雇傭與自由商人諸成分：一則爲喪失身份自由之真正奴隸，如南北朝時之獠奴，婢婢；唐時之峴崙奴，由俘掠或買賣而來。一則爲家庭之半自由奴隸，或受雇傭爲商業經紀人，大致類似歐洲古代希臘之用奴隸經商者然，如史記貨殖列傳稱：『齊刁間收取奴虜，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；或連車騎，交守相，然愈益任之，終得其利，起富數千萬。』以卓氏富至僮千人，亦此類也。一則爲自由商人，漢時輕視商賈，稱商人爲賈豎，僮

「豐者即奴僕，對粵人之專業商賈者，逕呼之爲僮；華國圖志言「漢人漸徙斥之」，知非盡屬奴隸身份之僮僕，有如今日僮人逐獺太，暹羅追華僑矣。」

僮之集於金沙江南北交通之衝者，除上述之姚巖大道外，在東又有古「僮道」南部之「僮道」。漢書爲戰國時巴與蜀兩國之交界，當岷江與金沙江會流處，而爲由巴蜀南通番禺之衝要。漢武帝時，唐蒙於番禺得食蜀苴薑，因說武帝由蜀通南越，發卒治僮道以入夜郎是也。漢以前由北方至番禺，遺留豫章，即今江西省。今之由四川宜賓入滇黔之交通起點，即古僮道也。漢書地理志僮道注：「應劭曰：故僮侯國也，……僮於夷中最仁，有人道，故字從人。」此曰有之道，亦氏人已融化於漢，知中國禮儀之特點，抑亦「君子富，好行其仁」者歟？僮道，漢書爲犍爲郡，說文曰：「犍，犍爲蠻夷也。」唐時爲戎州，烏蠻入據之，司馬貞史記正義曰：「今益州南戎州，古僮國」；新唐書南蠻傳曰：「屬於戎州都督者凡九十二，皆無城邑，椎髻皮服。惟來集於都督府，則衣冠如華人焉。」烏蠻部中，自有僮國遺裔也。（由僮道出南海之通商大道有二：一入貴州，沿北盤江至番禺；一自曲靖至滇，南沿紅河至交趾。紅河流域，亦有僮人，稱濮王國。後又述之。）

三、斯兒部及赤甲軍助郡軍——越焉之邊防武力

斯兒部及赤甲軍，助郡軍，構成蜀漢時越焉微外之邊防武力。氏族風俗淳厚，世挺名將，軍功素著，號稱義民。漢時屢請其力平隴蜀之羌寇，名曰神桑，稱之者，至以爲非氏人，則巴

蜀之民爲左氐焉（詳華陽國志巴志及後漢書南蠻傳）。蜀漢時，武侯南征，越雋及南中之亂既平，而越雋雖有一四部斯兒」及七營軍，猶不足固守鎮守，乃置「赤甲一北軍二才門及一斯兒」督軍中堅。衛夷徵、又瑯部亦有七部營軍，四部「斯兒」。茲分別說明之：（一）「斯兒部」，卽首節所述：越雋斯都耆帥李承之之類也。惟其族當以羅族爲多，說已見第三章第一節。（二）「赤甲軍」者，漢時徵募巴氏組成之部伍，諸葛亮亦發其勁卒三千爲連弩士，並移家漢中及征南中。（三）「助郡軍」者，蜀漢時，每移巴氏豪族於邊郡，以助攻守，稱爲「助郡軍」，令世掌其部曲爲大姓，蜀漢，關中，涪陵及南中均有其部曲。而巴氏其人質直好義，雖徙他所，風俗不變。（以上事蹟，引見華陽國志巴志及蜀志。）是斯兒部乃土著氏族之民，而亦甲軍及助郡軍。則自巴中移家同來之駐屯軍也。其部介居烏蠻與吐蕃之間，然漢化甚高，保守性強，久而風俗不變，至晉時，其爲軍在南方者猶存（巴志）。於此亦可見氏人之在巴蜀漢中者，與漢雜處，而以漢多於氏，且經濟交通之接觸較頻繁，漸趨融化無跡。晉時李特、蜀，巴州之德操仁義，文學政事，號稱比美浴下焉。據通鑑載：涪州，巴國之境；涪俗四種：曰夏、巴、蠻、夷。夏則中夏之人，巴則虞君之後；蠻則盤瓠之種；夷則白虎之裔。夏巴居城郭，蠻夷居山谷。「夏巴同居城郭，足證巴蜀境內，氏與漢早有共同生活，而融化爲一矣。（白虎之裔者，秦昭襄王時，巴氏廆氏射白虎爲業，爲民除害，復其租賦，號白虎復夷。）又同書載：板楯蠻之後，（巴人挾板楯而戰，故曰板楯蠻，見通典。）後漢書言其在峽中及巴梁

間，或移徙交雜，不可詳別。晉南北朝時，向東北移散，緣河漢而居者甚多，並分散襄陽汝水間。宋時川東有渝水蠻百領李光吉、楊秀等，各有衆數千爲亂。神宗時，以土人王才達巡檢，委之控扼。施建爲兩平軍，以渝州、涪州、南川、隆化隸焉。是白宋以後，氏族之在巴蜀者，即種落形態之存在矣。至其族之在雲南者，人數遠逾於後漢之中土人民，其部衆日益繁衍。及南詔興，相繼稱號，自唐迄宋，中原勢力且未能直達其地，儼然自爲一國。繼則有元一代，賈氏世襲總管。綜計自唐至明初，凡經六百餘年，自爲黔越之封建統治，故遂沿其保守特性，即爲洱海東西部自設諸系之「民焉」。下述唐初之松外，青蛉，及勃弄，河東，洱河諸部，蠻，稱之爲「白蠻」者，卽此族也。

### 第三節 唐初之松外，洱河諸部及蒙氏與明家之建國：一「南詔」

#### 一 松外、青蛉、勃弄、河東、洱河諸部族（白蠻）

（一）松外蠻——松外蠻，其部在唐松州之外，爲川之西南，今自西昌西南一帶及金沙江南北兩之地。新唐書南蠻傳記其風俗禮儀，生產狀況，十九與中原相同。其部有數十，大者五六百戶，小者二三百戶。凡百數一姓，趙楊李輩爲貴族，皆各擅山川，不能相君長。有城郭村邑，弓矢矛鏃。言語雖小訛，與中夏同。有城郭文字，頗知陰陽曆數，以十二月爲歲首。有秣粟豆絲麻苧葛桃李布麻。正月蠶生，二月熟。夷葬有棺槨，以蠶絲糊棺。

與華陽圖志所言會焉縣，江南之濮人塚，塚穴中有碧珠者同（已見前引）；而西南夷各族，氏鴟（白蠻）喪葬最早即用棺墓，悉從漢俗。（蠻書載：『西蠻白蠻塚殯悉仿漢 爲墓，富者廣栽松杉；而烏蠻不墓。晉寧幅員數百里，西蠻王墓，纍纍相壓。』華陽國志南中志曾記晉初『盜發夜郎莊王墓』，足徵其漢化之早。而巴氏族之用棺墓，實早見於周秦時也。滇海虞衡志中記黑羅羅白羅羅及其他各族，均用火葬，惟擺夷以木板數片瘞死者，埋後即無掃祭之舉；其所載與滇繁略同。惟今之擺夷多已同於漢俗，清明節祭墓矣。）通典載：『松外諸蠻，貞觀末爲寇，遣兵從西洱河討之，其西洱河，從巂州西千五百里，其地有數十部落。』是松外諸蠻，已概括自大渡河、金沙江、南至洱河流域之諸部，下述之河東、洱河、均在內也。

（二）青蛉蠻——青蛉縣，漢屬越巂郡，唐屬巂州，縣治即今大姚縣城。縣境有青蛉川。蠻書曰：『青蛉蠻，白蠻苗裔也。本青蛉縣部落。天寶中，屬州初陷，有首領尹氏，父兄子弟，相率南奔河賧（即洱河），貞元中，南詔清平官尹輔會，尹寬求，皆其人也。衣服言語，與蒙古略同。』

（三）勃弄州——大勃弄，小勃弄二州，亦曰白崖賧，即明家族所傳之白國地。其地東連弄棟（大姚），西接黃瓜揀榆（蒙化大理），佔有今祥雲、瀾渡、鳳儀、蒙化一帶廣大地面；其衆完富，埒於蜀川，有數十姓，各據一州，無大君長，不相統一。語雖小說，其生業風俗，略與中夏同。永徽中，大勃弄首領揚承嶺私署將帥，趙孝祖討降之，餘屯大者數萬，小者

數千，皆降（事見新唐書南蠻傳）。

（四）河東州——渠斌趙，本河東州，西巖有石和城。州中列樹，夾道爲交旆，村邑連蟻，溝塍彌望。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，皆白蠻。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，因以名州（見蠻書）。河東州卽今鳳儀縣地；石和城，爲六詔以外之一詔，詔主施閣皮亦爲氏婁族，說並見後。河東州人自沮蒲州遷涉至此之歷史事跡，另於下文述之。

（五）洱河蠻——亦曰河蠻或河賧，沿洱海西濱之大和城（今大理太和村）大蓋城（今大理喜洲）羊苴吁城，皆河蠻所居，白蠻也（見蠻書）。貞觀時，其帥楊盛，率首領數十人降附，西洱河首領楊棟，東洱河首領楊欽，皆入朝。玄宗開元二十六年（七三八年），南詔蒙師義（皮羅閣，玄宗賜號歸義）拔大河城（卽太和城）。洱河部乃北徙，羈制於浪穹詔。南詔進破浪穹，又徙置雲南柘城（見蠻書及南蠻傳）。

上述諸部，皆仍漢晉以來氏族部落之特徵；其一，生活風俗與中原相同，語言亦接近，並知文字。其二，皆從漢姓。趙王董牙楊諸大姓，自南詔以來皆爲明家族中之大族貴閥。其三，小單位組織，各據山川，無大君長總統。——而其分佈地區，卽漢以來「舊昆明」之域也。

## 二 南詔王族蒙氏與明家（白子）大族合組之典型封建國

南詔建號大蒙國，其王室蒙氏，與上述松外諸部，自南北朝至唐初，俱爲西爨白蠻之部



族。西蠻之本部原爲滇池區域，自安寧東抵曲靖一帶之地。而爨瓊稱王時，已延袤二千餘里，隋文帝開皇十七年（五九七年），史萬歲討西蠻，自歸始，弄棟入西洱河，瓊子翫懼而入朝，是西蠻已包括洱河至金沙江之區域也。其間中原人之流徙雜居者甚多：通典謂「西蠻延袤二千餘里，俗多華人」；蠻書謂「弄棟城在姚州川中，無漢人，姚州百姓陷蠻者，皆被移隸遠處」；蒙氏與松外諸部，漢化之歷史甚悠久，且與漢人雜居融合，其生活及文化，已構成漢族之一系。南詔與大理國之於唐宋，時叛時服，而皆視中國爲宗主國，制度禮樂，一本中國，實中國派生之一小型國也。（小對中國之大而言，南詔盛時之四境疆域，包括緬甸安南貴州廣西之一部。）蒙氏與松外諸部，其互相融合及合組聯盟之建國情形，可於下述諸點見之：

（一）語言相通，文字相同——南蠻傳載：天寶中，閣羅鳳使陽牟利（氏族大姓有陽姓，已見前），以兵脅西蠻，徙白蠻二十萬戶於永昌，烏蠻以言語不通，得不徙。——是滇池與洱海兩區域同爲白蠻之族，言語相通也。蠻書謂：「言語音白蠻最正，蒙舍蠻次之，諸部落不如也；但名物或與漢不同，而四聲訛重。」此可證蒙氏與松外洱河諸部均說漢語，亦即南蠻傳所謂「言語雖小訛舛，大略與中夏同」者也。南詔野史載：「白氏，有阿白，白兒子，民家呼名，白國之後，卽滇中之土著，婦女出門時攜傘障面，其餘同於漢人。」——此卽白蠻中之氏種，松外諸部之後也。又載：「白羅羅，一名撒馬都，卽西蠻白蠻，舌音清便，多冒漢人。」——此卽白蠻中之爨種，與漢融合，泯然無跡者也。（西蠻白蠻爲氏爨兩族之混合，說見第三

章)。至於文字，烏蠻雖有象形字一種，名爲「鷄字」，而西彝則早已備用進步之漢字。晉之爨寶子碑（在曲靖，東晉安帝大亨四年——西元四〇五年——立），宋之爨龍顏碑（在陸涼，宋孝武帝大明二年——西元四五八年——立），唐初之王求仁碑（在安甯，武后聖曆元年——西元六九八年——立），南詔之德化碑（在大理太和村，唐代宗大歷元年——西元七六六年——立），皆其實物之遺蹟也。（爨寶子碑之考釋，見袁嘉穀氏之滇釋。後三碑之考釋，詳阮福小琅嬛叢記滇南古金石錄。）氏族明家人，雖有稱爲「爨文」者，其實非另有一種文字，即彝人使用漢字爲文，而間有方言，明家人之通俗文也，另於第六章述之。

(二) 兩部合力反抗邊將之侵暴——松外諸部能冶鑄之術，有弓矢矛鏃，武器堅銳，其劍浪之部，即以善鑄利劍而得名。其時如黔中羅甸王諸部之烏蠻族，尙多使用木弩（見通典），其他滇西各族之武器，亦止用竹木之屬（詳蠻書名類第四）。惟南詔蒙氏善以銅鐵爲兵甲，則與明家人同。（南詔與明家人有同族之關係，另於第七章述之。）松外諸部，武力爲南中之雄，饒有勇兒部赤甲軍遺風，於邊地諸族，號稱難制，中原對之用兵最多，史不絕書。如貞觀中，越巂都督劉伯英上言：「松外諸部，率皆背附叛，請擊之，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。」顯其所以然者，實中道之不良，實爲貪污，有以之。高宗麟德元年（六六四年）於昆明之松外川，姚州都督府，武后時，蜀州刺史張柬之表曰：「今越巂都督府，旣無安邊靜亂之心，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術，唯知詭謀狡算，恣情割剝，貪婪劫掠，以積爲富。」（唐書張柬之傳）前

乎。前，如漢晉之時，居官者富及十世；後漢安帝時，楊賜討越嶲，諸夷人獲財物四万餘萬，與劾姦貪長吏九十人（已引見前第一節）。邊地文武官吏之貪污，實由來久矣。惟諸葛亮在土著人民之信仰上，則傳播幾遍，且遠且深，歷久彌光，足徵其善政在人，有前無古人。後無來者之概焉。而唐初羅，氏兩族之聯盟，即合力以禦「恣情割剝，貪婪劫掠」者之來臨也。如高宗時，梁建方討松外，酋帥雙舍拒戰，事既定，置牢州及松外，林間，尋聲三縣，署蒙和壽縣令。又大勃弄首領楊承巔私署將帥，據地稱王，趙孝祖進討，其酋禿撥蒲與大鬼主都于，以衆塞箐口（俱見新唐書南蠻傳），此所謂酋帥，鬼主中即羅族之部落酋長及宗教首領，與松外諸部聯合拒戰者也。

（三）典型封建國之建立——南詔國之統治階級，爲王室蒙氏與松外河東洱河諸大姓之聯盟組織。松外等部諸大姓仍各擅山川，自據一州一邑，各世掌其部曲，（今大理喜洲一帶，各村各奉一土主皇帝，即其遺跡，）而蒙氏則儼然盟主。如天寶十一年（七五二年），閣羅鳳敗唐將鮮仲通，明年，唐復置姚府，設都督，以圖規復，閣羅鳳命清平官鄭回撰碑（即南詔德化碑）記其事曰：「漢帝再置姚府，以將軍賈璋爲都督，僉曰：『漢不務德而以力爭，若不速除，恐爲後患。』遂差軍將，王兵，各絕其糧道。」「軍將」與「王兵」，別而爲二者；「軍將」，即松外諸大姓之部曲；「王兵」，則蒙氏之親兵也。其碑陰，羅列清平官，大軍將，軍將，大總管，都軍謀等銜名約五十餘人，計凡有楊、楊、楊、李、趙、羅、張、王、尹、孟、

段、周、唐、喻、盛、洪、和、阿、劉、杜、鄧等二十餘姓，（見小琅嬛叢書所載，頗有殘缺不完者，）其中以楊姓最，趙姓次之，李尹段又次之，皆明家族大姓。而最後數款，則以「詔親大軍將」：李外成直，李些豐澤，放直，獨磨等殿焉，諸大軍將之上，並加「詔親」二字，是即蒙氏王室之親兵也。蠻書謂王親兵曰「朱弩使直」，又謂「南詔兵通數三萬」，此三萬之數當然指蒙氏之「王兵」而言，而軍將或統千人，或統萬人，各據邑居（同書），其制有如周代之封建制度，天子王師有六軍，諸侯則大國有三軍，以下遞減有差也。（南詔全國之兵，自不止三萬；閣羅鳳收鮮于仲通之兵十餘萬，則蒙氏與松外諸大姓之聯合兵，其數亦必相當；又異牟尋悉衆二十萬寇成都，率大軍十餘萬追敗吐蕃，皆足證南詔全國兵數之盛。以南詔疆域之廣，屢戰唐兵及擊走吐蕃，又進略緬甸越南，且又施行民兵制及徵發被征服之各族，其兵數當在五十萬也。）此種典型的封建制，爲晉以來南中「夷漢部曲」之部落組織之發展；而亦深受唐代藩鎮（節度使）制度之影響，其亡國與唐室並出一轍，皆藩鎮節度使之爲患也。（南詔主第八代勸龍成，爲弄棟節度使王嵯顛所弑；第十三代舜化貞死後，爲清平官鄭買嗣所篡；鄭氏傳二世，爲東川節度使楊于貞所篡；楊于貞又爲通海節度使段思平所討滅。其時代與篡奪更迭，適與唐末五代藩鎮節度爲患之時刻相當，雲南之政治局勢，固與中原息息相關也。）

南詔有大軍將十二人，總統諸軍，出則領要害城鎮，稱節度。有清平官六人，管境內外大

政，位權如丞相，每日與南詔共議事。大軍將有殊勳者，入朝爲清平官。其大軍將與清平官職位，大都卽前述松外勃弄等部諸大姓任之，而閣羅鳳之開國元勳段儉魏，勸利成時攻成都之王嵯巖（唐文宗太和三年，西元八二九年），豐佑時救緬甸之宗榜（唐宣宗時），破交趾之段曾遷（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，西元八五八年），其尤著者也。諸姓皆握重兵，參大政，或勢傾王廷；至五代時，鄭氏、楊氏、段氏、卒移蒙氏之祚焉。

氏人自古與漢相融，農業生產進步，文化甚高，長於用兵，勇於戰鬪，故介居諸族之間，而常能保存其獨立之部族組織。至其首領則多予聖自雄，各自孤立，不肯降心相從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，未能爲聯合之集中組織，此其短也。東晉時前秦雄主苻堅，國勢甚盛，泱泱大國，一敗卽潰不成軍，卽失於基本組織未能形成中心力量。（苻堅分氏戶於諸鎮，祕書侍郎趙整，略陽氏人也，有文才，因侍宴，援琴歌曰：『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勞奮父是仇綏，尾長翼短不能飛，遠徙種人留鮮卑，一旦緩急語阿誰。』——見十六國春秋。）而南詔建號之初，松外諸部——（白子）之族，似卽分爲兩系：一爲金沙江系，卽松外部；一爲白崖系（白國），卽勃弄部。勃弄人衆殷富，西連南詔，北接洱河，南詔蒙氏自蒙化向北進展，據石和城（在鳳儀之西），逐洱河蠻，勃弄不能與之爭，而松外諸大姓，如段儉魏等，則助蒙氏爲征經營者也。

#### 第四節 系出隴西白氏之大理「白王」及其民「白子」

##### 一、大理國主段氏系出隴西白氏

(1) 段氏系出武時郡白氏——段思平自後晉高祖天福二年(九三七年)討滅楊干貞，承南詔顯之遺蹟建大理國。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(一二五二年)第二十一代段興宗，被忽必烈，計三百十五年。思平爲段儉六世孫，儉魏名聞羅鳳征伐，功高，思平忠，爲丞相。子孫世爲大軍將及清平官，族勢日盛，至思平卒得國(見南詔野史及滇載記)。經年述志曰：

「段氏之先，爲武威郡白人。」

段氏時，敘述白子族自古立國之歷史傳說，其書名「自古通志」，見楊慎所纂滇載記，惟自言其纂，即就年譜志爲之年譜也。(元人趙思誠撰白子通志)卷，書目見楊慎滇載記小記。)段氏之先爲武時郡白人，見於滇載記外，方輿紀要及通志。按之，南詔野史則作白人。(北印隆陽北土，北與自古以通稱，如苻登稱慕容氏爲白虎，亦北人也。)按此，則段氏之族，原隴西白氏矣。考氏族南徙，頗爲頻繁，而故號往往不變。如漢末天下大亂，宕渠巴氏，遷漢中爲三巴，魏武帝克漢中，三巴之首領，時爲李特之祖李虎，苻登之，遷於隆陽北土，復號之爲三巴(引通志)。此三巴之北徙秦隴者，仍號

巴氏也。其時南詔之南徙，則亦有巴氏之舊號。例如氏族居於雲南白水之蓋，  
（白水又稱白夷，其地之北，蓋有白夷，白夷氏最大，今，蓋成節），白夷之南為白  
蠻（當今西康雅安縣以西），白夷之南為白蠻（當今雲南，麗江之北，寧遠，蓋有白  
蠻）；麗江之北，稱白夷（白夷之西，白夷之北，方論（今永勝，舊名永北）（已詳見第三章第一  
節）。明家人之白夷白子，或稱白子者，其地即出於此矣。白夷北方，其地又名成紀，  
段思平既得國，封高方為侯，治成紀，巨橋成紀即氏人之望，斷陽，隴西成紀之白夷，  
徙此而得名，亦如當時北方人民南徙，以其故地之名而稱州郡也。

段思平繼南詔之後，其地曰大理，亦稱大禮（唐宣宗十六年，南詔王詔皇帝，自號大  
禮），而其民又通語其國曰白夷，王曰白子，語言亦白語，其民自稱為其他土  
蠻族則稱白子（白又通律德）。明家族自多言以前之士著（即漢言之楚漢），不盡白夷  
而來，而王室既系出白夷，其民言稱白民或白子也。白夷又楚國。章氏（楚國）楚  
中王知州雲龍，其地亦稱白夷，其地亦稱白夷，其地亦稱白夷，其地亦稱白夷。今  
大理府——原曰——皆白夷，又曰五世，至子暹，大，王段氏八人之，歸降，其地亦  
臣曩王，始。歲月，以十二月歲官。金剛，並列，其商，文身之夷族，曩王白夷  
族。大理國以下，其地亦稱白夷，其地亦稱白夷，其地亦稱白夷，其地亦稱白夷。  
為氏族，南詔亦與白夷化之佐而也。忽必烈既滅大理，以段興智為大理總管，元史：稱其子

苴日（即段實）爲樊人（見信苴日傳）。段氏世襲總管，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（一三八二年）平大理，廢段氏，封前總管段世之族段保爲雲龍州土知州；而雲龍紀略則稱：「段保，四川邛州威遠縣人，少隨父流寓雲龍，與李貫章同佐早氏，貫章篡早氏，保還里；後投沐英攻大理，復率兵入雲龍，夷民迎服，太祖賜保雲龍掌印土知州。」明家之族，固散佈川西一帶，四川邛州有段氏之族，自係事實也。

（2）隴西白氏之南遷。白氏之南徙川滇之間，據華陽國志大同志載其事曰：晉太康中，略陽，天水等六郡民李特及弟庠、閻式、趙肅、何臣、李遠等，及氏叟青叟數萬家，以郡土連年軍荒，就穀入漢川，散佈關中二輔；其後復相繼入蜀，散佈梁州及三蜀界，十餘萬口。兵時流入巴蜀及梁州之略陽，天水等六郡大姓，有閻、趙、任、楊、李、上官、及氏叟梁、竇、符、隗、費、董諸姓。及永嘉五年，氏族渠帥李雄（李特之子）稱帝成都，又遣兵服雲南，李氏招徠遠人，安撫流民，於是秦隴漢中一帶流民入蜀者又萬千家（並詳十六國春秋）。——是上述松外諸部，實含有不少此種氏漢而雜之流民團體也。於是新氏舊樊，或接邑連居，或互相推擠，如波相逐。（今滇西南邊外之濮雲，阿卡等，其傳說謂武侯所遺，當即在晉唐時外移者。）而段氏者，自亦此時流民中之一大族矣。今大理喜洲，有楊姓者，尙存明以前之家譜，不記年代，名有三字，如南詔神陰所載之李外成苴，李些豐澤等，及桂海虞衡志所記大理國使者李觀音得，董黑斤六等，率以三字爲名。又該楊姓家譜所載父子之名，子名首字遞接父名之



末一字，與南詔王室同；其明代祖墓碑文，則述其先系出隴西，世居蕪榆；此亦明家之先有隴西白氏之一證也。至子名遞接父名末一字，爲氏光種所保存之氏族遺跡，其說已詳前章。而南詔各主以蒙爲姓，其名亦率爲三字，有如南詔碑陰所列大軍將之三字爲名者。又今劍川有段氏，亦稱其始祖爲段觀音保焉。兩族雜居而趨於同化，互相影響之處甚多，此其一耳（南詔及大理國世系附後）。

(3)隴西白氏與明家人之風俗——隴西白氏，當魏晉南北朝之世，其豪族每據地稱王，而以略陽楊氏之歷年最久。遠自漢獻帝建安中，楊騰爲部落大帥，據略陽仇池，仇池地方百頃，以百頃爲號，領地延袤千里；其後楊千萬，魏拜爲百頃氏王。晉惠帝時，楊戊樛（卽茂搜）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。宋文帝時，楊難當自立爲秦王；其兄子文洪爲白水太守，屯武興，宋以爲武興王，號武興國。後復附於梁。南史述其風俗曰：

「其國東連秦嶺，西接宕昌。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，言語與中國同；著烏皂突騎帽，長身小袖袍，小口袴，皮鞋；地植五穀；婚姻備六禮，知書疏。種桑麻，出紬絹布漆蠟椒銅鐵。」

其姓氏、言語、禮儀、文字、及農耕蠶織冶鑄諸生活情狀，與新唐書所述之松州蠻大體相同。武興國之西爲宕昌國，風俗亦略與武興同。又通志所記葱嶺之西之白題國及滑國，其地有五谷，頭上刻木爲飾，人死截其一耳，亦與蠻書所記南詔之風俗相同也。吾人根據華陽國志及

十六國春秋，晉書等所記白氏之南徙徵之，則唐之松外諸部，其大姓家族，多有出自隴右白氏者，可無疑也。至其衣服之制，小袖袍，小口袴，亦即今胡人之穿著形式，究以劍川一帶之婦女爲然。又擺夷婦女亦著「袖袍」，與東漢時哀牢所屬「衣後著尾」之風散著，大異其趣，是亦受明家風俗之濡染也。（烏曼突騎，不知何制？倪蛇小記中，有「次上帽」一種，其形如鉢，惟大理戴之，帽以氍毹。按帽形如鉢者，或卽突騎帽歟？）

古時氏姓人民，最重禮義，華陽國志得已氏「士多仁孝，女性專貞」。通典稱氏人「婚姻備六禮，知書疏，加以氏人「質直好義」之氣質，故能久而不變。其部族稱號，輒冠以道德之名詞：如周時隴西之氏，有部族稱「義渠」，爲秦所滅，韃爲郡之矣，漢書地理志注：「契於夷中最仁，有仁道。」（已引見前）又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：「契……有仁道，故字號曰「義」曰「仁」曰「施」，曾以狀其風俗道德也。其族又稱曰「義」，南齊書樓瑊傳（今寧漢），徙施蠻順蠻，其人爲六詔中連浪詔劍浪詔之後。桂海虞初志亦稱大理國人好爲恭敬。今考大理國王及總管，概以道德之名詞爲名：曰良曰順，曰貞曰和，曰康曰義，曰若曰明，曰光曰輝，曰忠曰正，……如順貞等名，通俗習慣，惟以名爲子耳。又大理原作大禮，段德信以信直爲號。……是仁義禮智信之德目，皆以爲稱號矣。今四川通俗命名，輒用與順洪發等字，或爲特有風習，拜把結社之組織，亦以仁義禮智信爲會名。蓋卽巴氏族遺風之流變也。（拜把之俗出於巴，已見前章第二節）。

「附」(1)南詔世系，(2)大理世系。(3)元代大理總管世系。(世系據南詔野史，其中與唐書及五代史間有六合之處。)

(1)南詔大蒙世系——自細奴邏，時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(六五〇年)，至舜化貞止，時爲唐昭宗天復二年(九〇二年)，凡十三世，二百五十三年。

細奴邏——邏晟——晟羅皮——皮羅閣——閣羅鳳——鳳伽異(早死之襲)——異牟尋——尋閣勸——勸龍晟

勸利晟

豐佑——世隆——舜——舜化貞(終)

(2)大理國世系——大理國起後晉高祖天福二年(九二七年)，至宋哲宗紹聖元年(一〇九四年)，凡一百六十五年，十四世主正明，禪讓僧，其臣高泰昇代立，號大中國，泰昇在位二年卒，段氏復國，號後理國，宋徽宗崇寧三年(一一〇九年)，迄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(一二五二年)，凡八世，一百五十七年。共計段氏有國二十主，三百一十二年。

『大理國』

思平——思英（廢為僧）

思良——思聰——素順——素英——素廉——素隆（禪位為僧）——素貞（禪位為僧）

——素興——思廉——思平玄孫，素興族高祖，禪位為僧——廉義——壽輝

正明（思廉孫，

禪位為僧，）高

泰昇立，號『大

中國』

「後理國」

正淳（王明弟，禪位為僧）——和譽（禪位為僧）——正興（禪位為僧）——智興——

智廉

智祥（禪位為僧）——祥興——興智（終）

（3）大理總管段氏世系——起南宋理宗景定二年（蒙古世祖中統二年，西元一二六一年），迄明太祖洪武十五年（西元一三八二年），凡十二世，一百二十二年。

實  
忠  
慶  
正  
隆  
復

功  
寶  
明  
光  
義

世(終)

## 二 白氏南遷而爲兩家大族之又一例

前經敘述之松外，青蛤、勃弄、河東、洱河諸部，其「河東州」一舉，皆引蠻書之言曰：「渠欽趙，本河東州也。……云是沮蒲州人遷涉至此，因以名州焉。」沮者，漢時之沮縣（今陝西略陽縣）與略陽縣（今甘肅秦安縣），其水皆稱沮水，原爲氏族聚居之所。蒲州者，唐之河東州治，古名蒲坂（今山西永濟縣），渠欽趙之白蠻，自此州南徙而來，故仍襲故地名號曰河東州也。氏族自秦隴大量東遷，逾河曲而入晉冀諸地，其見於史載者，爲東周、東漢、西晉時期。至其自西而東，又折而西，復由北而南者，則以晉時爲盛。除上述以李雄一族爲代表之自北而南之遷徙外，茲再以苻氏爲代表之遷徙之史蹟言之。東晉成帝咸和四年（三二九年），後趙石虎攻拔上邽（今甘肅天水縣），遂取秦隴，徙氏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，後破石生，又徙秦雍民及氏羌十餘萬戶於關東；而蒲州爲氏人徙鎮之重地。當石虎之拔上邽，氏族渠帥

略陽臨渭八蒲洪降於虎，後趙以洪爲流人都督，帥諸氏居枋頭（今河南濬縣）。穆帝永和五年（三四九年），秦雍流民相率西歸，共推蒲洪爲主，衆至十餘萬。洪旋死，其子苻健於次年率衆西入長安，別遣一軍入河東。苻生及苻堅稱帝時，以苻柳、苻叡、苻熙，相繼鎮蒲坂。苻堅又以氏族分愈衆，分三原（今陝西三原縣）、九變（山名，在今陝西醴泉縣東北），武都（今甘肅成縣）、汧雍（漢有汧縣，今陝西隴縣。漢有雍縣，今陝西鳳翔縣）氏人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：如鞏、龍城、平城、薊城、枹罕、晉陽、洛陽、蒲坂。——此次河東蒲州久爲氏人所據也。及苻堅敗於淝水（晉孝武帝太元八年，西元三八二年），自是氏人皆氏呂氏，無慕容氏，羌人姚氏，匈奴沮渠氏，互相攻伐，諸族流徙無常，如苻堅太子宏，即自隴蜀東降於晉，晉人處之江州是也。（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縣。劍川某君曾赴江西前線，言其附一各縣有說胡家語者。）渠欽趙八自沮蒲州入遷涉於此，當在此時期矣。蒲州曾爲秦晉時氏人久據之地，故南遷河西之後，仍以故地爲名。氏之自蒲州遷涉至此，可能在晉以前卽有之，然史無明文，自以晉時爲信矣。

苻堅稱帝時，統一華北，南併巴蜀，南中邦祚夜郎，並皆降服。（併上所引事實，見晉書前秦載記及通鑑。）前秦國勢既盛，其政治影響亦極爲廣大。而南中有「詔」之稱，其有明文可考者，「首見於北方之稱『苻詔』，苻堅既敗之後，其遣戍川南之軍及其餘黨，入據南中，亦爲事勢之必然也。」

「河東州」，唐初又於滇池之旁設置之，爲今昆陽安寧之地。明史稿：「昆陽州，唐置河東等州，沒於南詔。元景星一州，其所領三泊縣北，有河東故城。」唐初河東州（安寧）爲史王求仁碑，即稱其世系出太原。（王求仁爲南中土著，其子王善寶，爲南蠻郎將。）而前乎此之蠻龍頭碑，亦稱其先系出河東，此又是證漢氏之族，自黃河流徙轉徙入南中者頗多，且有早於五胡之亂以前者。滇池洱海之旁均有河東州，亦見南詔之白蠻，皆有同族關係；或渠斂趙之人，卽即羅漢徙西爨時，自滇池幸之河東而來此也。（渠斂趙，今鳳皇縣，舊名趙州，以南詔使趙泰居此而得名，渠斂趙之起，當卽由此而來。）

### 三 明家人（白子）向洱海西面之發

唐初松外，青蛉、勃弄、河東、洱河諸部，亦在六詔與六詔之中；如越析詔初在洱河之東北，屬於松外部。青蛉之族曾奔洱河，鄧賤詔之初，卽在大磧城；白巖城在勃弄；石和城在河東州。俱稱爲詔是也。六詔中之蒙蕩一詔，南詔野史謂在永昌，似卽爲松外部；而清一統志謂在雲龍，蠻書則謂蒙舍（卽南詔）在蒙舍川，蒙蕩詔在其北，同在一川。蠻書之著者樊綽，其時爲南都護蔡襲從事，其言南中，自以蠻書爲合。是蒙蕩一今蒙化之北，漾濞與雲龍之間也。且南詔一併一蕩，其次據石和城，其次據大河城，於是遂破遂談詔，再破三淡之連兵；其諸兵路線，由蒙化北上，經鳳儀、大理、南寧州、鄧川、臨慶可接也。是六詔以爲詔在景南，蒙蕩詔獨在其北。其餘四詔遂談、施浪、浪穹、越析（施浪、浪穹二詔在洱海；越

析詔後徙麗江永勝間），則在洱河西北部份及東北抵金沙江之間；與南詔本部，中隔爲洱河蠻所據之蒼山及洱海，故蠻書言皮羅閣既逐洱河蠻，破遼賤，「常往來於大河城與遼賤之間，是即今之下關迤西大道也；而蒼山東部此道未通以前，則道出蒼山之背，即今之漾濞洱河源雲龍之通道也。六詔之中，大族除松外諸部已見上述外，施姓亦爲大族，如施浪詔施望欠，與石和城主施開皮；今明家人中，姓施者猶屬大族也。南詔皮羅閣先據首和城，執施閣皮，以絕施望欠之援；望欠既敗，其弟望千退據劍川，與吐蕃相倚，稱劍川詔，傳二世始被滅。今劍川麗江之交，有地名九和，尙有白玉城，白玉廟之遺跡焉。由上以觀，是唐初白子族之分佈，其西界略迄於鄧川洱源之境；其主要集中地，爲環繞洱海四周一帶及其東北部及東南部。至南詔建國，越析被迫西徙麗江；遂賤，施浪，浪穹，被西徙鶴慶劍川；其族乃向洱海西部滋蔓，「開元中，蒙氏置十賧，遷高段等十二姓居之」（見邵遠平續宏簡錄），蒙氏倚白子大姓爲將帥，其勢日張，六詔故地置十賧，多以白子大姓爲其長，沿襲前爲元明以來之樊人土司。於是白子族之分佈重心，遂自洱河之東部，移於西部，以迄於瀘水碧江一帶之瀘滄江西岸矣。

#### 四 元明至清初之樊人土司

土司之制，即同於武侯所成立之「夷漢部曲」，因其大姓蒙族，沿其世襲首領，以治其衆。元明兩代迤西大理一帶之土司，實多承襲大理國段之舊也。據方輿紀要載：雲南縣土知縣及縣丞俱姓楊，主簿姓張；縣北梁王山，蒙氏時土酋爲王姓；鄧川州，土知州阿姓；浪穹土知



縣及典史俱王姓；蘭州，段氏使董慶治此，後周氏強盛，與董氏分治爲二部；雲龍州土知州段氏；巨津州白馬寨，白馬氏之裔居此；北勝州知州高姓，判官章姓；趙州，蒙氏使趙康居此，因名趙賊。姚州，大理時使高氏守之，土知州高姓。（唐置姚州，由其地多姓姚，姚亦爲氏羌大姓。元和郡國志：「姚州，本漢雲南縣之地，武德四年，安撫大使李英，以此中人多姚姓，故置姚州，爲瀘南之巨屏。」）——以上諸土官，皆明家之族也。又據大理府志，謂明初雲南土縣丞楊姓，卽楊干貞之後，自干貞十六傳，至楊元爲縣丞，襲職至清初。其主簿張姓，卽張樂進求（唐初白子國主，禪位蒙氏）之後，自元至清初，世襲主簿。其他大理府屬各土知州，土縣丞，土巡檢，皆自元至清初世襲者。其中如北勝州高姓及蘭州董姓周姓之始於宋時大理，雲南縣主簿張姓及縣丞楊姓之始於唐五代時南詔，是皆明家之世族，歷年最久者也。據滇弊所記諸土司之族系，則於明初雲南縣土官楊奴，主簿張興，僱甸巡檢司土官李義。雲南驛土官楊奴，北勝州土官高斌祥，蒙化府樣備驛土官尹義，以上諸人，均稱其族爲本地彝人焉。上述諸土司之領地，卽今日明家人僉佈之縣區，諸彝人士官及其所屬，卽氏彝之裔，大理國之遺民白子也。此外，元史地理志所記土著大姓，如姜州（會理縣東南）有鄭、趙、楊、段；建水州有楊、李、趙、段；安寧縣有孫、袁、高等，其地亦有明家人之分佈或戍守也。

#### 五 明家同族（白蠻）之分佈地

（1）南詔時西蠻白蠻之分徙地——南北朝時滇池區域之西蠻白蠻本部，其普遍從漢姓者

既大都屬於氏獒，其族與洱海區域之明家同出一種，則南詔徙有白蠻之地，自應有明家之同族；如景東、鎮沅、沅江等縣，爲南詔之銀生箇度地，徙而鑿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戍之，今其地之「白兒子」，風俗語言，均與明家同。蒙氏又徙洱河蠻，白蠻於北勝州，又越析詔有豪族張尋求爲白蠻（見蠻書），今永勝麗江之間，亦有明家。至於今滇池四周各縣之明家人，則南詔分徙其部衆時之所遺也。「昆明、安寧、昆陽、澂江、呈貢，皆有明家；其鄉僻之地，尚保存舊俗，居城市者，今惟年老人能操明家語矣。今安寧溫火龍寺碑，載其寺爲信直智建，（信直智，卽元初大理總管段興智，）又呈貢等縣地名，舊稱直者甚多。

（2）漢時之氏獒部族：「獒國」及「句町國」遺裔——「獒國」與「句町國」，既爲漢時氏獒之主要分佈地，故亦有明家之同族。茲分述之。（一）「獒國」，亦稱巴苴甸，巴苴，卽巴氏也。明史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四土司傳曰：「烏蒙、烏撒、東川、芒部、古爲寶地，巴苴、東川、大雄諸甸。」而諸甸之地，卽有獒夷之種，同傳稱：「芒部有獒蠻亂；又稱東川獒常梗貢路；——此所稱巴的及獒夷，乃古獒國之遺裔。今會澤，昭連及貴州威寧、東川敘永諸地，亦有「白子」及「明家」也。（二）「句町國」，唐宋時爲巴甸，元初置阿獒高戶府，稱其地爲獒人，後改臨安路；滇繫載：「阿迷州部舊村白氏，世爲土巡檢；樓茶甸長官司，司治在崇仁鄉，地負白村，所轄有獒夷，羅羅二種。」此所謂白氏、白村、獒夷，卽指明家族而言；今阿迷猶多明家村落也。而其最古之士著，則白濮也。

上述明家同族分佈之地，在洱海區域及滇池四周。漢晉號稱「昆明」之區域者稱明家；南詔時凡明家將卒屯戍世守之地：如開遠、曲靖、東川，其駐屯軍之遺裔，亦稱明家，其餘各處，則多稱白兒子，是亦可證明「明家」之名，由「昆明」而來，最早即爲其族之通稱。至其支派，則或稱藍，或稱白，或稱黃也。

## 第六章 白語白文及白國傳說歷史

### 第一節 白語白文及明家族之文學傳統

#### 一 白語及白文之特殊作風

(1) 白語——白語又作僂語。氏族語言，大部份早融合為漢語，至其原有方音土語，則巴氏，白氏諸種，自不能完全一致。四川境內巴氏分佈之區，或移徙他方，或全融為漢，今已無特異之跡，而古時則土著語之成分，當必存留頗多，如蘇東坡「自金山放船至焦山」之詩曰：「老僧下山驚客至，迎笑喜作巴人談，自言久客忘鄉井，只有彌勒為同龕，」觀其寫老僧之驚遇鄉人而喜作「巴人談」，則宋時當尚多巴氏土著語之殘遺，自與今四川之普通話不同矣。甘肅境內，則宋史已言武興國之氏族，言語與中國同；然今日甘肅及西康北部理番茂縣一帶，尚有土語，方音保存之地方，及白氏風俗之遺跡，是否猶有明家語之殘留，頗值專究此學者之搜討也。至其在南中者，或為最先之土著，或為逐次之遷徙，時代有距離，文化有高低，與其他各族之混雜相處亦各有差異，故語言自更不能一致。惟洱海區域之明家，為比較有系統

之攪然分佈，且經六百餘年自成體系之封建統治，（自唐玄宗天寶九年，西紀七〇五年，南詔攻陷雲南起，至明太祖洪武十五年，西紀一三八二年，平大理止，共六百三十二年，）故皆千里同風，語言大致如一，而其中白氏一系，尤佔重要成分，多屬晉初自秦隴遷來者，故其語言中，尤保留不少古代中原語之音義，蠻書及新唐書所稱『白蠻語音最正』及『語言雖小舛訛，大略與中夏同』，皆足以證明此點。惟語言之流變甚大，且明家與其他土著隣族雜居，亦難免其他土著語之攪入，予故曰：『明家語者，古代中國語與土著語之結合』也。今日之明家語，與唐時自有不少變異：即如大理喜洲聖源寺中明人楊黼所撰碑記（見後），中雜明家之方音及土語，而今日明家人即未能全解其詞義及其讀音也。劍川趙星海先生，曾就明家語詞著『方言考證』一書（書未行世，予未及見），聞其書即專就明家語與中原古代之字音字義之相合者，加以比較考釋。過去多有疑其全出牽強附會，予既窺明家人中之一系，有晉初自秦隴及巴蜀間遷來者，則趙氏所作，未盡誣也。關於語言方面，尚有待於專門治此學者之旁搜遠紹，茲姑略揭端倪於此，以示其徑焉。（劍川張旭君嘗遊漢中，發見其口頭語中有十分之一，同於劍川明家之語詞。）

（2）白文之作風——白文又作變文，實非另有一種文字，乃指楚人（白子）使用漢字所爲之文而言也。（或以變文爲擺夷文者，誤。）惟於漢字之中，間雜別字及自造新字，如邊耶之「邊」（華陽志），謂州爲險之「險」，邊談之「邊」（蠻書），段思平弟名思肖之「肖」

（思肖，見大理喜洲三靈宮廟碑）一類是。又曲靖發現石城碑，爲宋太祖時，大理王段素順，使皇叔段子珍，與東爨盟誓之刻石。碑文中亦間雜別字及土語也。

明家人好作詩爲文，除爲中國通行之作風外，又另有一種特異格調之地域性作風，卽「依其爨語之讀音卽爲文」，文句與爨語之韻調，極爲和諧；所謂「變文」，卽揭此而言也。爨人讀漢文，旣難其方音，爲文乃往往意取雙關兼顧；漢字之義輒可通，爨語之音調亦拍合，並間以土語新字，字法句法，另具一格，可名之曰：「爨人之通俗兼方言文」。今大理喜洲聖源寺，有明嘉靖時太和人楊黼所爲碑記，卽其一例（見附）；明家人中流行之民歌，亦有屬於此類者，如劍川民歌之一「鴻雁帶書」是也。楊慎自述其滇載記之來源曰：「有自古通玄峯年運志，其書用爨文，義兼衆教，稍爲刪正，令其可讀。清康熙時，大理崇聖寺住持裕，刻行「白鹵因由」一書，其跋語謂卽由「變文」譯爲漢語者。此所謂「稍刪正令可讀」，謂譯爲漢語」，自非謂原文另爲一種文字，實卽改其方音土語成分，變其行文之語調句法，以符漢文漢語之通行風格耳。

（附）大理喜洲聖源寺楊黼碑記

詞記山花 詠蒼洱境

蒼洱境鏘翫不飽，境鏘，地造什工跡不阿物。阿，一般也。南北金瑤把天關，鈿青龍白虎。

山浸河處河鏡傾，河浸山處山帶繞。屏西西雪瀾瀾十八溪，鋪卷洱九曲。彌蓋殿隱三千

堂，蘭若空室八百谷。雲染點蒼冬頭白，洱河秋面皺。五華名任你園霄充出寺，語坊間。劉，指也。充，

也。天三塔任你穿天腹。風猊山高鳳凰棲，龍鬪龍王宿。夏雲依玉局山腰依，語坊間。玉局，蒼山十五

一。羊之春柳垂錦江道途。四季山花阿園園也。一曰阿園，阿觸觸也。一曰阿園，阿觸觸也。風與阿觸觸也。一曰阿觸觸，阿觸觸也。鶴仙入出充遊遊也。

勝姮娥入宮伽舞。蘇壓蜀錦出名香，哄真無價寶。秀雀旋鳴嚙嚙，蟬吟聲啾啾。雀鳥

馭散天上星，玉兔打開霽面霧。黃鴛白鶴阿奴奴一對也。一對飛喀喀啄啄。洱海風吹，鍾山川

俊秀才賢，涵乾坤靈胎聖種；曾登位守道結菴，度生死病老此言大理國主，氏，二十

勤功把節操，連夜觀參修求好。大夫在處栽松柏，君子種梅竹。方丈邱燒三戒香，覺

中點五更燭。雲窻下批大乘經拜看公外語錄語錄。溫煇茶水夢呼呼也。指心宗

囑。菩提遠摩做知音，伽藍做師主。盛國家覆世功名，食朝廷尊貴爵祿。慈法治理衆人

民，才等周文武。恭承敬當母天地，孝養子孫孫儒。念禮不絕鐘聲聲，消災難之福。

行仁義禮上不輕，以惡蔽逆上不重。三教經推推習，清溪水阿喇。長尋緇月白風清，不

貪摘花紅柳綠。用顏回道謔浮身，得堯天法度。以上大理國之治化。遊玩在僞佞首石地名有去在

威儀橫草。

有，又也。威儀橫草，地名。

風化經千古萬代，傳萬代千古。阿部遇時心宜歡，阿部遭劫催

浪禿。天堂是榮華新鮮，漂散成地獄。分數硬倖土成金

分數硬倖，謂時運遇合。

時運車舛金成土。

車舛，卽乖舛。

聚散似浮雲，空花實阿芥。不無有之識景上頭多，但於知音頭上少。楊黼我稔空

贊空，寄天涯海角。

以上濫今追昔以寄慨。

按：右碑詞，以首句末字飽字起韻，通篇均以兩句押韻，一韻到底，全篇以明家語腔讀之，卽鏗鏘協調，例如飽讀如補，物讀如武，老讀如母是。其中如『佉』爲帶，『伽』爲舞，已見蠻書所記白蠻語中。此外尙有意義不明者，如哄崑，催浪禿，阿芥等，則以今日之明家語，與明代之明家語，已有變異也。碑詞小注，爲喜洲楊燦然君所加。

詩文之中，間有方言方音，一方面因爲漢化過程之現象；而一方面，尤富有充分之鄉土抒情氣氛，使同生活同風俗之人讀之，倍感親切有味。其前乎此者，南詔君臣之唱和，卽有此風格。玉谿編事曰：「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，謂之星回節日，遊於避風臺，命清平官賦詩，顯信（王之謂，指尋閣勸。）詩曰：



「避風善闌臺，極目見藤越，謂悲哉古與今，依然煙與月。自我居震旦，謂子爲

震旦，翊衛顛覆契，伊昔今皇運。艱難仰忠烈。不獨歲云暮，感極星河節。元規謂朕曰元，謂卿曰規，

同一心，子孫堪貽厥。」清平官趙叔達詩曰：

「法駕避星回，波羅退馬猜。波羅，虎也。馬也。驃信音年幸此，對野馬並虜。河關冰難合，地陔梅先開。下令

俚柔在洽，獻突弄棟來。願將不才質，千載侍遊臺。」（上引玉燭編事，見瀾室新編邊塞

部，兩旁小注依原書。）據此，可見「變文」之地方性作風，由來已久。且不講變人為然

也，我國在周代已通行漢字，而各區域又各有別字及方言，在秦始皇下令「書同文字」以

前，六國之書，亦可作如是觀也。

至明家人之喜好吟詠，茲另引元時大理第九代總管段功之一段歷史以證之。元至正十二

年，四川明玉珍破善闡，元宗室梁王把陣刺瓦爾密奔威楚（今楚雄），求救於大理總管段功，

功率兵敗敵人，梁王以其女阿儂妻之。既而梁王忌功，刺殺功，阿儂嘆曰：「昨暝燭下纔講與

阿奴：雲南施宗施秀，願願阻身。今日果然。……悲憤爲詩，不食而死（事見滇說記及

南詔野史）。其詩曰：

「吾家生在雁門深，一片閒雲到滾海。心懸明月照青天，青天不語今三載。欲隨明月

到蒼山，誤我平生踏裏彩。謂綽號也。吐嚕吐嚕段阿奴，施宗施秀同奴友，吐嚕，可惜也。不好也。雲片波

澗不見人，押不蘆，顏色改。押不蘆花，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。肉屏獨立細思量，肉屏，駝駝屏也。西山鐵立風瀟灑

鐵立，松也。（注依原書。）

右詩作於蒙古貴族之女子，然其在漢化過程中所表現之鄉土抒情氣氛，與「楚文」正同，故連類及之，附錄於此。（元人之劇曲，亦即往往雜有蒙古方言也。）詩中言及之施宗施秀，即雲南縣（今祥雲）之明家首領，與段功即同屬一種人。而段功雖武人，然其夫婦君臣，俱能為詩。功娶阿權，流<sub>注</sub>昆明，其大理夫人高氏，寄詞一首，以示警勸：功歸大理，生一子，喜而作古風一章。功復南下就阿權，遇害後，從官員外楊淵海，題七律一首於壁間，自刎殉之；功之召名僧奴，痛其父死，將嫁建昌阿黎，於繡旗題七律二首遺其弟寶，共矢復仇。各詩俱載滇載記及南詔野史。以其為通行之古近體詩，茲故不錄。即此可知大理詩風之盛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矣。並楊慎詩之自古通原文今已不傳，然就上引各詩及楊慎之「詞記山花」推之，是自古通蓋亦白子族之長篇史詩也。

## 二 南詔及大理之詩風

由前所述白文之地方性作風觀之，顯然全由中國詩文脫胎而來，已具有高度之漢化。故其所為中國通行之古近體詩，佳篇美什，既有唐宋風致。新唐書南蠻傳稱：開羅羅傳中酒徒歌

學於回。又以回爲清平官，清平官共六人，其餘五人有過，回亦得撻之。蓋南詔君臣唱和之風，實鄭回有以倡之，如前引驃信與趙叔達之唱和，驃信卽指尋閣勸而言也。異牟尋歸唐，而文化益進，新唐書南蠻傳載：貞元十五年，南詔大臣子弟盡舍成都，咸造就學；牛叢曰：「天子許子弟入太學，使習華風。」通鑑唐紀載：異牟尋遣羣蠻子弟，聚之成都，教以書數，業成則去，復以他子弟繼之；如是五十年，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，殆已計。何光遠（五代人）鑑戒錄載：鄭氏大長和國遣使段義宗於蜀，其談論歌詠，大爲蜀之羣臣所不及，竟遭嫉害，致令

「議者以南康王章皋，於沈黎大興輿序，遂致夷亂華風，文流異域」云。

南詔大理君臣之爲詩，其著稱於史載者凡六事：一、唐貞元時，南詔尋閣勸賦詩餞別崔佐時。二、後唐莊宗時，大和國使臣鄭昭淳，賦詩冠南漢。三、同時期段義宗之詩倡，折服蜀之國師。四、同時期王寶，蓋得義等有彩牋十聯詩。五、後唐明宗時趙和獻雜詩一卷。六、宋孝宗時，李觀音得董黑斤六等有購書之文書及短章。——以次略述之：

（一）舊唐書南詔傳曰：「貞元十年，牟尋遣崔佐時歸，仍刻金契以獻，閣勸賦詩以餞之。」崔佐時爲西川節度使章皋之判官，皋使詣南詔，與異牟尋盟於點蒼山下。尋閣勸之餞別詩，自當與「避風閣臺」之含有方言者不同也。

（二）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載：「劉襲立七年，雲南驃信鄭旻，遣使致朱紫白馬以求婚。使

者自稱「皇親母弟，清容布髮，兼理賜金錦袍，虎綾紋，攀金裝刀，封歸仁慶侯，食邑一千戶，持節鄭昭淳」。昭淳好學有文辭，襲與游宴賦詩，襲及羣臣皆不能逮。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曼。王式丹之南漢宮詞：「詔許長和逆國妃，殿前積纈虎綾衣」，卽詠此事也。

(三)何光遠鑿戒錄載：「蜀後主乾德中，南蠻選布髮段義宗，判官贊衝姚岑等爲使入蜀。義宗不欲朝拜，遂禿削爲僧，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金寺賜紫沙門銀鉢。談論敷奏道德，一歌一詠，捷應如流。有題大慈寺芍藥詩，又題三學院經樓二詩，又題判官贊衝聽歌妓洞雲歌，又思鄉五律。如此製作，實爲高手。」茲錄其題大慈寺芍藥詩：「浮花不與衆花同，爲感高僧護法功。繁影夜鋪方丈月，異香朝散講筵風。眞自得心源靜，看色非貪眼界空。如此芳馨堪供養，天教生在石門中。」

(四)胡三省通鑑注引五代會要曰：「郭崇韜平蜀之後，得王前所得蠻俘數十，以天子命布，使人人其部。……續有轉牒，稱管爽大長和國宰相布髮等。上大唐皇帝具奏疏一封。差人轉送黎州。其紙厚硬如皮，筆力適勁，有詔體。後有督爽陀會忍爽王寶，督彌勤忍爽董德義，督夷長垣禕，忍爽楊布髮等所署采牋一軸，轉韻詩一章。詩三韻，共十聯。有類鑿筑詞。頗有本朝姻親之意。」(以上兩詔官職，據新唐書南蠻傳：「布髮」卽清平官，猶唐宰相。「爽」猶言者，唐詔有九爽，由清平官、會望、大軍將領之；「督爽」，總三名也。「爽會」一詞動一掌一稅。「陀會」爲府兵主將之屬官，如唐判官。又九爽之中，「慈爽主禮」，「罰爽注判」。「忍爽」當卽詞爽。)

(五)通考載：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，西州奏：黎州狀申，雲南使趙和，於大渡河南，

起舍一間，留信物十五籠，並雜詩一卷，遞至闕下。

(六)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：乾道（南宋孝宗年號）中，大理人李觀音得董黑斤六，張般若師等，率以三字爲名，至橫山議市馬。出一文書，字畫略有法。求購文選五臣注，五經廣注，春秋後注，三史加注，本草廣注，五藏論，大般若十六會序，初學記，張孟押韻，切韻，玉篇，集聖曆，百家書之類。其後云：「古人有云：察實者不留聲。觀行者不識詞。知己之人，幸逢相謁，言音未同，情虛相契；吾聞夫子云：『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』，今兩國之人，不期而會者，豈不習夫子之言哉？續繼短章，伏乞斧伐！』短章有『言音未會意相和，遠隔江山萬里多』之語。

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記略謂：「大理國宮室樓觀，言語書數，雖盡善盡美，而規模服色，動作云爲，略本於漢。師僧往往讀儒書，所誦經律，一如中國；自段氏而上，有國家者設科取士，不出此輩。」大理國人弄詩爲文之風尤盛，而「文後附詩」，且已成爲沿襲之風氣。除前述唐宋時代而外，如元至正時，四川紅巾領袖明玉珍遣兵再迫善闡（今昆明），梁王乞兵於大理總管段寶，寶以其父功，前已爲梁王破紅巾，乃爲梁王所害，銜恨不予兵，爲書答之，後並附七律一章。又明洪武十五年，傅友德進兵大理，遣管諭段世速降，世不肯降，答書約戰，後亦附七律一章焉。（段寶段世兩書，見南詔野史及滇載記，茲不錄。）

### 三 明家人之文學傳統氣質（古代巫風及歌舞）

(1) 巴渝舞詞——巴氏之族，熱情浪漫，放曠不拘，其表現於軍伍者爲人人自便，活潑自由，其表現於文學者，則於歌曠達，委實多情。華陽國志巴志，載巴氏之詩甚多，格調一如詩經之國風，周南、召南、屈原楚些之外，彬彬然又一「巴國風」也。（楚詞語尾有用些字者，楚詞補注：洗存中云：「今楚、夔、湘湖，凡楚呢句尾皆云些。」夔夔湘湖，正巴氏族分佈之區也。）華陽國志言巴人好文學，有修飾，「先漢以來，士女賢貞，（巴志宕渠郡下）」「士多仁孝，女性專貞，（蜀志犍爲郡下）其卽孔子所稱饋贊歎之。漢之游女，不可求思，（晉賦：「見韓詩外傳）而其好歌舞，尤爲著稱。隨武王伐紂時，前歌後舞；漢高祖率以定秦，項銳陷陣，謳歌前，高祖觀之，曰：『此武王伐紂之歌也！』乃命樂人習之，謂之巴渝舞」。晉書樂志謂漢高帝作巴渝舞，「舞中有矛渝、弩渝、安臺、行辭。本巴、蜀，其辭既古，莫能曉其句度。是巴渝舞詞者，卽巴人之軍歌——從軍樂之類矣。晉人左思蜀都賦詠之曰：於東則左綿巴中，百濮所充，……若乃剛旱生其方，風謠尚武，奮之則實，詠之則渝舞，銳氣刺於中，容世於樂府。又蘇頌坡古繩頭曲曰：「鼉鼓鼉鼓其無常，樂府舊工惟尚變。」（叟，實叟。）蓋喜好謳歌，原爲古代人民之普遍風氣，然中國人自晉唐以下，好歌不如古，而諸史記載，惟巴氏族與謳歌結不解緣，謳歌實成爲巴氏生活中之第二生命矣。

巴氏謳歌特盛之原因，則原於宗教歌舞之異常發達。由於大巴山，巫山以西一帶，山深雲

逃，杳冥蠱晦；加以交通不便，環境閉塞，故人民氣質，富有神祕之幻覺，對古代之原始巫風，保持甚久；載歌載舞，影響於文學之發達及作風甚大。白虞舜使夔典樂，夔一足，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夔卽宗教魔術酋長也。而夔爲跳神之巫，亦卽屈原所歌之「山鬼」也。屈原之天問與九歌，招魂，皆出於巫之歌舞者也。漢唐以來，蜀中成爲道教之都，巴峽間則爲烏鬼之國，晉書後蜀載記稱實民信道教；杜甫夔州詩稱「家家事烏鬼」是也。烏鬼卽楚詞之山鬼，亦卽漢書之夔，而山海經所記巫山有神巫并降者也。巴氏之族，由巫風傳統之深，而歌舞特盛，音樂進步，想像發達，於是楚之屈賦，漢之樂府，唐之竹枝，莫不與之有深之淵源，在中國文學史上放一異彩矣。今苗蠻之族，歌舞之風，其意猶爲全國之冠也。

唐代之樂府詩歌，有如伊州曲，涼州曲，菩薩蠻者。伊州涼州，皆爲隴西氏族分佈之地，菩薩蠻一曲，或言出自南詔，或言出自涼州，均與氏人之謳歌有密切關係也。

(2) 巴渝竹枝詞——唐人之絕句可歌，可以入樂，其尤富民間色彩者爲「竹枝詞」，專以詠風土人情，猶有國風遺意。其最著者，卽仿於巴渝之歌也。樂府詩集曰：「竹枝本出於巴渝，唐貞元中，劉禹錫在沅湘，以里歌鄙陋，乃依騷人九歌，作竹枝詞九章，教里中兒歌之。自是流於巴、貞元之間。禹錫曰：「竹枝，巴歛也；巴見聯歌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，歌者揚袂睢舞，其音鄙野，末如吳聲，含思宛轉，有淇濮之豔焉。」(淇濮亦古代夏巴之族之分佈地。)此種竹枝聲調，對於中國詩歌，增不少活潑之氣氛。其風至宋猶盛；程史曰：

「紹聖中，黃山谷以史事謫黔南，道間作竹枝詞二篇，自書其後曰：「古樂府有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」，但以抑怨之音，和爲數語，惜其聲今不傳。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，備嘗山川險阻，因作二疊，傳與巴娘，令以竹枝歌之。」一明人曹學佺蜀中名勝記稱：巴女送新娘，結伴吹笛，手持竹枝。竹枝詞流傳甚久而普遍，詩人皆好爲之，爲詩中之活潑而富風土情趣者，惟其數疊之調，亦久而不傳；然巴渝之在中國詩史上，固有其價值矣。至以氏人之浪漫氣質而發爲最優美之詩歌者，則我國之大詩人李白是也。

#### 四 詩人李白與明家人之關係

(1) 李白之先世——李白之詩，極放曠飄逸之能事，自由發揮，不爲格律所箝束，其得力於巴氏之傳統氣質者甚大。李白，固含有明家先民——氏族之血液及深受其生活風俗之影響者也。吾人亦非以本文言氏夔族，卽好爲牽引，以立新異。實則自周以來，陝西甘肅四川一帶，漢與氏早趨融合，氏人之所以同化於漢之深，同時卽由於漢人之融合於氏者亦衆。古之氏人及其後裔明家，其尙保存語言舊習者，亦如其他各地如浙如閩如粵之有方言耳。李白先世，與氏人祇有關係，輿地廣記曰：「綿州昌明縣有唐李白碑，白之先世，嘗流嶺州，其後內移，白生於此縣。」其先世流徙之嶺州，正爲氏族明家人之集中區域，唐初，松外蠻人所分佈之地也。又李陽冰草堂集序及范傳正李白墓碑，言白之先世略相同，其大要爲：「李白爲隴西成紀人，掠武昭王李嵩九代孫，中葉流西域，隱易姓名，國朝以來，漏於屬邑。神龍初，逃歸巴



西，父客以通其邑，遂以客爲名，指李樹而生伯陽。『李陽冰爲李白族叔，其爲序尙及白生時，范傳正作碑，乃據白之子所手疏者，但不惟其先世籍貫不明，李白之父，姓名且出於假借（註）。蓋先世初徙西域，後徙雋州，由青海南入西康，再東徙巴西。白生於昌明，唐初於今之鹽源縣置昌明縣，屬雋州；白生地未知是雋州昌明，抑爲綿州昌明；然昌明之稱，卽源於其爲巴氏茆明人之故地。且就白能通悉蕃書而言，自以生於雋州之昌明爲近理也。其時以松外之族爲蠻，以其據地服，邊將冀邀邊功，心懷劫掠，常侈言討蠻，故白亦自隱其先嘗在雋州也，白自言其爲『隴西布衣，流落漢楚，一隴西之民，原多氏漢之混合，吾可斷言：李白之先祖，不問其系出於漢，抑系出於氏（其實根本無法分析），而先在隴西，後居雋州，實漢氏之混血兒，與氏人幼相處，長相習也。其所爲詩歌，於氏人之傳經氣質，有最高最美之表現。又少卽學道，廣讀道經，故詩中多神仙思想，道教氣息極爲濃厚，而蜀中道教特盛，氏族資更又信道教最深，其文學受氏人生活環境之影響，尤爲顯明。

（2）李白草答蕃書及作菩薩蠻——白於天寶初，玄宗召見於金鑾殿，草答蕃書。（見唐書本傳），此事尤爲世俗流傳稱道不衰，卽所謂『醉寫黑蠻，貴妃捧硯，力士脫靴』是也。白以草答蕃書，下筆如流見稱異，且必不假譯人語能習知蕃文，此固由其先世實居雋州，而雋州又爲唐時與吐蕃相持之中心點，故白自幼學習蕃文也。前人或目爲才人奇蹟及小說家之虛構者，今可以恍然其非全出妄誕矣。（李白草蕃書，唐書敘其事爲和吐蕃。四川省志言蕃國在青

海 唐時青海卽爲吐蕃所據。惟今古奇觀以李白醉寫黑蠻，其國在渤海，於是舊劇亦遂沿其誤而不改。又中國文學史上「詞」之起源，最早者卽推李白之憶秦娥，菩薩蠻二闕。菩薩蠻之曲調，爲南詔所獻之音樂，其人危鬣冠，纓絡被體，故謂之菩薩鬘，訛而爲蠻云。然菩薩蠻當爲佛敎音樂中之一曲，唐德宗貞元十八年，緬人獻樂，凡十有二曲，其樂曲皆釋氏經論，有類中國柘枝舞（唐會要），我國佛敎徒設壇誦經，演奏音樂，或始於此。調名菩薩，卽因其源於佛敎故也。李白故鄉，既與南詔爲鄰，又日與道教之徒游處，而佛敎之樂曲，乃復爲道教所接受模仿，白因採其一調，以爲文學表現之新形式，固極其自然也。前人之考，又以南詔獻樂爲唐宣宗大中時，口在李白死後，菩薩蠻一詞乃出於僞託者；（見唐音癸籤，又謂獻樂爲女蠻國。按唐時女蠻國在今西康青海之交，吐蕃之屬。）然外國音樂之輸入，固有在邊境及民間已流行，而朝廷尙未聞知者，佛敎樂曲在緬人未隨南詔入獻以前，自己隨佛敎之流傳而風行於南詔與巴蜀之間矣。

（註）李白之父名白客，言其人爲客籍，非土著。氏人性質，好流徙四方，或爲行商，或遷出爲工匠，或受僱爲臨時雇工，故多爲客民。氏人爲古代最善經商之人，故在漢時，川滇之間，凡氏人集中之地，皆水陸交通衝途，如東則宜賓（卽爲邵莫國），西則會理西昌（越嶲夷僮），南則蒙自建水、旬町國，西南則永昌騰越（哀牢國）是。由於商業發達之早，故多爲商人主義。今四川人民論樂有此習，其徙居滇境者，土著呼之爲「四外人」，亦言其爲外客也。又元江一帶之白兒子，於冬春農隙，亦往往聞村出約，遠至開化蒙自一帶，爲人傭工，當地人通稱之曰風時。小白。云以爲西南人民中有稱「白家」之一種，與氏族亦頗有關係。客民一稱，居於水上，古爲商

龜之族，兩廣皆有之；蟹，又作俱，淮南子：「使俱次字，使氏履夜。」華陽國志巴志，曾載有蠶之一種「蠶直夫奴瓊夷蟹之氏」，蠶身變蟹，每類而稱；又稱巴氏之族，有生活於水上者。予於第二章第一節，嘗以通典所稱之「蚌氏」爲蟹氏，蟹亦蚌字之轉，氏人之居水上者也。而此蟹氏，皆於古時由粵道南遷，沿牂牁江以入兩廣也。客家亦普遍從漢姓及語言含有古語之音義，特揭此說，以待治民族學語言學者之參究。

## 第二節 「白國」傳說之歷史背景及氏族南來與道教佛教兩系

### 一 「白國」傳說所反應之明家與南詔蒙氏之歷史關係

大理國傳說之古史：白國事略，見楊慎所作之演載記，謂即依據樊文本。自古通玄峯年運志加以刪訂編纂而成。倪輓滇小紀中列有元人趙順撰自古通說一卷，南詔野史稱引之「自古記」，及大理喜州聖源寺所存刻版之「白國因由」，與楊慎所稱之「自古通玄峯年運志」皆爲同一種或同性質之書，白子族之歷史傳說也。今據演載記及南詔野史所稱述者，其說雜糅各時期之附加成分，並無一貫之體系。內容分歧之處甚多，而大別之，略可分三點：

(一) 哀牢蠻蒙獨迦之妻名沙壺，浣於江，觸沈木有感而生十子，木化爲龍。十子之後立爲十姓，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。子孫繁，分九十九部，而南詔出焉。(二) 印辰阿育王之子低蒙直，生九子。其第五子蒙直篤，南詔蒙氏之祖；第八子蒙直頌，白國主仁果之祖。(三) 阿育王之孫子向飯王，封於蒼洱，其後爲仁果，即白國之祖。——以上第一說，襲自東漢初永昌

哀牢王之傳說，以南詔與明家同出一族。第二說，始祖以「蒙」爲號，白國與蒙氏仍同出一祖；第三說，始祖以「白」爲號，白國乃自爲獨立之一系，此其異點也。茲分述「蒙」「白」二族傳說之歷史背景如下：（以下所稱引之白國世系及事略，依據滇載記及胡蔚本南詔野史。）

（1）系出蒙苴頌之白國——西天竺摩竭陀國阿育王，名驟苴低，其妻名次蒙虧，其子名低蒙苴。低蒙苴生九子，爲九國之祖，其長幼次序爲：附羅國、吐蕃、漢人、東蠻、蒙氏、緬子國、交趾國、白子國、白夷。（白子爲明家，白夷爲擺夷。）九子之名，皆冠「蒙苴」二字，下各加一字以爲別。第五子蒙苴篤，生十二子：七聖五賢，爲蒙氏之祖。第八子蒙苴頌，白子國主仁果之祖。——此傳說起於南詔之時，故以諸鄰國鄰族，皆爲蒙氏一系。而蒙氏與明家族之互相融合，於此亦有鮮明之反應，如「蒙苴」「苴低」等名是也。蒙氏南詔，苴爲明家，兩族混合之稱號也。

（2）系出白飯王之白國——阿育王能乘雲上天，娶天女，生三子，長幼二子封於金馬碧窰；獨仲子封於蒼山洱海之間。崇奉佛教，不如葷，日食白飯，因稱白飯王。後有仁果，漢武帝封爲滇王，號白子國。初都白崖（今彌渡），後遷澂江，又還白崖。十五世孫龍佑那，諡葛武侯賜姓張氏；至十七世孫張樂進求，遜位於南詔主蒙細奴邏。——此則段氏立國後之傳說也。其傳世自爲獨立之一系，而仍託爲佛教王之後裔。惟仁果始祖爲白飯王，其十五世孫又爲

龍佑那，亦「白」亦「龍」，亦爲蒙氏與明家兩族融合之表現。張樂進求之遜位於細奴邏，則唐初勃弄諸部與南詔爭霸之失敗史也。勃弄即白國區域，白國之都在白崖，新唐書南蠻傳謂白崖賧，即勃弄賧也；紅河上游曰白崖水，其得名即由於爲白氏之所據；故南蠻傳所言大小勃弄二州及白不蠻，實包括大姚、祥雲、彌渡、鳳儀、諸地，西與南詔（蒙化）接壤而居。唐將趙孝祖稱其「人衆殷富，多於蜀川」，爲氏族諸部中最富盛之區，故首領楊承嶺，竟自私署將帥，據地稱王，以雄長諸部也。唐初開松外，署蒙和爲縣令，及趙孝祖討擒楊承嶺，唐又以南詔蒙氏爲陽瓜州刺史；其後皮羅閣以破洱河蠻功，求合六詔，唐復晉封皮羅閣爲雲南郡王；是唐軍有意扶植蒙氏，藉資牽制松外，洱河，勃弄諸白子部族之分化政策也。楊承嶺既敗，白崖之勢遂衰。南詔自稱源出永昌沙壺，其初居瀾滄江左右，至是遂乃進迫白崖，而白崖世蒙兼道教教主張氏，竟莫能與之爭，降身事之。此即唐初破勃弄後，南詔漸強，而白國主張樂進求遜位蒙氏之傳說背景也。至白國受封於漢武帝之說，自非事實，史記西南夷傳已言「西南夷君長以百數，惟滇受王印」也。

以上兩說，均溯源於阿育王（其傳說又以阿育王爲三皇之後），爲崇信佛教之表現，而與此適成對照者，又有立於佛教反對地位之一說焉。

(3) 立於佛教反對地位之白國——莊躋滇國之後，有王名常羌者，好佛，國勢不振，法令不行。國人推白崖國白飯王之裔仁果爲王，治白崖，於是兩國角立。後仁果奉漢，封爲白子

國。——此種傳說 當在段氏立國之先，而出於信道教之一派，或即爲白崖張氏之傳說。蓋顯然與段氏二十二主而九主座位爲僭，國人則有半年之時期茹素念佛者，大相刺謬也。

諸說之間，尙多錯雜矛盾之處，其初大都流於口傳，各說並行，故或出此爾彼，或離彼入此。考白國古史者，誠不能執其說而疏其原委也。然分析觀之，可得數點如下：（一）唐初洱海區域之東部及東南部白子族勢力甚盛，南詔蒙氏繼起稱，而白子族諸大姓之傳統勢力猶存。（二）白子與蒙氏之姓氏稱號，合爲一詞，以爲人名地名，反應其已融合同化。（三）白國時而都白崖，時而都激江，足證洱海與滇池 皆有白子，且關係頗深。至於宗教信仰方面，則有相對立之兩系：一爲信佛最深，不茹葷之佛教白國；一爲以滇王好佛，致國勢不振，法令不行，因而有與之角立之白國。以上各點，皆爲歷史事實之反應，初非盡屬子虛妄誕者。宗教方面所反應之道教與佛教兩系，卽先後隨南來之氏族自隴與蜀入滇者也。

## 二 氏族南來及其道教佛教之兩系

（1）巴氏南來與道教之信仰——漢末道教之流行以巴蜀爲最盛，巴蜀信教之民，又以氏族僭民爲奉爲最盛。說已見第四章第二節。其時黃巾難作，中原大亂，以迄三國鼎立，人民南北流徙常不絕（三國志吳志士燮傳可證），僑人之流入南中者當亦不少。今怒江瀾滄江間之土著濮曼及山頭兩種，皆自云武侯征南所遺者；惟武侯平南後，且貴南卑勁卒，率以北伐，而其政策，又爲因其地宜與人事，以滇治滇，不多更置，故永昌邊塞要害之地，雖有留戍，亦必甚

少（參看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植之注）。其云武侯所遺者，蓋大多由巴蜀傳徒而來，又被南詔移之於邊塞也。而道教之崇信，自亦隨資民之分佈及流徙以俱來，南中民智尚低，尤易奉從，而關孟獲假鬼教以煽諸夷，或即用此道耳。白國張氏，蓋卽信奉道教之屬，南詔野史述細奴邏受張氏之禪，謂得一老僧之啓示，其略爲：細奴邏耕於巍山（今蒙化巍寶山）之下，一老僧來化緣，坐磐石上，前有青牛，左有白象，右有白馬，上覆雲氣，雲中二童子，一執鐵杖於左，一執方鏡於右，張氏進求謂天意有屬，舉國遜之云。而南詔故國蒙化，昔日細奴邏所居之巍山及壠圩山，則惟有道觀古跡及道教之傳說（今道觀爲明時重築者），其俗相傳，乃謂老君實陰助細奴邏，因與張氏砍劍大石上，而獨獲瑞應焉；蒙化之遺蹟，乃道觀非僧也（大理一帶，則渺無道教之跡）。然張道陵之教，原雜採佛說，且野史所言老僧之青牛白馬，雲中童子，鐵杖方鏡，道教之色彩甚爲濃厚，是偉也道也，二而一者也。細奴邏既勢壓張氏，故亦假借白國之傳統信仰，以示異而服衆也。而張姓之族，自當爲夙信道教，自蜀南徙之蠻人。氏夔部族中，除白崖國主姓張之外，析詔令白蠻家族張尋求（見蠻書），蜀有青衣張獠夔（見華陽國志蜀志，青衣卽青衣氏，所居曰青衣江，今四川南溪縣南，古夔地）。蓋張姓亦爲當時巴氏之渠帥望族，而巴氏渠帥之崇信道教者，卽亦往往從教祖張道陵之姓，以部族首領而兼教主，亦屬事實之常也。（黃巾黨徒之首領，卽多姓張可證。）

（2）白氏南來與佛教之信仰——隴西首當佛教自西域入中國之衝，爲中國信佛最盛之

區；自東漢魏晉至唐，北方信佛之盛，遠過南方，隴西又爲北方信佛之冠，而氏人之信佛又爲隴西之冠。苻堅遣呂光率兵至龜茲，迎鳩摩羅什入關，其一例也。自近人益究敦煌石室之遺書與藝術，此項史蹟乃日顯。而佛教自西域之東來，其間與氏族有種族關係之敦煌月氏與罽賓月氏，尤居重要之轉輸地位。漢初自隴西西徙之月氏，於二世紀初葉（漢哀帝時）征服北印度，爲天竺王，大弘佛教。漢哀帝時，博士弟子秦景憲，卽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佛經；東漢明帝時，蔡愔等入天竺求佛，亦自月氏實佛經像歸長安。又最先佛經之繙釋，亦以月氏僧爲著，名僧如東漢靈帝時之支婁迦讖，三國吳大帝時之支謙，皆月氏人；晉武帝時之竺法護，其先卽世居敦煌之月氏。而諸月氏僧之譯經，對於漢語文之了解通習，均較其他西域僧爲便捷（參考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十五冊），此則由於月氏原爲黃種人華夏族之一系，秦漢以前既久居中國，故與中國相習甚深也。隴西白氏，既以近水樓臺，晉以前卽崇佛極深。故段氏諸族自秦隴南遷以入南中，遂與巴氏之信道者，形成不同之兩派宗教。因之白國傳說中，亦隱然有相對待之兩種思想表現也。至滇中因與緬印早有交通，佛教之流行，當不盡由於白氏之南下，而亦有直接之輸入。在唐以前，中原之僧，卽有取道西南，或陸或海，以達印度者。唐僧義淨所著高僧傳稱：「昔有唐僧二十許人，從蜀川牂牁道而出，寶利笈多大王，造支那寺以充停息，一僧慧寂則一由蜀西界至南天竺；一其時代均在東晉。」（據雞足山志引白古通，則阿育王已遣佛徒入雞足山結迦葉菴，但事屬傳說，難資憑信。）唐時蜀僧赴天竺，多取道牂牁，由交趾泛海，



僧隊中自應有雲南籍者。以上諸僧之西南行，惟慧寂取道滇緬路線，其餘由牂牁江南下至海者甚多；是滇之東部與貴州接壤一帶，在唐以前，似更多接受佛教之薰染，滇東地名有維摩，彌勒之稱，不無原因也。顧南詔蒙氏其初所崇信者，佛教似不如婆羅門教之盛；印度在唐時，佛教勢力已微，周圍四境均爲婆羅門教之勢力，蠻言南詔銀生城正南通光浪川（卽瀾滄江），邊海之境，又東南有婆羅門；一而不言天竺。蓋南詔與印度間之宗教關係，以婆羅門教徒之往還爲盛也。段氏旣得國，乃以政治力量，發揚其傳統信仰，蔚爲佛教之國；大理有觀音老祖（聖源寺觀音塑像爲「尋古貌」）制伏羅刹之傳說，或卽指斥南詔之信其原始之巫教而不信佛也。（白國因由，卽言蒙氏初不信佛，後始受觀音老祖之感化。）郭松年大理行記略曰：「家無貧富，皆有佛堂；人不以老幼，手不釋數珠；一歲之間，齋戒幾半。寺宇極多，不可殫紀，諸寺皆有得道者居之。師僧有妻子，往往讀儒書，所誦經律，一如中國。」考段氏二十二主中，至有九人禪位出家爲僧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，「妙香國」之稱，信非誣矣。惟大理之佛教，一如生活文化然，固爲中國之一部，其所誦佛經，均來自中原，段氏曾屢遣使向宋購求焉。至其崇佛程度，普遍而不高深，一般齊民皆持齋諷誦，願聞有明達傑出者，從事佛教思想上之探求。所謂僧者，則又雜儒道之說，而趨於庸俗；例如今喜州大慈寺存有波羅密多心經上中下三卷，上卷爲鳩摩羅什譯本，中下卷乃稱「梵版」僧譯，謂得自觀音聖之所賜、一焚藏。卽白子之爲僧者，而其內容，卽雜糅道家言而又極其庸俗者也。

## 第七章 南詔與明家之關係及對緬泰之開發

### 第一節 南詔蒙氏與明家之同族關係

#### 一 唐初之白蠻六詔與烏蠻三詔

蠻書稱滇西各部，有『八詔之數』，『六詔』三一篇中所述之八詔：一曰白巖城，二曰劍浪（浪穹詔退保劍川，在慶之南，稱劍浪），三曰蒙篤，四曰越析，五曰浪穹，六曰遮賒，七曰施浪，八曰蒙舍。此外又有石橋及石和亦稱詔，『開元元年中，蒙歸義攻石橋城，開元成攻石和，亦八詔之數也。』（各詔分佈狀況，已見第五章第四節。）

同篇又曰：『六詔與烏蠻爲八詔』，是六詔之稱，原屬於白蠻也。予既究白蠻與白氏之族屬主，而『詔』爲白氏之王之語詞，則六詔爲白蠻，即此而論。餘二詔爲烏蠻，亦稱曰詔者，以烏白二族已同化故也。號稱烏蠻之二詔，其一詔曰越析詔，由蠻書載越析詔另有『白蠻尋求』可知。又另一詔即南詔，由唐書稱『南詔』烏蠻別種』可知，所謂『別種』者，正言其爲白蠻與烏蠻之融合也。如匈奴既逐大月氏，月氏之族一部份沒入匈奴，『漢書灌嬰傳稱『白類爲匈奴別種』是也（白類即白氏已見第二章）。

白蠻烏蠻同有氏羌之混合，而烏白之分，來源甚古，如漢有月氏，烏孫有月氏道，烏氏道。又有烏氏縣，後漢以爲烏枝縣，氏皆氏字也。又巴氏者，巴與烏皆有黑色之意。史記貨殖列傳謂隴蜀之民有「烏氏僕，以谷量牛馬」，「巴寡婦清，以丹穴致富」。烏氏之僕，與巴中七姓之一之羅姓，皆烏蠻羅羅族也。羅羅亦作僕僕，僕姓屬於烏氏，是漢時之烏氏。即羅羅族矣。蜀西越雋郡，雋又音支，今西昌螺髻山之黑夷猶稱「支夷」，故越雋亦即月氏，越析亦即月氏。月（白）與烏兩氏，迭相雄長，互有混合，名號亦同，由來已久。其詳已見第二章第四章中，特再揭其要於此，以資醒目焉。

## 二 南詔與明家之社會風習

南詔與明家（松外諸部）同族，前於第五章中就其語言及組織，已言其大要。茲再就地方區劃制度，部衆名號及生活風習，而比證之：

（1）就語言以明其地方區劃及部衆名號——（A）「賧」——白蠻語「川謂之賧」。蒙舍謂川爲賧。賧字又作賧，音儉，今猶存留於明家語中，如一體稱喜爲喜賧是也。蠻語中有六賧之稱，南詔併六詔之地，並置以爲賧；南蠻傳中，則有十賧之名，南詔於滇西有所經營拓殖，隨即增設賧數，據元史地理志，則北自永寧（樓頭賧），南至騰越（越賧），並有賧之設置，又騰越之南亦有賧；怒江兩岸爲穹賧，于崖爲于賴賧，芒市爲大姑賧，小姑賧（見廣輿記）。而蠻書於六詔之地，又稱爲「川」，如姚州川，蒙舍川，勃弄川，劍川，野共川（即漾

貢江)是也。「川」「賧」爲政治地理之區劃，其名稱原於松外諸部及南詔授田制度之施行，後文又述之。(B)「和」——「山謂之和」，和爲氐羌分佈於「四川溢地與西面高原接連地帶」之地形上之名稱，自甘肅青海之交，南及西康雲南，地名稱爲和者甚多，說已見第二章第二節五項。南蠻傳曰：「開元末，皮羅閣逐河蠻，取太和城，又襲大盤城守之，因城龍口，夷語謂山陂陀爲和，故謂太和，以處閣羅鳳。」太和，大盤，並白蠻所居。鄭氏稱大長和國，其他如石和(鳳儀)，龍和(安寧)，沙木和(永昌)，皆是也。(C)「浪」——「谷謂之浪」，卽施浪，浪穹之浪也。「浪穹，遊賧，施浪，總謂之浪人，云三浪詔」；又高黎貢山之下，怒江之兩旁曰湯浪是也。「D」其他由語言中所表現者：如「苴，俊也」，「南詔之步卒，其技勇超卓者，選爲『羅苴子』，以統民兵百人；大理國王稱『信苴』如信苴智(信苴日)(段實)，段智興，是也」又「大蟲謂之波羅密」，「謂地爲柔」，如尋閣勸與其臣明家大姓趙叔達倡和詩，有「波羅毗勇請」，「下令里柔洽」之句是也。(以上所引白蠻語，見蠻書風俗第八。)

(2)蠶桑之生產——南詔與松外諸部並養蠶，能織絲，由蠶織可以證知其生活相同，且與漢化爲一焉。南詔自稱源出永昌沙壺，後漢書西南夷傳卽言永昌哀牢國「土地沃美，宜五穀蠶桑」。至於伊洛瓦底江以西神部之地及景東鎮沅以南，則蠻書言其並不養蠶，惟以婆羅樹子之絮，織爲衣服(物產第七)，婆羅樹子，乃華陽國志所言永昌哀牢之桐華布，桐華卽木棉，其族則稱「木棉樸」也。「松外部」之養蠶，據南蠻傳載：「正月蠶生，二月熟，男子跼革爲

尋，女衣絕布紺衫。「南詔」之養柘蠶。據蠻書物產第七載：「蠻地無桑，悉養柘蠶，繞樹村邑，人家柘林多者數頃，聳幹數丈。三月初蠶已生，三月中繭出。抽絲法稍異中土。……紡絲入朱紫以爲上服，錦文頗有奇彩，蠻及家口悉不許爲衣服。……俗不解織綾羅，自太和三寇西川，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，如今悉解織綾羅也。」南詔以繒帛爲貴品，作爲貨幣之用，南蠻傳曰：「本土不用錢，凡交易繒帛、氈罽、金銀、瑟瑟、牛羊之屬，以繒帛爲計之，云某物色值若干纂」。(帛曰纂，漢四尺五寸也)南詔於昆明築柘東城，於景東築柘南城，所謂柘東柘南者，卽自此以東以南俱不養柘蠶也。(唐書柘東作拓東，開拓之拓，自屬非。蓋南詔於曲靖、東川且設有節度使，拓地遠過昆明之東。而當時昆明以東，爲東爨所據。俗無蠶絲，施行奴隸制之大規模耕田，以後將述及之。)

(3) 生活風習——(A) 衣飾——「松外蠻」男子氈革爲帔，女衣絕布紺衫，髻盤如鬘(南蠻傳)，臺登縣城平白蠻，丈夫婦人，以白絹爲衣，下不過膝(蠻書名類第四)。「南詔」則「丈夫一袴被氈，惟頭囊特異，婦人以綾錦爲裙襦，其上再披錦，兩腋辮髮爲髻。貴家婦女亦有紺衫，常披氈，及身繒帛帽與髻，亦謂之頭囊」。(南蠻傳)可見松外與南詔、衣飾皆同。今頭囊及披氈，猶遺存其形式於洱海周圍區域之婦女服裝。又南詔及五代宋時之大理國君主及大臣，皆披虎皮，或虎綾紋，並見蠻書，南蠻傳及五代史中。其時南詔親兵之「望苴子」，「衣短甲，蔽胸腹而已，股膝皆露」(蠻書名類四)，與松外衣裙長不過膝亦同。

類。其餘各族，如烏蠻以黑縉爲衣，其長曳地，男則髮髻，女則散髮；無布帛，男女悉披牛羊皮（蠻書途程第一）。永昌及開南之黑齒，金齒，銀齒，繡脚，繡面諸種，以青布爲通身袴，又斜披青布條，或緋布衣，以青色爲飾（蠻書風俗第八）。與松外及南詔，又有不同也。（B）跣足——南蠻傳謂，「松外蠻」，徒跣無舟車。蠻書風俗第八謂，「南詔」俗皆跣足，雖清平官大軍將亦不以爲恥。南詔之民兵及其百人統率羅苴子，並跣足也。（C）飲食——南蠻傳謂「松外蠻」飯用竹筍，博而食之；鳥杯貯羹如雞彝。蠻書風俗第八謂「南詔」家不用金銀，其餘官將則用新篋；貴者飯以箸，不匙；賤者搏之而食。（D）婚姻——南蠻傳謂：「松外蠻」犯姦者，強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，處女罄婦不坐。蠻書風俗第八謂：「南詔」處子孀婦出入不禁。少年子弟暮夜遊行閭巷，吹壺盧笙或吹樹葉，聲韻之中，皆寄情言。用相呼召。姦姦有犯，男子格殺無罪，婦人亦死。或有強家富室資財頗命者，則遷徙麗水瘴地，終喪之，法不得再合（此麗水指大金沙江）。（E）其他如生產，曆法及特種之喪禮，亦與松外詔及古代之白氏有相同之處，已散見以上各章及後文又略及之。

以上各點，皆足爲南詔與松外諸部同屬白蠻，同爲明家族之證也。

## 第二節 南詔之同族——『濮』及其與緬泰諸族之雜居

(一) 由南詔之稱。察南詔與濮族之種屬——南詔併六詔，以國都大理爲中心根據地，統轄滇西各部。於東面置柘東城（今景明），立爲別都，號稱善闡，以資控制東巔。於西則在伊洛瓦底江（麗水）西岸置尋傳城，守以心腹，治御諸部諸族，而以永昌爲後方之基點。永昌之重要，與大理，善闡，鼎足而三焉。南詔於此，連合烏蠻諸部，擊敗唐天寶時鮮于仲通之師，底定今雲南大部份，於西南則憑藉其同族「濮人」在瀾滄江與伊洛瓦底江之間分佈之勢力，開拓緬甸諸部。車理與暹羅北部之地。自來言南詔者，多忽視其對西南緬甸之經營成績，是卽由於忽視濮族在永昌西南一帶之勢力根據及其戰鬥力之強大也。

南詔王族蒙氏，先世原居永昌，後向瀾滄江之東北面發展。通鑑載：「玄宗開元二十六年，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。歸義之先，本哀牢夷地，居洮州之西，（按：漢雲南郡，唐置姚州，設都督府，管州三十三。）東南接交趾，西北接吐蕃。蠻語謂王爲詔。先有六詔，兵力相埒，歷代因之，以分其勢。」南蠻傳謂：南詔爲「哀牢之後，烏蠻別種」。蠻語謂：「貞元中，獻書於劍南節度使章巽，自言今永昌沙壺之源也。」永昌沙壺，卽哀牢王之始祖，黑獺濮也。自永昌以南一帶以至緬境，濮族之種落甚多，其族乃自巴蜀向西南遷移者，故在漢時永昌爲西南夷。漢武帝時置不韋，唐置二縣；不韋以唐高祖後裔，南越相呂嘉之族子孫，而唐縣則因地取名，以治理土著人民者。「不韋」之意，卽因蠻獺雜居而得名；「不韋爲巴蜀之氏叟，卽獺人；唐與茫爲一音，蠻獺之種落多稱

爲茫部，茫亦卽蒙也。古時於邊遠設郡縣，多以當地之土著族稱爲建制之名。如新唐書地理志曰：『唐置羈縻諸州，皆傍塞外，或寓名於夷落』也。由地理名詞而反應出當地土著民族之種類者，尙有『茫施』一地，音與漢時稱永昌爲『同師』相同，與『焉唐』之音，上下互易而已。廣輿記曰：『芒市長官司，唐史謂之茫施蠻，元立茫施路，明初置茫施府』。施爲氏獒族，其說亦已見第二三章，茫施一詞，亦正表現爨獒兩族之雜居，其地名與焉唐縣同。焉唐與茫施之爨獒混種，卽通典所稱永昌徼外之『黑獒漢』也。此一地帶，自漢時之『焉昆明』，『焉唐』，『同師』，自唐至元明之『蒙巒』，『茫施』，『施甸』，諸歷史上之地理名詞觀之，則爨獒兩族之成爲瀾滄江至伊洛瓦底江流域之土著民族，且趨於混合，時代已久矣。

又一夷語謂川爲賤，乃爲明家之語彙。南詔時，凡氏獒族散佈屯戍之地，自金沙江以抵伊洛瓦底江之間，地名概稱爲賤，已見前說。其他地理區域，表現於明家語之尙保有古音之名詞上者，尤以『江』字以古音讀爲『工』字爲最顯著，大理洱河有工魚一種，在明家語中卽爲江魚；鶴慶之漾貢江，實卽羊江。（漾，卽羊字，說見第二章。江讀爲工，轉爲貢，下乃加江字。）緬甸之仰光，原稱爲漾貢，亦卽羊江也。又高黎貢山之『高黎貢』，疑卽『玻璃江』，山以江得名。漢書稱六月氏善製琉璃，華陽國志及蠻書，並言瀾滄江外出琉璃；蜀中白氏亦稱江水爲玻璃江也。民族與羌人，旣以牛羊爲種號，故其種人分佈之地名，亦卽往往以牛羊爲稱。後漢書西南夷傳：『焉徼徼外有大羊種，大牛種，安帝時楊竦進擊撲榆，大牛種封離等降。』例如



史城（惠州）亦稱大麓城，麓卽犛字。大理城又稱羊藍畔城，蒙古又稱蒙畔。畔卽小羊鳴犛，會則白蠻語。謂牛爲舍也。（蠻書載：南中各族多養沙牛及犛牛，一家數十頭，或以代耕。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，三千口二千口，將來貿易。滇海虞衡志載：迤西羊種最大，其肥者腹垂於地云。）金沙江又稱麗水，麗亦犛字之轉也。金沙江，蠻書稱麼些江，謂源出吐蕃中共龍川犛牛石下，故謂之犛牛河。南流過鐵橋上下麼些部落，卽謂之麼些江。吾人若再就川滇之交與滇緬之交，其江流名稱相同一點證之，尤足見氏獠族與羅族分佈之跡。例如：鶴慶之漾工，與仰光之原稱漾工相同。長江上游曰金沙江，亦稱麗水；而伊洛瓦底江亦稱金沙江及麗水。（蠻書載：彌諾江在麗水西，及巴西出犛牛，開南已南養處，大於水牛，一家數頭，養之代耕。予按蠻書之彌諾江，指伊洛瓦底江上游而言。瀾滄江，明家語音呼爲農葱工，蠻書謂之羌浪川；而金沙江在麗江縣北界一段，亦稱白瀾滄。以上諸江流名稱之相同，與史記西南夷傳所言氏人之種落，榆，斯，徙，師等之分佈地理比照觀之，完全一致，自非偶然矣。

（2）濮之分佈——濮族中之巴氏之裔，頗多蜀漢時來自巴蜀者。而關於濮族與越族之古代早有融合，前已於第一章第三節四項之後及第二章第一節二項「越」條之下，略述之矣。今江心坡緬甸之間，卽有「濮曼」一種。相傳爲武侯征南所遺。至今皆依漢姓，明兵部尙書王驥征麓川亦至其地，境內多武侯廟及王尙書廟。又瀾滄江與伊洛瓦底江間，有「山頭」一種，以住居山頭而得名，自有語言，然並通行漢語，其與擺夷逼處而遠離漢人者，在本族中亦保存漢

語而不行擺語，自言亦爲武侯所遺。於邊地各土著人民中，崇拜武侯之深，至呼爲「孔明阿爹」云：此其人，皆巴蜀之族也。又唐時漢人，多被南詔徙置邊遠，蠻謂「姚州百姓陷蠻者，多被移隸遠處」，山頭之蜀，當即被徙之漢人也。

濮曼卽濮蠻，一作濮子或蒲人，據蠻書所載：瀾滄江以西濮子分佈之區，包括上緬甸及江心坡一帶，南詔有廣蕩城，卽當今江心坡地，蠻書城鎮第六略謂：永昌城，西北去廣蕩城六十日，廣蕩城接吐蕃，隔候雪山，西邊大洞川，有諸葛武侯城，城中有神祠，土人咸共畏敬，瞻視不闕，蠻夷騎馬，遙望廟，卽下馬趨走。此所言土人卽上述之濮曼矣。

此外，紅河流域之南面及瀾滄江下游至暹羅之境，亦有濮族之分佈：蠻書載銀生城南，東南至邊海之境，有濮子，長鬚等數十種。又開南城南部之地（瀾滄，車里一帶）南詔爲茫乃道。自永昌南下，進入緬境，亦有部落稱「茫」，蠻書曰：「茫蠻部落，並是開羅雜種也。茫是其君之號，蠻呼茫詔。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，以至鳳蓋葺，以次茫天連。以次茫吐耨，又有大茫茫，昌茫，盛恐茫，茫，施茫，皆其類也。佛居無城郭，或漆齒，皆衣青布袴，土俗養以耕田。」諸部服屬於南由，常被徵作戰，其人並雜羅羅及繩泰諸種，而其首領「茫詔」，則爲南詔所設置，乃蒙氏之貴族，卽如車理宣慰司之直系家屬，父子兄弟名稱，概曰召蒙某某，召卽詔也，今車里十二版納之山地，猶以「濮曼」爲地主，「山頭」「阿卡」爲客。至「長髮」之遺裔，則「卡弄」一人是也。紅河下游之建水蒙自等地，漢之濮王國，元爲臨安路，明

爲臨安所，其上著除燧人而外，大族多姓普，普亦即濮也。滇案所記臨安府諸司上司，大部姓普，並謂「各長官俱本地羅羅和泥人，原無姓名。各從族彙本語定名。或隨其父隨其父名之末一字，更接一字以相呼。弘治中，知府陳晟，以百家姓首二句，加於各人之名，其他在郡西南者，下二百里，近者百里，皆受姓」。其說隨父名末一字，與南詔正相同，其與南詔同爲濮族卽「烏蠻別種」者明矣。

## 二 南詔親兵巴氏種「望苴子」之分佈

蠻書載：「自瀾滄江以西，越賧樸子，並是「望苴子」，俗尙勇力；通計南詔兵數三萬，而永昌居其一。」「望苴蠻」者，在瀾滄江以西，男女勇捷，不鞍而騎，善用矛劍，短甲蔽胸腹，騎突如神，凡出兵，以望苴蠻爲先驅。」又載：「貞元十年，異牟尋以永昌「望苴子」一望外喻等千餘戶徙柘東，分隸城傍，以靜道路。」是濮族之「望苴子」，乃南詔親兵之組織基礎，以作翊衛，以爲先驅，以任警備，其與南詔有同族之密切關係，自不待言。

「望苴子」爲巴蜀之族，說已詳第三章。《華陽國志蜀志觀之：「戰國時，蜀王稱帝，號望帝，號民稼穡，巴蜀之民，於農時皆祀之，謂之杜主君。」（路原文）。是巴氏之望帝，猶漢之文帝而農也。又：「蜀王封其弟爲苴侯，苴侯與巴通好。蜀王攻之，苴侯奔巴。」是又足見苴與巴之關係也。望帝苴侯之族之西南徙徙，當以戰國之末及秦漢之際，秦與漢相繼征伐巴蜀之時爲盛也。蠻書敘瀾滄江以西各族，除樸子之外，謂「雜種有金齒，漆齒，

銀齒，繡脚，穿鼻，裸形，麼些，望外喻等，皆三譯四譯，言語乃與河巖相通。『亦可反證諸種之中，惟濮子望葢子，言語與洱河白蠻相通，同爲一族也。南詔親兵『望葢子』及民兵『白衣軍』之百人長，則稱『羅葢子統』，蠻書曰：『王親兵曰『朱弩佉葢』，鄉兵爲四軍，每百人置『羅葢子統』一人。羅葢子戴朱鞮，負犀革銅盾，而跣，走險如飛。』蠻書記諸種人之武器，如『尋傳蠻』持弓挾矢，射豪豬，生食其肉，戰鬥以籠子籠頭如兜鍪。『裸形蠻』無衣服，以木皮蔽形，晝日持弓守舍，婦女入山林采拾蟲魚菜螺蜆等，歸啖食之。『望外喻蠻』用木弓短箭。其中惟望葢子善於馬上用槍鏃，有短甲，兜鍪，與松外諸部及南詔，並善冶鑄之術也。而『羅葢子』此一名號，亦即反應爨雙兩族之融合，而源出巴氏也。南詔之軍隊，基本爲氏羅兩族之合組，稱曰『爨雙軍』，元史兵志作『寸白軍』，故其統百人之隊長，亦即以『羅葢子統』爲名號也。吾人觀於蒙氏段氏時代之人名，地名，及種族稱號，軍隊稱號，官制稱號，其語詞之構成，均表現爲爨雙兩族之融合，益足證明予於第三章之所解說，謂『濮族爲爨羅與氏雙兩族之混合，除互相融化及同化於漢者外，其系出於爨者稱曰黑濮，系出於雙者稱曰白濮，一實信而有徵矣。』

### 第三節 南詔之文化程度及其對緬泰之拓殖

#### 一 南詔蒙氏之文化程度

(1) 南詔之漢化——南詔蒙氏之族，既自永昌滄江而東進，居雲舍川，姓蒙氏，號蒙；卽地名。卽種名，卽國名。其稱號與「明家」及「昆明」同一意義；蒙，明，民，一音昆，南詔之號曰「大蒙」及「大封民」者，實卽與「昆明」同一意義；蒙，明，民，一音之轉也。蒙氏與明家人在晉以來同屬西蠻白蠻，種族與文化，已互相交融，而語言及文字，又皆同臻漢化，觀於驃信與清平官趙叔達（即家族）之唱和詩，亦可見一般矣（已見第六章）。至其農業之發達，曆法之應用，銅鐵冶鑄之進步，據新唐書及蠻書之所載，與明家族之松外諸部，均同趨一致。蓋蒙氏漢化之歷史，實由來已久，鄭回撰南詔德化碑有曰：「家世漢臣，八王稱乎晉業」；唐睿宗時，姚州蠻叛附吐蕃，姚崇道絕，而南詔羅晟獨奉唐正朔；玄宗開元時，皮羅閣爲臺登郡王，賜名歸義，皮於國中立孔子廟（見新唐書南蠻傳），此尙在蒙舍川時，猶未合併五詔也。既併五詔，建都大理，文化益進，規模制度，本諸中原。南詔德化碑謂閣羅鳳「不讀非聖之書，嘗學字人之術」，觀其以詞臣爲清平官，位列百官之首，議國大政，則碑詞所贊，殆非溢美。貞元時，異牟尋遣書章韋自陳，有曰：「曾祖有窺先帝，後嗣繼蒙襲王，人知禮樂，本亦風化。一億宗乾符間，嶺南西道節度使高駢，與雲南牒有云：「求合六詔，併爲一藩，與明道途，得接巧蜀，……俾周公之禮樂，習孔子之詩書。至異牟尋以後，南詔子弟留學成均之盛，已見前章第一節二項。其文化已爲中原合流，從可知矣。

(2) 南詔之姓氏及喪葬——蒙氏之尙保存氏羌之舊習者，略有二端：一爲姓名，二爲火

葬。茲分別略言之：（一）諸王及大軍將姓名，不盡與漢相同，蒙氏之世系，子名遞接其父名之末一字，率以三字爲名；然豐佑（當唐穆宗時）已慕中國，不肯連父名矣。其大姓以蒙，蒙二姓爲最多。蒙姓以晉時爲盛，其見於豐龍顏碑陰者，大都爲文詞之臣。南詔德化碑有蒙姓之大軍將，蒙氏，有學士蒙泰，而其後蒙姓無聞，自己悉從漢姓。（唐初安寧昆陽晉寧昆明一帶之蒙姓領袖，互相殺，南詔又分徙其族，蒙姓遂衰；元史兵志之「寸白軍」，卽「蒙軍」之簡筆，或卽因「蒙」姓以「寸」字聲音相近。卽從簡筆之「寸」以爲姓，故元史亦遂以寸代蒙也。卽如段氏之時，亦以「白」字較爲通行，白岡，白王，白古通，用白字者較一變一字爲多。此固文書由繁趨簡之通例也。又今蒙化大理有釧姓，鎮南有揣姓，或亦蒙之音轉也。）蒙姓之後，明初有永平縣打牛坪十巡檢姓蒙（見滇繫），今迤西尚有姓蒙者，尤以緬寧縣爲多。至南詔之末族及臣民，已有改漢姓者；蒙氏改姓之例，有如鄭回及王嵯巔是。南蠻傳載：鄭回爲唐西瀝令，（鄭回，漢人，西瀝，在今西昌之西南。）開羅鳳獲之，以爲平官，更名蠻利。開羅鳳旣殺唐兵，「令鄭回爲文，刻石太和城」，以明非唐非其本意。而蠻書謂「開羅鳳立碑太和，王蠻利撰文」。是鄭回不僅更名，且更姓爲王，而其更姓爲王，自亦出於開羅鳳之命也。王嵯巔爲弄棟節度使，弒勸龍晟而立其弟勸利晟，勸利晟德嶲巔，賜姓蒙，曰蒙苴顛。蓋蒙氏之功臣，近侍，或多賜姓也。其他文武百官，頗多漢姓夷名者（如南詔德化碑陰所載），其時已不遺白子族猶爲漢姓矣。（二）火葬之習，蒙氏蓋保持甚久。蠻書之著者樊綽，爲唐憲宗時人，

據稱：西蠻有墓，白蠻死後三日內埋殯，依漢法爲墓。蒙古與諸烏蠻不墓，死後三日焚屍，其餘灰燼，掩以土壤，惟收兩耳，南詔家則貯以金瓶，又重以銀爲函盛之，深藏別室，四時將出祭之。其餘家或銅瓶鐵瓶，盛耳藏之也。至截耳之風，亦爲氏羌之故俗，漢時據阿富汗之大月氏，其後又稱白題國，西極波斯，白題國之東有滑國，風俗與白題同，其葬以木爲槨，父母死，其子截一耳，葬訖則吉（見通志）。是南詔與明家，或截耳，或墓葬者，乃後世風俗之變異各有不同耳。惟蒙氏不爲漢人立墓，如閣羅鳳爲天寶戰士立萬人塚，唐人杜光庭以文章救蒙氏之民，既卒，蒙學士鑿秦葬之蒼山玉局峯下是也。今蒙氏火葬之地，已不可考。至明家族大姓之墓，見於大理府志及南詔野史者，有南詔時之段赤城塚，在大理府治南二十里；有五代時之趙善政墓，在浪穹縣南山根村，趙善政諡悼康，亦稱悼康墓。可見南詔四部之地，亦聽立墓，獨王室蒙氏保其舊習耳。〔南詔野史又謂大理府城北三塔寺崇聖寺後，有段平章墓——卽元至正時大理總管功一墓，今僅存遺址，俗呼爲「白王洞」者在焉。惟大理一帶，今不惟蒙氏火葬之處不得其跡，卽上述明家大姓之墓，亦無遺址存在。又大理段氏諸王，（除九主出家爲僧外）及元時歷代之總管，均應有墓，而府志均不載，當毀於明兵，大理志諱之也。〕

## 二 永昌之據點及緬秦之拓殖

（1）永昌之繁榮——永昌之設較葉榆爲遲，而發展則最速，漢武帝時，永昌既置縣，中國文化，卽隨呂氏之族輸入，而以官印之通道，商旅所走集，財貨所聚散，呂氏遂爲一

方大姓，其後且世爲官守，故行人作歌曰：「漢德廣，開不窳，度博南，越蘭津，越蘭津，爲他人。」（博南，山名，在瀾滄江西岸。蘭津，卽瀾滄江。）東漢明帝永平二年置永昌郡，以哀牢爲屬國，其稱邑王者七十人，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；地東西二千里，南北四千六百里（見後漢書西南夷傳），是哀牢實爲東漢時西南最大之部落國，其地包括今捍部及緬甸東大部，而永昌則成爲西南之大都會。武侯征南時，稱永昌風俗淳厚（見三國志呂凱傳），其大姓，有陳趙謝楊諸氏。蜀漢時，呂凱以保境抗拒孟獲，武侯以爲雲南郡太守，其子孫至晉時，世守永昌；晉元康末，南夷作亂，郡守呂祥，南移於永壽，去故郡千里（見華陽國志南中志）。永壽去永昌故郡千里，其地約當今臘戍一帶，是晉時永昌郡地域，西至伊洛瓦底江西岸，仍保有捍部之地也。由此觀之，自漢至晉，中印間因商業及佛教之關係，交通日趨頻繁，永昌適當兩間之樞紐，故中國文化，亦即以永昌爲樞軸，對緬甸擺夷諸族，發生不少啓發之影響。後漢書西南夷傳論曰：「連涉荆交之區，布護巴蜀之外，故關守永昌，肇自遠離，啓土立人，至今咸都焉。」同書地理志載：益州郡十七城，戶口二千九百零三十六戶，計十一萬零八百二十人。而永昌郡八城，凡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戶，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人，其繁盛可以想見。晉時雲南、興古、建寧三郡，共三十七縣，四萬四千四百戶；而永昌郡八縣，則有三萬八千戶，亦較其他各郡爲盛。蠻語亦載河賧賈客到永昌以外驛國經商，而驛國亦遣信使到河賧賈易（見諸葛夷國名第十），永昌在西南地位之重要，自非等閑矣。



南詔最元之根據既在永昌，而又憑藉其同族濮人之分佈勢力，加以組織，建立永昌濮人之中心力量，故對於西南之開拓，頗易爲力，而開地亦廣。永昌濮人之強悍，在西南邊疆之力征經營，實不亞於明家族之斯兒部。赤甲軍對於騰州徽外之邊防力量，而有其悠久之歷史。如前文已言南詔以「望菴子」爲先驅，其人不鞍而騎，走敵如飛，蓋山國善戰之士也。又滇程記亦謂永昌濮曼，俗尚勇力。滇蠻謂「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，皆其種人，舊時有事，多資其力。」是明時時代，猶爲邊地勁卒也。

(2) 南詔向西南之兩路經營——南詔實永昌爲據點，向西南之經營，略分爲兩方面：其向西一面，則於伊洛瓦底江西岸築尋傳等城，轄緬甸及暹部。其向南一面，則於瀾滄江下游，置開南等城，轄瀾滄車里一帶及暹羅北境。當其盛時，緬暹諸族，均受統治，其在永昌徽外之勢力，不減東漢之哀牢國也。蠻書載：蒙氏於麗水（伊洛瓦底江）置尋傳城。——自永昌西南至茫部落，又西至麗水城，尋傳大川城。渡麗水西北至廣蕩城，西南至那鮮山，那鮮山面對寧山。那鮮以西，卽裸形蠻也；悉有瘴毒，地平如砥，冬夏草木不枯，諸城鎮官懼瘴毒，或越在他處，不親視事。南詔於摩容山築城，特置腹心，理尋傳，長傍，摩容，金彌等五道；凡管金齒，漆齒，綉脚，繡面，彫題，僧耆等十餘部落。南詔德化碑曰：「爰有尋傳，疇壤沃饒，人物殷湊，南通渤海，西近大秦，……詔欲革之以衣冠，化之以禮儀。」又曰：「裸形不討自來，那鮮望風而至。」——南詔最初期向東緬甸經營之情形也。蠻書又載：銀生城，

在樸賤之南，（樸賤卽勝越，亦稱越賤，）東南遠至邊海之地，有樸子長桑等數十種蠻。又開南城在龍尾城（今鳳儀縣下關）南十一日程，南有威遠，奉逸，利潤等城，茫乃道並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。南詔德化碑曰：『建都鎮塞，銀生於黑髯之鄉。』此南詔向暹緬交界一帶經營之情形也。以上漆齒（卽黑髯），繡面，僧者……等種，卽緬人擺夷信佛之民也。南詔對於暹緬之交，其政治勢力及文化啓發，至今猶有遺跡可見：一爲擺夷分佈地方所施行之分配授田制，下文另述之。一爲緬甸境內之地名，多存蒙氏之舊，如曰猛，曰籠，曰隴，曰董，曰棟者，卽爲孟，蒙，茫，茫，龍，印之音轉，亦卽上述南詔所屬永昌西南之茫部落一，『茫施部』，及車里一帶之茫乃道一等濮族分佈之境域也。又有曰弄者，如滾弄猛弄，蠻書謂『京蠻謂城爲弄』也。

#### 第四節 南詔之授田法——晉時漢氏南遷所保留之均田制度

##### 一 南詔授田制與 成漢國 之推行均田

（1）「甸」「脛」「川」與授田制度——南詔曾施行授田制，其制之來源，則始於明家族之隴西白氏於晉南北朝時之南遷也。授田制度之要點，爲田畝分配，邑里區劃，兵丁組織三者之互相配合。吾人於明家人邑里區劃之名稱上，亦可以考見之。考明家人分佈之地方，其邑里區劃之名稱凡三：曰「甸」，曰「脛」，曰「川」。茲分別言之：

(A) 甸：地名曰甸，今日雲南各處尙皆有之，其最古而最著者，如楚國領域：會澤鎮雄等地之稱巴的甸，勾町國領域：建水之稱巴甸，永昌之稱施甸，騰越南部之稱南甸；又洱海以西北：如劍川有甸尾，鶴慶有甸南，金沙江上游有魯甸、巨甸、中甸是。甸者，古代授田制中之井田法也。周官小司徒曰：『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。九夫爲井，四井爲邑，四邑爲邱，四邱爲甸，四甸爲縣，四縣爲都，以任地事，而責貢賦。』是井田制中之不留公田，則專按畝而課其租賦者也。(井田制畫爲九區，其中一區爲公田，則八家爲井；此不留公田，則九夫爲井。)

(B) 「賧」與「川」：「賧」字又別作「賧」。白蠻語謂「川」爲賧，凡明家區域概稱之，已見前述。「川」亦爲古代授田法之另一制度，卽十夫有溝，百夫有洫，千夫有澮，萬夫有川是也。周官遂人曰：『凡治野，夫間有遂，遂上有徑。十夫有溝，溝上有畛。百夫有洫，洫上有涂。千夫有澮，澮上有道。萬夫有川，川上有路，以達於畿。』溝洫澮川，爲田間之水道；而田間之陸道，則又謂之阡陌，史記作阡陌，漢書作阡陌，朱子阡陌之說云：『陌之爲言曰也，遂洫從而徑涂亦從，則遂間百畝，洫間百夫，而徑涂爲陌矣。阡之爲言千也，溝澮橫而畛道亦橫，則澮間千畝，澮間千夫，而畛道爲阡矣。阡陌之名，自此而得。』朱子所釋，對於田畝數額與戶口數額之相爲配合，而名稱亦一致，甚爲明瞭。在田畝之區劃則爲阡陌，在戶口之編配，則爲千夫百夫。南詔邑里區劃之稱爲「賧」爲「川」，其軍隊編制爲百人千人，卽本

於此種制度也。

(2) 成漢李雄之推行均田——由明家分佈區域之稱甸稱贖稱川，即可以反應白氐自晉南  
 北朝時南遷，而保留及推行授田制於南中，蓋西周均田之法，漢魏均未施行，至晉初而始實行  
 占田制，北朝繼之而實行均田制。氐族於此時有大量自秦隴南遷，故亦將中原之制，帶至南中  
 矣。李雄之據有蜀滇，即曾推行均田制度者。當晉愍帝建興四年，平夷太守雷瓘，平樂太守董  
 霸降於李雄。晉明帝太寧元年，越嶲太守李釗，漢嘉太守王載，皆以郡降。成帝咸和八年，李  
 壽拔朱提，晉寧州刺史尹奉降，遂盡有南中之地。雄使兄子班，討平寧州夷，以班爲撫軍，後  
 立爲太子，嗣雄卽位，在位一年。而李雄之推行均田制，卽由李班發動者。晉書李雄載記曰：  
 「班以古者墾田均平，貧富獲所，今貴者廣占荒田，貧者種植無地，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，此  
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？雄納之。」

「甸」與「溝洫」之田制，區劃不同。「甸」爲井田制度，以九夫爲井，井之上邑，邱、  
 甸、縣、都，以四遞進，區劃規則整齊，適宜於平原，而不適宜於山地。「溝洫」爲井田之外  
 另一制度，以一夫爲單位，十百千萬，以十遞進，只求畝額之均等，而不求經界之方正，遂洩  
 與溝洫，縱橫劃分，適宜於山野陂陀之地。故雲南各地，甸之名稱，多在平地。至洱河流域至  
 瀾滄江以西，山間陂陀之地，南詔時概稱爲賧（或川），則以溝洫之制爲主也。觀於南詔對戶  
 口之管理及軍隊之統率，均以百千萬遞進，尤足以證明其所行者爲溝洫之制也。（但「甸」

「川」「險」原以田制之稱而衍爲邑里區劃之稱，故南詔之授田制，不致遍及各地也。」

## 二、南詔之授田法與兵制

(1) 田制兵制之配合——南詔施行之授田法與兵制，蠻書及新唐書僅舉其大略，然比照中原之古制以觀，亦可得其重要點也。(一)南詔之授田法，完全與古制相合，有人民之占田與貴族之世祿田兩種。其一、人民之占田爲「上官授田四十雙，一雙爲五畝，漢二頃也。上戶三十雙，漢一頃五十畝。中下戶各有差。」此卽孟子所謂周代授田：「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及上農夫、中農夫、下農夫授田各以次遞減之法。亦卽西晉之占田制：「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，女子三十畝；其他丁男課田五十畝，丁女二十畝。」之類也。其二、貴族有世祿田，謂爲一區：「勃弄川東西二十餘里，南北百餘里，清平官以下官給分田悉在。」此卽孟子所述「卿以下別有圭田」，於占田之外，更給祭田，祿田之類也。(二)南詔之兵制，與戶口編制相配合。「戰鬪不分文武，無雜色役。每有徵發，但下文書於村邑里人處，剋往來月日而已。兵杖人各自齋，並無官給。百家以上有總佐一，千家以上有理人官一，萬家以來卽制都督，遞相管轄。」田桑之餘，便習戰鬪」。此爲平時人人皆耕，戰時人人皆兵之制。又「每家有了壯，皆定爲馬軍，各據邑居，遠近分爲四軍。以旗旛色別其東西南北，每面置一將，或管千人，或五百人，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。」「帥行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，每百人羅苴子佐一人管之。」此爲民兵制之兵類組織：百人千人萬人，與邑里之戶口組織；百家千家萬家相配合。亦如周代之制，

以授田制爲中心，而軍隊五級制，與戶口五級制相爲配合也。（周時之民兵編制爲伍兩卒旅師軍，戶口編制爲比閭族黨州鄉，皆爲五級制。民兵以五人爲伍，五伍爲兩，四兩爲卒，五卒爲旅，五旅爲師，五師爲軍。戶口以五家爲比，五比爲閭，四閭爲族，五族爲黨，五黨爲州，五州爲鄉。比、閭、族、黨、州、鄉之各級首長，亦卽伍、兩、卒、旅、師、軍之各級官將。）

（2）授田制來自中原之理由——周代之鄉遂制度，（在鄉者曰比閭族黨州鄉，在遂者曰鄰里鄩鄙縣遂，其編制相同。）爲田賦、兵役、戶口編配之三位一體，而以授田制爲其經濟之基礎。其法在當時未能全部實行，且整齊一致，毫無差錯；然在黃河流域農業發達之區及陝西河南王畿附近地域，自有大部施行無疑。戰國末及秦漢之際因商業經濟一時勃興，新地主抬頭，而此制廢壞，卽商鞅之廢井田而開爲阡陌，獎勵自由競爭是也。西晉之初，一方面承大亂後人少田荒之使，一方面亦爲漢儒恢復井田制之思潮所鼓盪，乃又實行授田制，而八王五胡之亂旋作。北魏北周北齊繼之，復古之風遠邁南朝，且以北方人民四散流徙，有獎勵農業生產以增加封建地租收入之必要，皆相承推行均田制，有授田而無還田。唐自天寶亂後，田制卽壞，而有楊炎之兩稅法，惟南詔與明家，則尙保存古制於南中焉。而此授田均田之法，以行政制度，建立於農業生產之上，自非有高度之封建農業經濟之發達，及相當進步之封建政治組織，不能產生。故此種制度，實隨晉南北朝時之白氐南遷以俱來，加以李雄之推行而成爲功令。其非南中土著之原有方法，可無疑也。而白氐之族，古時原多集中漢中一地，爲西周之王畿附

近，已施行井田及溝洫澮川之制，詩經所謂「信彼南山，維禹甸之一是也，白氏之族既南遷，其田制亦易地而保存，自關勢之必然也。且大理之西南，司馬遷時人民尚隨畜移徙，隋唐時，滇西尚多畜牧之部落，獨松外諸部與南詔，農業時爲發達，菱芡蔬果稻禾蠶織之盛，最爲著稱，『蒙舍北有蒙巖詔，同在一川，肥沃宜稻，然邑落人衆，蔬果水蒨之味，則蒙舍爲尤殷』（蠻書），『南詔無貴賤皆耕』（新唐書），其重視農業，可以概見，故能保持古制，歷久未墜。而施行之區，則以洱海及永昌兩區域爲盛，以『賧』之地名，僅見於此地帶也。今擺夷中亦有授田法之施行，蒙段所推行之遺制，其尙保持於今者惟此。而洱海及永昌兩區域，則以商業經濟之發達，豪富合併，政治變動，已隨中原之後，蕩然無跡矣。

至南詔時代之東爨部份，則尙實行大規模之奴隸耕作制，蠻書物產第七曾有如下之記載：「從曲靖州以南，滇池以西，土俗惟業水田，種麻豆黍稷，不過町疇。」「每耕田，用三尺犂，格長丈餘，兩牛相去七八尺，一個人前牽牛，一個人持按犂轅，一個人秉耒。蠻治山田殊爲精好，悉被城鎮蠻將，差蠻官遍令監守催促。如監守蠻乞酒飯者，察之杖死捶下。每一個人佃疆畛，連延或三十里。……收刈已畢，官蠻據個人家口數目，支給禾稻，其餘悉輸官。」即此亦可知南詔之授田制度，實來自中原也。

## 第五節 哀牢王之『龍種』傳說與蒙段之關係

## 一 哀牢「九龍」與西北族之圖騰

(1) 九龍之淵源——華陽國志南中志載：「永昌哀牢夷，有婦名沙壹，浣衣於江，足觸沈木，感而生十子，其後木化爲龍，作人言，諸子皆驚走，獨幼子背龍而坐，龍舐之。幼子名元隆，長大有材武，衆共推爲王。世世相承。南中昆明祖之，武侯爲作國譜。又載：南中其俗信巫鬼，好盟盟，投石結草，官常以盟盟要之；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，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，次畫神龍，龍生夷，牛馬羊，……後畫部主吏，乘馬韓蓋，巡行安撫，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。以賜夷，夷甚重之。」哀牢夷沙壹之傳說，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與此相同，惟婦名則爲沙壹，幼子元隆則爲九隆。蠻書及唐書均稱南詔蒙氏其先爲永昌沙壹九隆之後，自以「沙壹」「九隆」爲是。南詔野史及滇載記，引據白圖歷史所傳，亦皆言南詔與白圖，同出哀牢九隆。九隆，南詔野史又作九龍。隆與龍爲一音之轉，種族之標識稱號也。

龍爲西北族之氏族圖騰，說已見第四章第二節。龍爲我國歷史上傳說最盛之神異動物，唐人韓愈說龍有曰：「龍之爲靈，昭昭也；詠於詩，載於書，書於春秋，雜出於諸子百家之書。」龍之爲靈，實中國種族傳說之特徵也。

哀牢王之出於龍種，其本源卽出於中國古代之種族傳說。而高帝子孫盡隆準，龍種自與常人殊（杜甫詩）；漢朝高祖稱其出於龍種，而哀牢王以東漢之初求爲內屬，永昌之開化又始於漢武帝時，故其龍種之說，除有其傳統外，同時自亦不能不受漢朝之影響也。古帝伏羲



生於成紀（今甘肅秦安縣），有龍馬負圖出於河，因以龍紀官，號曰龍師；有飛龍氏，潛龍氏，居龍氏，降龍氏，土龍氏，水龍氏。又神農氏，其母有神龍之感而生帝於烈山（在湖北），其地即在高原至盜地一帶。伏羲生地成紀，漢唐時稱龍城，宋時稱隴城，其地帶之山脈，稱龍首山，亦稱隴首山，山之西部則曰隴西，皆由龍之崇拜而得名也。而隴西既為氏族分佈之區，成紀又為氏族地望之一（即略陽北土），隴首又稱隴坻，坻之得聲，與「氏」相同也。氏羌族之分佈，既自隴西向南延展於川滇，則其種族所崇拜之一：神龍，自亦相隨而流行於隴蜀滇一帶；如隴西白馬氏之南則為并駝（當今四川茂縣），并駝之南則為邛。白馬之馬，亦即龍馬負圖之馬。白馬氏分佈白水流域，白水亦名白龍江也。駝，漢書顏師古注，讀為龍，故駝，即龍字也。邛者，龍之音轉也。而永昌乃氏族分佈之地，哀牢又為黑獐濮之一種，其王號稱九隆（九龍），謂出於龍種者，自亦本源於其傳統之崇拜矣。「元時車里宜慰使稱召蒙，南詔之後，其所居地稱九龍庭，江名九龍江（即瀾滄江），與此自有同一之源。」

(2) 哀牢與昆明皆祖龍——濮族之區別，雖系出於彝者曰黑濮，系出於氐者曰白濮，然實則兩族之混合種，根本即難於分析。亦無分析之必要。吾人於上文所列舉之南詔與明家之八名，地名，部族名稱，軍隊名稱，既已見其融合之跡，而龍之種族崇拜，亦同樣為兩族所共有，且隨政治勢力而擴展於各族焉。諸葛亮為哀牢夷作國譜，「南中昆明皆祖之」，又為南中

夷人作圖譜，圖畫龍形；哀牢與昆明各族之關係，即此可知矣。凡鑿楚族部落之號稱曰蒙曰明曰茫曰邛者，就其語根，又可分為兩類：一為有「木」之音者，如蒙，如茫，則屬於南楚國一系，而以「蒙」為族望；蒙為楚國所屬之一大族，與荆楚、夔等，其名稱均取諸草木叢生之義。即禹貢所載之「蔡蒙」，原自西康草原向南遷徙者也。一為有「隆」之音者，如隴，如邛，如邛，如猛，如籠，如董，此項名稱之見於地理者，北自滇蜀之交起，南至滇緬越之交止，皆屬於西方隴西一系，而以「龍」之崇拜為本源也。而氏羌各族既有混合，木與隆兩聲隨之互轉，亦即融而為一，無法分析。如南詔蒙奴羅，亦稱蒙舍龍也。

二 哀牢（佺佬）與蒙段之關係

(1) 哀牢與佺佬之名稱及蒙段之世系——哀牢之族號既稱為「龍」，與「昆明」同為高原之人種。而「哀牢」則又為「佺佬」之音轉。今佺佬之在貴州者，其俗頗與青苗相近，青苗雖有苗之稱號，而實乃青氏之屬。我國西北之族，在古代其首種為耆或者老，皆有年高之意，而其淵源，予已究明其為顯頊氏族之分系或近親族之「老童」或稱「耆童者」。由於西北族向南方之分佈，而湖湘及滇黔之間，各部之首領亦即有耆老之稱。由耆老又轉為佺佬及哀牢也。又四川人呼鬼為雜黑，上海人呼鬼為赤佬，赤佬含有赤裸之意，裸字同佺，即漢時稱黑夷為烏氏倮。羅人奉烏鬼而酋長曰鬼主，部族曰雜鬼，故赤佬之為鬼，正黑夷之族也。

哀牢九隆者，即永昌濮族之九隆部族。勢力既張，並服屬緬泰諸族，而為大會長，因其圖

勝之遺制，尊其種姓爲龍種之帝王，以爲號召鎮攝也。『南中昆明祖之一者，謂邊氏諸部族同一崇拜神龍，其酋長首領亦皆自附於龍之子孫也。然蒙氏段氏或其他各族與袁牢有相同及承襲之傳說，自不能謂諸族盡屬一個宗族之分系，或同宗族而卽爲一派世系之相續。南詔與袁牢均屬爨氏之混種。與明家人段氏，有同族關係，已有鮮明之歷史事實。然如蒙氏及白國之歷史傳說，均謂同屬袁牢九隆之子孫，則不能據此傳說，卽謂蒙段與袁牢爲一家一系之延續也。古代各部落，認各鄰族同出一源之傳說，頗爲普遍；如我國最古傳說之三皇，謂天皇兄弟十二人，地皇兄弟十一人，人皇兄弟九人，分長九州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），明家人古白國之傳說中，以其先世爲印度阿育王，阿育王之先祖爲中國三皇；今邊地人民如羅羅，卡瓦，栗粟等，亦皆各有類似之傳說，謂原始時有同祖兄弟若干人，其本族之祖與其他鄰族之祖，同爲昆仲；皆此類也。

（一）大理王段氏傳說之綜合性——明家族之白國歷史世系及段氏始祖之起源，則已形成箭塚式之傳說。白國始祖，除稱其與南詔蒙氏同出「九龍」之龍種而外，更遠溯其原始爲印度阿育王，阿育王之先又爲中國上古之三皇。（明太祖洪武四年，大理總管段寶上表太祖，有曰：『大理有二帝三皇之後，一方九姓之傳。』）而其白國之建立，又接漢朝之賜封及賜姓，得中原上國之正式錫印，且立國超過南詔蒙氏甚早，有最悠久之歷史，以引起人民之油然而景仰，使之發思古之幽情。此種合中國，土著，印度三項半傳說半歷史之事蹟而糅爲一體，一方

而適爲反應三種文化之交流融合，及蒙段兩族之融化過程；而一方面，亦大理統治者憑藉傳統，宗教，文化之傳說勢力，以統攝所屬諸部，使定於一也。劉師培宗法原始論曰：「種人宗法，以神靈首出之一人，爲一種人民之祖，謂人民咸出一源，（其所謂同出一源者，不必信而有徵，不過用此以系聯其宗，使種人之心，有所附隸耳）。……五帝三王，咸祖黃帝，（證之世本，則名姓出於黃帝者占十之八，蓋黃帝之時，其民皆從黃帝之姓，猶今之安徽等大族，所役之僕，亦從主人之姓也。）」劉氏所論，與莫爾干對氏族社會之研究相合，大理段氏推原始祖之意，亦此類也。雲箭塚式之白國傳說勢力，尤能適用於在佛教影響之下以一族而統治其他各族之場合。例如清代之滿洲源流考，稱其始祖爲长白山女，吞神鵝所銜朱果而生，與詩經商頌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」之意相同，而又託爲曼殊室利大教主，藉以取得蒙藏信佛人民之信仰。白國傳說之要素，一爲神龍之種，一爲阿育王之後，與滿洲源流考所傳，恰屬一種類型也。